HQ＋Clean Picture VC-Q1T

早見早聞 就是讓您看得快，聽得又清楚！

日本 SHARP 獨家專利「原音再生迴路」，在加速放影時仍能保持原有的音質，而且聲音十分清楚。因此一小時的錄影帶，1.5倍速只要40分鐘，2倍速只要30分鐘就可以看完。您擁有這一台原裝進口 SHARP VC-Q1T，不會再覺得時間不夠，再多的資訊影帶，也不愁看不完，您的一天比別人多了兩小時。

- 資訊濃縮，使您獲取更多的知識情報。
- 影帶劇情沉悶時，可看得更緊湊輕快。
- 即使晚歸，也可速看當天精彩節目。

藍背景設計 BLUE BACK

錄影帶沒有節目時，或電視上出現空頻道時，原裝 SHARP 獨有的藍背景設計，畫面呈現悅目的藍色，既無雜訊又無雜音，不刺眼也不刺耳，讓您觀賞節目時不再有吵雜、刺眼的煩惱。

電腦全自動操作系統

全國第一台電腦全自動操作系統（SUPER AUTO SYSTEM），只要您置入錄影帶，即可全自動爲您操作放影（Auto Play）及重覆放影（Auto Repeat）功能。從電源開啓、放影、自動迴帶重覆播放、影帶終了自動迴帶、影帶自動跳出、到電源自動關閉，方便極了。

■ HQ 高畫質＋

使畫面層次更分明，輪廓更清晰，帶給您的影像效果比一般錄放影機多出10％以上。

■ SS4 對角線4磁頭，畫面清晰無雜訊

HQ＋Clean Picture VC-88T

聲寶牌 VHS／HQ 錄放影機

SAMPO 先享受・後付款 優惠式分期付款

人間 10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最後一場馬戲 《薪傳・傳薪》專輯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第一卷・第十期》

75年8月2日

人間 10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大特寫

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風雨大杯酒

草根性居民運動的一把手：李棟樑

「反杜邦」攝影筆記

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

《薪傳・傳薪》

林懷民紮根／草書雲門舞者／薪火正傳遞到他們手上

《阮義忠速寫簿》

最後一場馬戲

獲世界標準・評價國際一流

來自茵夢湖的靈感
浪漫如水
舒適如雲
溫柔如情
撫淨你身心的灰塵
人生道上的疲憊
夢幻系列

夢幻藍

HCG 夢幻系列——一個成真的美夢！
漸層朦朧的夢幻色，係歐洲設計大師自茵夢湖傳說得來靈感，
運用於作品上的一種珍奇色彩，浪漫溫柔又舒適。
和成新推出夢幻系列，
夢幻紫、夢幻藍、夢幻紅等套套賞心悅目，讓您滌淨身心之時，徹底鬆弛自己、悠然忘我。
夢幻系列以電腦自動窰燒製，瓷釉均勻細密，保證10年不龜裂，
配用 HCG 單把手定溫龍頭，可連續使用100萬次；
豪華省水馬桶、靜音、省水——全套衛浴，件件精品。

和成鋼器、瓷器榮獲日本海外第一家JIS工業標準及美國ANSI、加拿大CSA國家標準！
爲暢銷美國、日本、加拿大市場的最佳品質保證！

歐式精緻衛浴情趣…
夢幻 Dreamline 系列

HCG 和成欣業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號10樓
TEL: (02)551-8101

全省展示中心及服務中心
台北☎(02)5015167　竹苗☎(035)315152　嘉義☎(05)2771233　屏東☎(08)7334778
東區☎(02)7062209　台中☎(04)2613184　台南☎(06)2638110　宜蘭☎(039)354515
中區☎(02)5631411　彰化☎(047)237608　新營☎(06)6334605　花蓮☎(038)525192
桃園☎(033)625661　雲林☎(056)327091　高雄☎(07)2616151　基隆☎(032)279411

發 行 人／陳永善(陳映眞)
總 編 輯／高信疆(高上秦)

第10期

人間

召 集 人／陳映眞
編輯顧問／王禎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驄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董良駿律師

文字編輯／許南村
圖片編輯／郭力昕
採訪攝影／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鍾俊陞 潘庭松
業 務／史庭輝
行銷主任／曾伯堯
會 計／吳文娜
助 編／曾淑美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這次到台灣公演「怒吼吧，花崗！」，承蒙鼎力協助，不勝感荷。

台灣公演的廻響，遠遠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大而眞摯，印象殊深。我們去日本演了兩年，有時甚至懷疑：老是演這同樣的、「過去的事件」，到底誰會高興呢？但這次台灣公演的成功，給我們新的鼓舞，重又喚回我們熾熱的靈魂。在此，再度向陳先生和其他的朋友深切的友情敬申謝忱。我們將以更大的熱情來強化我們下一個步驟，用更好的工作答謝台灣的朋友們。

向「人間」和它的同仁們致意。

日本石飛仁

這一次，我終於參加了你們在台北市國軍英雄館所舉辦的「七七抗戰紀念會」、「怒吼吧，花岡」的報告劇公演。隨著劇情的進行，我的心情越來越複雜，也越沈重，雖無極大的震撼，但發覺自己一直坐立不安，心跳加速，胸、背都是濕黏黏的，甚至常握緊拳頭，一直到中日演員互相握手，擁抱時，才消解了我的緊張、憤怒。我當時暗下決心，即使以後政府忘了七七抗戰，中國人不紀念七七，我也要把這一幕歷史眞相告訴我的家人朋友。讓我的子孫都知曉「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中國人可以寬恕，却不可遺忘！」的道理，非常感謝石飛仁先生，讓我們見證了這一幕。

第9期所報導的「不孝兒英伸」，在讀完之後，感覺宛如巨雷轟頂，全心震撼，盪廻不已。朋友中，甚至有人噙淚以讀，不能自己。我震撼的不是湯英伸的死刑，而是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教育，到底要帶我們走向何方？

我今年剛從醫學院畢業，今後我將帶著「人間」的關懷、愛心去從事我的醫者生涯。

台南游智勝

這幾期的“人間”很不錯，台灣讀者的反應一定很熱烈吧？潛移默化，我相信“人間”在台灣會慢慢發生重大影響，我想最重要的是喚起人們的同情心，同情人世間的不幸，珍惜台灣這塊土地。

第七期同性戀青少年專輯已經做得相當好了，希望能給一些在黑暗中徬徨的青少年一點鼓勵，增加他們的自信及自尊。也希望一些父母看到這個專輯，對他們的孩子能體諒寬容。我那篇文章因爲時間倉促沒有修改，應該還寫得更詳盡一些。唯一的遺憾是我們太偏重男孩子了，其實同性戀中女孩子的人數不會低過男孩子，她們的問題一樣多，有機會也應該替她們說說話。

第七期那對老兵夫婦女人及那個老瘋子的故事眞是令人心折，台灣的老兵問題還是很大，榮民之家有許多動人的故事可寫。而台灣對精神病患一直沒有正確觀念——這個題目值得再深究下去。

美國白先勇

最近感情特別脆弱，動不動就掉眼淚，湯英伸的故事，或許不能稱之爲故事，或許冠上“故事”能沖淡些許的感傷，我看到了昔日在台北待了5天裡的我，孤獨無助憤世不平塞滿了胸口。報上刊登不實的廣告，我按地址換了三班公車找到所謂電子公司，裡面沒有任何可尋的電子產品只有二張桌子，一位婦人，我沒有進去掉頭就走只因直覺的不安。台北街頭遇到北上的女孩，告訴我一個跟湯英伸受騙的活生生例子。……自覺虧欠社會、家庭太多，陷阱處處，教我們如何付出也許衝動的付出是怨悔一輩子的代價。

不管湯英伸未來如何？請他不要放棄自己、放棄家人，放棄主對他的關愛。

台中柳意如

人間雜誌所載“不孝兒英伸”乙文、關於自首或非自首的問題，玆因法學湛深，所以本人無法下斷。特就本人的老師，即曾偵辦本案的市刑大鑑識組組長，吳廣澤先生處了解湯案發生，於市刑大接獲偵察後，鑑識組人員即在場找到拔釘器之後馬上到隔壁找了一支吸風機將其上之指紋採下，旋即發現完整之指紋正是電腦室內役男資料中湯之指紋。據警方表示，死者是被拔釘器所敲死，於是“斷定”湯即是凶手而電話至吳鳳請求援助緝凶，中山及市刑大亦分別派員前往，整個案情簡單又明瞭破得相當快。這是從老師處找到的資料。因此一關係，我又看到了現場很多照片、足證湯當時的精神已經完全崩潰，現場一片凌亂、血衣未能及時帶走，他當時除了“義憤”之外只想到要找身份證吧!?

在看完了湯文之後我再看了一遍，到底有什麼人能救這個年青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下能產生一丹諾，而何時能產生一個台灣的丹諾，這不僅是我們所關心、更是台灣所有人民所引項企盼的。

中和小海棉

我是「人間」每一期的忠實讀者，現在是，將來也會是，因爲我相信人間的未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發現了「人間」，我覺得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這是「人間」不容忽視的魅力。

雖然我還年輕，對人世的體認還不够，但我總迷茫、疑惑這世間許多事爲何這麼不著重點，看了人間的報導，我覺得「人間」抓住了世間的許多重點，沒有什麼是比尊重生命、欣賞生命與關懷生命更重要的，不是嗎？

沒有一次看「人間」不掉淚的。而淚水洗淨了我的心，讓我回復到人類自然的愛裡，也使我學會了如何去相信，如何去希望及如何去愛。

寫了封信，是想告訴「人間」所有的工作者，「人間」的的確確教育了包括我在內的許許多多在學青年，在此誠摯地致上我深切的謝意。

台北楊雪苹

讀「不孝兒英伸」一文，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他雙手被銬，警察在旁押住的照片。那是一張十分熟悉的臉孔——純潔、清秀，從貧困中勤奮向上的少年，正是我讀師專時候，許多同學共同所有的面孔。今天，我已經是一個老師，我發現湯英伸的案子是緊扣住每一個環節而導致的災禍。而他在師專四年最後被迫不得已休學的事，湯英伸並未在法庭討回公道。

我也是嘉義師專校友，湯英伸是所有嘉師同學中最不幸的受難者。就我所知，他所犯下的過失，如抽煙、打麻將、爬牆……都不只是他一個人，如和北部或其它師專比較，湯英伸的事例是極滑稽的。

我的班上有一位同學和隔壁班女生談戀愛，也因爲一封情書被查爲證而被迫休學。這種事是常常發生的。這位同學的功課是本班的佼佼者，湯英伸也是校內傑出的人才，難道他們已過錯到將來不能爲人師表？

我不知道，那些大人們、教授們絕都不打牌、不抽煙、不曾談過戀愛？大人們都不能以身作則，卻要用記過、退學或休學這種殘酷的手段戳傷一位正在徬徨、疑惑中求學的少年。

難道培育教育搖籃的嘉義師專，不知道「輔導」是什麼？

台南林義祥

在南下的火車上傾讀湯英伸的報導，在這篇相當有份量的文章中，花了不少篇幅來描述英伸的品格，證明英伸一直是個好孩子，但有意輕描淡寫英伸之所以會自動退學的另一性格。此一性格很可能就是可以詮釋爲何一個優秀青年才北上九天就犯下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案子，或許貴刊會認爲我是站在苦主方面來看事情。但該寫法說服力總是稍嫌不够，並不能只因爲處於劣勢文化就可全然給予行徑之合理化，而說出這是全社會的責任，這對苦主是不公平的，如同要一個狂狷少年來承擔完全責任是一樣不公平。這似乎是個兩難的問題，但如果是我的處理方式，不會投諸太多心血來刻意營造英伸的「完美」的人品，那這麼一來似乎把英伸描述成完人後，罪責是不該出現在完人身上的。我想描述英伸的另一性格並不是來貶損他，而是更願意相信英伸是個好孩子，但社會的太多不義是不能完全要他來扛起，如此一來，會是較衡平的報導，而對苦主也不致起反感，社會大衆的被保護感的需求也不致因而減損、恐慌。我也相信，如同買主生能出來一樣，有一天英伸也會回到我們的社會的。

彰化張瑞欽

多年以前霧社的台灣原住民，面對著日本皇軍的刺刀，在「莫那魯道」的領導下，用鮮血染紅了滿山遍野的櫻花。那是台灣原住民本性的發揮！他們不想在歷史上留名，不想在政治上獲利，只想平等的住在他們所愛的山野之中！

如今湯英伸是另一個台灣原住民，在這一把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的另一把刺刀下，所產生的另一個「莫那魯道」！你、我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共同持著那把無形的刺刀。那刺刀上刻著「歧視」。

人生而平等，不管在法律上湯英伸是殺人是搶劫，但在我們的良心上，他是另一種形式的「莫那魯道」，台灣原住民本性的發揮，讓我們先放下那把無形的刺刀吧！

台北王祥熙

我想說出，看完第九期「不孝兒英伸」後的心聲。

「神賜予人聖潔的生命，當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受到苦難，我們都應該伸出援手，互相幫助，而不是把它推向萬劫不復之地，請給一個不成熟的犯罪年輕人一線希望」。

「死罪」，難道是唯一處罰殺人犯的方法？何況一個剛滿十八歲，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人，他如何背負滿身的罪惡？其實他內心已經深深地自責和懺悔過了。人是很脆弱的。對一個死刑罪犯，我們不應該濫用太多的同情心，律師也表示，要研究犯罪的心理，了解罪犯的品格問題，「死刑」固然是對法律負責，對大衆交待，使其他人能警惕，但誰曾說「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完美的」，死刑當然也不是最理想無弊病的刑罰。以一種生命抵命的方法，去「公平的」解決案件，卻奪去一個肯上進的年輕生命，相信是許多人在深刻了解湯英伸本人的背景後，和我一樣極不願看到的結果。

每一個無權插手但又熱心的人間讀者，經由你們的報導一定都非常關心這件案子的轉機。

台北赫仁

讀此期「人間」有關湯英伸的報導，幾次淚下無法竟篇……。至目前爲止，湯英伸命運未卜，心中實憂急不堪，但，不論生死與否，我們都無法閃躲內心深切自省的聲音。這整個社會，我們都是負罪的人啊……這份虧欠，又豈僅是年輕的英伸該贖的？

湯英伸事件除陳指出社會對山地同胞歧視的老問題外，教育的沈疴亦是其中一大關鍵吧！

十八歲特有的不安、焦躁、沈悶，那負載著對生命重重懷疑的年紀。我也剛從那裏來過，可以體會出湯英伸在片刻間爆發宣洩的怒恨與不滿。大多數人只是較幸運地，在那個翻騰的年歲中恰好因緣遇合地得以平安渡過，我們有什麼權利指責，甚至審判湯英伸？每想及年輕的他在衆人面前孤獨地承受生命對他的磨難與不平，我便心痛得想掉淚，即使他能免去死刑，往後的路仍是漫長凄絕的，這份沈重的罪愆絕不是湯英伸該獨自承起的，我們的這個社會，虧欠他太多！

淡專學生林瓊華

我是貴雜誌的忠實讀者，一向對貴雜誌客觀公正的報導敬佩不已，然而對本月份貴雜誌所載乙文：不孝兒湯英伸閱畢後，心中卻是有股莫名的憤怒與失望。

第一、全文從凶嫌從小的生活情景及長大后到嘉義的求學經過，所報導的盡是些，說凶嫌如何得人緣、如何多才多藝、如何的又在鄉、在校得到鄉人、同學的疼愛及喜歡……

第二，從下山、至洗衣店之求職過程以至跟洗衣店老板發生口角、打鬪等等種種事件的發生，好像給予讀者一種感覺；那就是，全部的錯都不在他，錯在這個社會、凶嫌是個無辜者，凶嫌是被這個十里洋場、紙醉金迷、毫無人性的社會給染黑了。

第三、全文對予被害者家屬及其兩個無辜、可憐的孩子，用一種淡淡的、不痛不癢的文筆帶過，令人覺得難過與憤怒！

晚輩有句話想請教各位前輩：㈠難道死者是活該，其中最令人髮指的就是連兩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母女，該凶嫌居然也不放過，這是人嗎！值得原諒嗎？㈡貴社爲湯嫌乙案的義務辯護律師在庭上曾爲湯案泫然欲泣的情形，在在的都使得我不禁要問：被害人都該死嗎？還是被害者死不足惜，後輩我眞正不曉得貴社一貫標榜的人道精神，如今在那兒？㈢貴社人員到底對凶嫌認識多少？

當然囉！你們可以說：「本文是對事不對人，某某讀者你誤解了本文的報導。但坦白講，我的同學及一些朋友們却都「誤解」了該文的報導。

成大同學

我以爲，湯英伸個人的這段遭遇和心路歷程，所反映出來的諸種問題——包括文化適應的難題、帶有差別眼光的師專教育、扣留身份證而觸引殺機的現代戶口制流弊，甚至包括湯英伸的「到美國看演唱會」的心態等等，恰恰是台灣社會經濟在不停躍昇過程中所暴露的問題。

高義輝牧師所指稱的「文化差異上的問題」，固然不錯，但更深一層去探究，湯英伸的悲劇，也是城鄉差距上的問題呀！事實上，在台北這個高樓林立的「現代叢林」角落裡，像湯生的悲劇，每天都不知要重演幾回，正是「每個幸福的家庭都是類似的，而每個不幸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在現代美侖美奐的華廈陰影間，有多少的「無力者」，孤獨的、無告的自隱自沒？

台北李復中

我是「人間」讀者，對「人間」雜誌有以下建議。

1. 如果每期非得刊出讀者來函的話，能否將這個部份從目錄前移至全書之後？這樣子，全本雜誌閱讀完後，才不會有「突然結束」的感覺。
2. 第九期中「台中縣公害防治協會」的廣告——7月31日，台中縣大里鄉的人民需要您爲他們撥幾個電話。這個主意妙透了，屆時一定鼎力相助。
3. 以一個「人間雜誌」忠實訂戶的身份提出最嚴重的「諫言」：每一期的印刷內容這麼好，而我一年只花1480元，未免說不過去。

台南許瑞峰

看完第八期「人間」有關特殊兒童教育的報導後，深爲幾個充滿愛心的機構感動。因此，煩請　貴社告知「聖安娜之家」和「救星教養院」的眞正地址，我個人想與其連繫，了解用什麼樣的方法可對他們盡一份我微薄的力量，同時對　貴社說聲謝謝，藉著你們的參與鏡頭，讓我更深入的發現該去幫助的人。

台南黃淑珍

月前閱讀寄來《人間》第六期（4月號）後，一直急着想提筆向各位作者們叫好；但旅途奔波，一拖再拖。及至看到第七期後，我再無法拖延了！

《人間》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操、雙脚踩在台灣大地的情愫及欲衝破社會關懷人間的憾力都一一地呈現在每幅的畫面上及每篇的文字中。不但我受到很大的震憾，甚至我十多歲的孩子也讚不絕口。

許久以來，我們都忘掉了，台灣還有貧窮、悲哀與衝突；許久以來，我們都忘掉了還有近在咫尺的鄉土，還有被遺棄的人物，許久以來，我們只知道寵、憐、慕、溺的偏情，缺乏人底至善的愛、疼、親、慈的眞情。看完了兩期《人間》後，我深深地感動——彷彿看到德蕾莎修女的奉獻。

難怪《人間》創刊以來，已經成爲台灣文化界、知識界、青年學生和市民的話題與關心的焦點。忝爲編輯顧問的一員，我更願呼籲更多的知識界、文化界及社會人士捐出所能（另寄款新台幣三千元）鄭重推荐《人間》，期待它廣佈在每個人的手中、心中。

美國林俊義

♧

編輯室報告

在台灣居民的公害抗爭史上，鹿港人草根性的反杜邦訴願，是一個豐富的啓示；它也爲向來曖昧不清的環境運動，給出一份充滿生機的詮釋。

僅僅數月之間，這一個公民自發性的「生存環境」的抉擇運動，不僅風雨激盪、聲動朝野，而且波濤澎湃，造成時勢。所謂「鹿港模式」的開展，究竟要怎麼樣閱讀，才能溯本清源，掌握住它堅實素樸的本質呢？

沉潛在暗流湧動、浮沫橫空的激流中，「人間」雜誌一直持續地、廣泛地關切着這個事件和它的發展。從2月到7月，長達半年的時間裏，我們往返在台北、鹿港的途中，傾聽着、觀察着、記錄着，也用最切身的投入來感覺着——這一期的杜邦爭議特寫「激流中的倒影」，就是它的一個縱剖。

翻開省內的「環境檔案」，我們面對過多少次工業開發與人文生態的衝決擊撞。在「工業語言」的優先思考下，不止一次地，我們體認到「人文語言」的困乏和失落；杜邦爭議尤其鮮明地突顯了這種特質。必須極艱難小心地跨越過成長崇拜下的語言障礙，回到「人」的命題上，重新反省，我們才眞實地擁有了平等發言的權利和位置。

可是，那個首當其衝的鹿港人，那個人文滙萃300年的古鎮居民，却在大衆媒體的「擴大器」與「濾音器」的交互運作下，自我們的「意見市場」上隱沒了。我們看見了也聽到了太多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新聞評議人的面孔和聲音，鹿港人自己，却微弱得只剩下街頭抗議的情緒與北上陳情的花邊了。爲什麼，我們不能也不曾爲事件主角的鹿港人留下應有的空間，給予他們一次傳播聽證的機會？

「激流中的倒影」以7篇子題、67頁篇幅的巨大內容，回應着這些問題；試探着，意圖爲激流中的倒影，還原它清晰、完整的面貌。（請參閱第10頁，「一種人文悲情」、14頁「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24頁「風雨大杯酒」、32頁「二氧化鈦：怎麼回事？」、34頁「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50頁「反杜邦攝影筆記」、62頁「傲立在蒼茫的歲月中」等各文。）

這一期的阮義忠速寫簿「最後一場馬戲」（78頁），也是在這個人文思考下的一則側寫。透過他凝重的鏡頭和赤子的心情，爲我們展現了這場蕭條冷落的演出。原來，在台灣愈來愈充斥了聲光化電的景氣圖上，馬戲團這個古舊的行業，早已自我們的生活中退潮了、落幕了。

縱使現實的條件這麼艱澀，可也依然有人拿定了決心、堅持着信念，迎向天風海雨而無懼。本期的另一個特輯：「薪傳．傳薪」，就是在這樣黯淡的天際線下，一點點燃燒、燦亮起來的一片光華。十餘年了，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辛勞備嚐的爲台灣舞出了可能的文化尊嚴。

6、7月間，雲門和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分別前往香港的演出，與世界一流的舞蹈團體、舞蹈學院學生，併肩比較，同台公演，他們贏得的熱烈掌聲與崇敬評論，把我們的舞蹈文化，伸展到國際水平的架構上而無愧色。「林懷民紮根」（102頁）、「草書雲門舞者」（108頁）、「薪火正傳遞到他們手上」（114頁）三文，追踪報導了掌聲的另一面：舞台背後的故事。

在「人」的命題上，我們爲您推出的另一篇報導，是國內第一個大學英文系畢業的盲人——陳國詩。他的成長、受教的歷程，他獨力完成「點字英英英漢字典」的志氣，他在黑暗中爲朋友點燈的那份深情，都說明了那個「人」的價值與重量。（90頁）

要靠多少個陳國詩、林懷民……才能一天天建立的人文的烟火，也許只要一點非人的暴力就能把它吹熄了。這股黑暗力量中最可怕的一支，正陰沉地自我們的隣國抬頭、昂首，大步而來：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噩夢，早已不是傳聞而是活生生的事實了。我們在8月號裏推出「日本天皇的親衞隊」（122頁），不止是報導名著的選讀，也不只是對日本「終戰紀念日」（8月15日）的再反省與再質疑，更是我們對自身的一種澈骨覺悟與警惕吧！

♧

10 目錄

75年8月2日

10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1
攝影■李文吉　撰文■楊憲宏
一種人文悲情
杜邦爭議給我的最大懼怖是，我終於發現到，
我們正活在一個整體文化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

14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2
攝影■蔡明德　撰文■鍾　喬
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
在洋洋灑灑的文字中，放眼望去，竟沒有一篇是用
鹿港人的感覺、語言和眼睛，來想、來說、來觀看
這問題的……
我們的意見廣場上，一直沒有民衆的位置。

24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3
攝影■蔡明德　撰文■盧思岳
風雨大杯酒
草根性居民運動的一把手：李棟樑
他個性好，酒量好，肯學習，有擔當，
他帶領大家反杜邦，赤手空拳，却風起雲湧，
他只是一個初中都沒上完的百年香舖的孩子……

32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4
整理■范都龐
二氧化鈦：怎麼回事？

34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5
攝影■林柏樑／蔡明德　撰文■陳秀賢
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
作者收輯了18年間的相關資料，以最直接的方式
作成的這篇報導，是新聞，是史實，也是文學……
激流中的倒影，竟如此清晰完整地還原了。

50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6
攝影／撰文■蔡明德
「反杜邦」攝影筆記
從3月到7月，蔡明德往返在台北、鹿港的途中，
多少次了，他的心，隨着古鎮的民情，愈來愈
滾燙、愈絞痛……

62 《激流中的倒影》杜邦事件特寫 7　攝影■林柏樑　撰文■李乾朗
傲立在蒼茫的歲月中
古蹟是群體記憶的歷史現場。當你站在
鄭成功也曾站立過的樓台上時，你將有什麼感想
是古往今來的蒼茫？是江山有待的深情？
還是天地悠悠的浩瀚呢？……

78 《阮義忠速寫簿》
攝影／撰文■阮義忠
最後一場馬戲
在寥落的掌聲中開演的最後一場馬戲，
背景是台灣風景線上漸漸模糊了的鄉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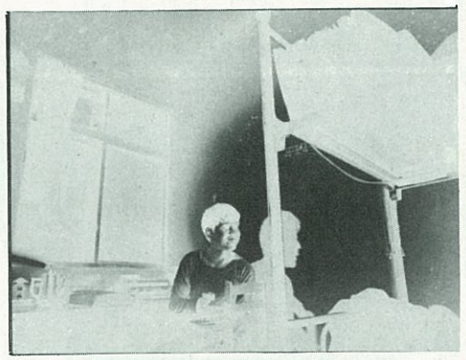
90 《人間燈火》
攝影■胡福財　撰文■鄭寶娟
在黑暗中
爲別人點燈
他說：「我點燈，是爲了讓朋
友知道，我在，我正醒着……」

102 《薪傳・傳薪》之1
攝影■郭力昕　撰文■焦雄屏
林懷民紮根
就由於這份對「人」的關切，使舞蹈成爲林懷民
的文化媒介，使他上山下鄉，飄洋過海，爲這一代在台灣
的中國人，舞出尊嚴，舞出泥土的紮實與薪傳……

108 《薪傳・傳薪》之2
攝影／撰文■郭力昕
草書雲門舞者
在文化尊嚴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

114 《薪傳・傳薪》之3
攝影／撰文■楊文全
薪火正傳遞到他們手上

122 《世界報導攝影名著選讀》
攝影／報告■福島菊次郎　改寫■荊果
日本天皇的親衛隊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生態
日本的「皇國」思想和「天皇」崇拜的活動，
正一天天放膽的張揚起來；日本軍國主義
更陰沉地走出它戰敗的墳場，……



人間

出版者／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　　話／(02) 702-7609・705-6801
700-6304・704-0061

印刷所／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封面解說： 女特技演員的性命全都繫於這千鈞一髮，她們一絲不苟的把頭髮弄濕，紮成緊密的辮子，再用繩索用力地纏綁（阮義忠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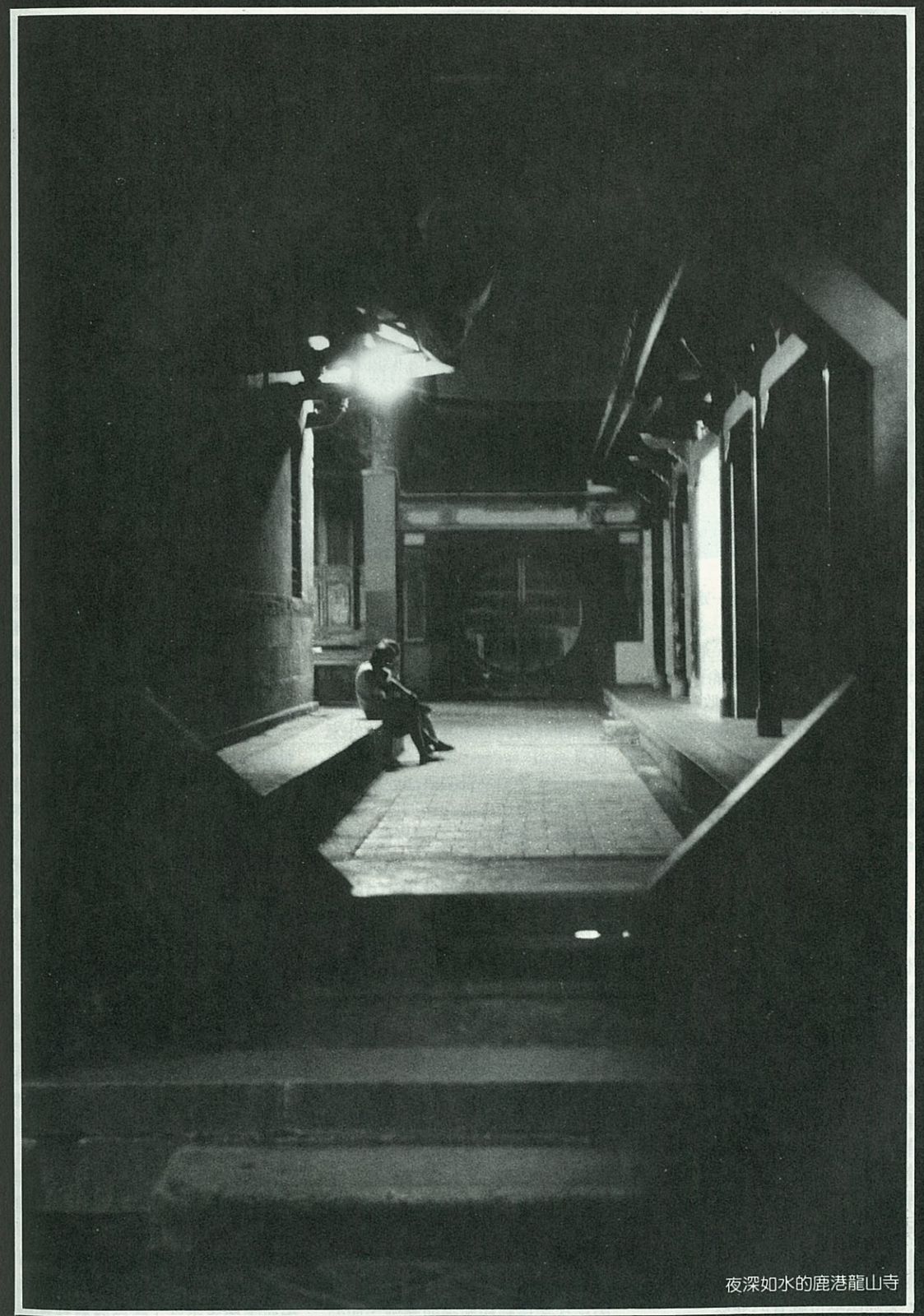
一種人文悲情

杜邦爭議下的憂思

攝影■蔡明德

整個杜邦事件給我的最深震撼
最大懼怖是——
我終於發現，我們正活在一個
整體文化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
在瀕臨文化失根的土地上
我們的人性已經更行更遠……
我們的經濟決策者
竟不能用更爲歸根返土的思考
爲大家、爲社會全體、爲子孫萬代想一想
這是多麼叫人感到悲哀的事……

撰文■楊憲宏　攝影■李文吉



夜深如水的鹿港龍山寺

李棟樑率領鹿港人北上陳情，在杜邦公司駐台灣總公司門口，讓人隱隱感到環球經濟下的陰影。

在鹿港龍山寺的藻井下，一對舐犢情深的祖父和孫女

美國杜邦公司爲什麼一定要在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

在風傳的許多原因中，最可怕的是，因爲當年主張開發彰濱工業區的少數官員，想藉此「反敗爲勝」，把這個已經被判定爲「錯誤開發」的工業區，從「決策垃圾箱」裏撿回，再重新供奉起來，以便爲他們爭一口氣——他們是死不認錯的啊！

● 且戰且走、毫無章法的決策者

美國杜邦公司計劃到鹿港彰濱工業區設二氧化鈦工廠的事件，連日來，袒護和反對的雙方，形成了熾熱的言詞與行動的對抗。在對待杜邦投資設廠的問題上，決策者一開始就錯估、輕忽了事件的條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打擊和損害。這個事件所暴露的，最嚴重的問題是：領導我們社會的經濟官員，他們的心中，竟而沒有一幅完整而具有文化特性的明日社會發展的藍圖。他們的決策辦法是且戰且走。在應變上，毫無章法。因此，我們的決策品質與處理事件的氣質，一般地低俗，難獲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取得社會的尊敬。

爲什麼引介杜邦公司到台灣？政府有關部門所持的一個明顯可見的、最大的理由是：杜邦是多年來最大的一宗外來投資——60億台幣。支持杜邦的人們認爲，只要杜邦一來，極有助於吸引其他巨額的外來投資。

若干官員主張這個表面的理由時，爲杜邦將造成的污染問題，開出了兩張「支票」：一、杜邦是很有誠意改善污染，並且是有能力改善污染的美國現代化的公司；二、政府將嚴格監管杜邦的污染防治成效。

除了這兩張「支票」之外，擁護杜邦的人們，對社會大衆還進行「比較性說服」。他們是這樣說的：假如不讓杜邦來，將來別的二氧化鈦工廠來了，恐怕就無法如杜邦那樣優秀地控制污染了。

在這些一廂情願的邏輯之下，支持杜邦設廠的決策者，滿以爲自己所做所爲，莫不理直氣壯。因此，當鹿港民衆群起反對；當不同立場的民間團體介入「杜邦」運動，這些長久住在台北冷氣房裡的官員，沉不住氣了！

這些官員，爲了他們的決策執行因反杜邦運動和輿論而觸礁，而心有不甘。但他們却不知道檢討自己在杜邦問題上的決策過程，是充滿著種種不合理的缺失的。他們不曾檢討到，他們沒有及早估計那樣一個決策所可能引起的災禍性的結果，却反而一再地教導民衆，說抗拒杜邦設廠是「情緒反應」、是「別有用心」之人的陰謀……，來對抗民衆高漲的反公害浪潮，而最終不免在高揚的環境意識下，無法招架，高掛緩兵之計的「免戰牌」：說是杜邦公司設廠計劃還未通過，說是要等鹿港民衆同意，等做好環境影響評估之後再議。

● 暗潮洶湧下的怪事和奇想

杜邦有沒有誠意、或者有沒有能力改善它所造成的污染，並不能作爲杜邦絕不會污染鹿港的保證。吳大猷先生刊在民生報上的一篇文章「人民的信心」說得好：組團去美國看杜邦處理污染，根本是一件「怪事」。吳大猷的理由是，在三浬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去參觀三浬島核電廠，又能看出箇什麼名堂來？

至於政府說：要嚴格取締杜邦可能造成的公害，這樣的許諾，不免是「空頭支票」了。政府對杜邦污染的管理和取締，能不能「嚴格」，我們只要看環保單位處理王永慶台塑企業污染問題時，長年來簡直束手無策的這個事實，人們就知道，「嚴格」取締云云，怕只是自欺欺人之談了。

杜邦公司說他要做一份「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杜邦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評估報告呢？幾乎可以預見的，這「報告」大概只是反公害居民運動和杜邦之間新的衝突焦點罷了。這項杜邦設立二氧化鈦工廠的環境影響評估，一定有負面影響出現，但杜邦知道，這並不影響他在鹿港的設廠計劃。杜邦只要說，他們將儘量「改善」那些負面影響就成了。

政府有關部門在杜邦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想法和做法的背面，意外地叫人們很快地感覺到：我們這些決策者的見解，竟是那樣令人難以置信的簡單，簡單到以爲講了這些話之後，就可以說服我們的社會與民衆。

整個杜邦——鹿港爭議事件，其實一開始便走錯了路。但主管官員顯然至今仍執迷未悟，他們顯然地把「杜邦到台灣」與「杜邦到鹿港」當成同一件事來處理，這恐怕是很大的錯誤了。

對於杜邦是否可以來台灣的事，要考慮的問題就比較單純了。只要在環保與經濟成長之間，找出一個互相滿足的定點就行了。在這問題上比較重要的條件裏的一項是：台灣有沒有可以容納杜邦的適當地點？

至於杜邦到鹿港的問題，我們首先就會碰到一個「文化重鎮」鹿港可能因杜邦涉入，而全面瓦解的隱憂。鹿港是此間文化的代表城鎮。國外的文化團體到台灣，政府當局爲他們安排的行程，幾乎沒有不到鹿港的。文化、農業、海產養殖的百年老城，如今要進駐一個污染性工業，合適嗎？國家文化建設單位以及歷年來爲鹿港文化保存奔走的人們，都沒有在這次鹿港與杜邦之間的爭議事件中，爲鹿港文化說幾句話，這是十分令人痛心而惋惜的事。

● 瀕臨文化失根的土地

只要杜邦進入鹿港，將來會有更多污染工業進入鹿港，鹿港的文化又怎能在這些污染的威脅下，生存下去呢？

鹿港爲一年一度文化節慶的重鎮。在談到台灣傳統文化時，多少官員曾經引鹿港爲傲，但在杜邦事件中，他們却完全忘了鹿港所代表的深厚歷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了。

杜邦如果竟而在鹿港設廠成功，將是多年來工業侵入農業的惡夢之重演。而這次杜邦設廠的爲害，就不只是鹿港一地的農漁業罷了，更是鹿港幾百年來的文化芬芳，將因此逐年凋萎的痛惜。

「工業木馬屠城的故事」，這次所要殺滅的却是鹿港三百年的傳統和文化。我們的決策者，竟不能憂慮及此；竟不能爲保護文化多存善念；竟不能用更爲人性、更爲歸根返土的思考，爲我們整個社會想一想。這是多麼叫人感到悲哀的事。

數月來，整個杜邦爭議給我的最深的震撼，最大的懼怖是，我終於發現到，我們正活在一個整體文化正不斷消失中的島嶼，在瀕臨文化失根的土地上，我們的人性已經更行更遠。而主導這樣一個「失根文化」的大勢的，不是別人，恰恰竟是我們政府經濟發展的決策者。♧

用鹿港人的眼睛來看

工業污染下的人文反撲

幾個月來，我們的大衆媒體，
刊載了大量批評反對或同情支持
杜邦設廠的報導和分析；
洋洋灑灑之中，放眼而望，
誰曾經契入了鹿港居民的生活內層呢？
我們的各種討論，彷彿
總是缺少了民衆的觀點；……
本文彌補了這項缺憾，
作者以鹿港人的感覺、語言和眼光
來想、來說、來看——
所謂杜邦爭議，因此而有了眞正的實體與意義……

撰文■鍾　喬　攝影■蔡明德

鹿港人理直氣壯地反杜邦運動，他們了解運動的目標是爲了保家愛鄉。

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經濟確實有了驚人的發展。台灣的「經濟發展奇蹟」，不但是政府的誇耀，也爲西方經濟學家所稱道。但是近年來，我們才忽然發現，我們爲這奇蹟性的發展付出了極爲巨大的代價。我們的河流臭了、髒了、死了；空氣中彌漫著混濁的有害廢氣；我們遼濶的河岸污染了；原來豐富的近海漁場逐漸消失；我們的土地一寸寸死亡；我們的菓蔬沾著各種農藥殘餘；豬肉、鷄肉和鷄蛋中有令人擔憂的飼料添加劑殘留；我們豐富的魚貝養殖場受到嚴重的污染……除了這些對自然的破壞，如果再算上這高成長經濟行程中人性的破壞和文化的破壞，二十多年來，我們所付出的自然成本、社會成本、人的成本和文化成本，與物質財貨的成長兩相抵減，我們的帳面上究竟是黑字還是赤字，就很值得重新估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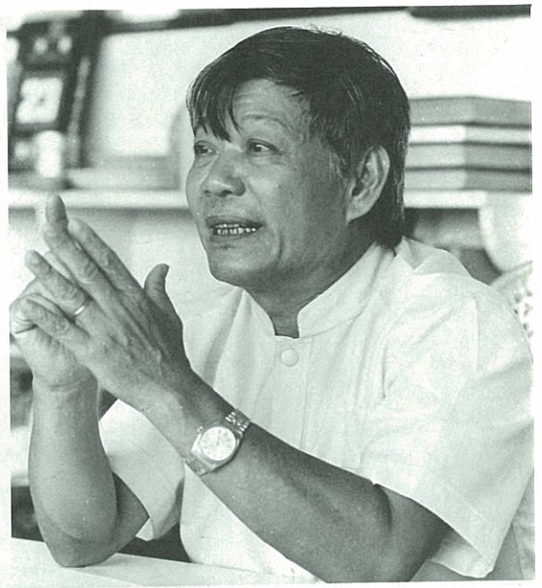
●爲了誰，爲了什麼的成長

幾十年來，台灣的老百姓熱烈地歡迎國內外資本在台灣各地投資設廠生產，爲了相信可以增加就業和副業收入的機會；可以引進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可以全面帶動經濟發展…但近兩年來，爲了大量廢棄物垃圾的處理、爲了空氣和水的嚴重污染、爲了近海漁場的消失、爲了養殖場和魚貝的廣泛污染與死亡，人民紛紛向政府的行政部門申訴、抗議、陳情，甚至發展爲各種激烈的自力救濟行動。這些情況，對於幾十年來政府和社會的唯成長主義和成長崇拜的宗教，提出了這些嚴肅的問題：成長，是爲了誰的成長？爲了盲目的「成長宗教」的成長、爲了成長統計數目的成長，還是爲了人民眞正幸福的成長？成長，是爲了什麼的發展？爲了國際分工中，按照別人的需要、規格、數量和單價的成長、爲了別的國家的經濟擴張策略、爲了別人公害工業的輸出的成長，還是爲了我們自己民族經濟發展具體需要的成長？成長，又該怎麼發展？依賴於別的國家的發展需要而發展、按照別人而不是自己的發展目標而發展，還是按照自己民族的具體思想、方向、需要和選擇去發展？

這一切問題的提起，涉及一個基本的課題：人，是不是應該成爲經濟成長最爲中心的關切。長年以來，人從各種成長政策中消失了。統計數字、利潤率、生產效率、國際政治…而不是人——他的精神與物質的福祉；他與大自然的關係；他的尊嚴與價值；他的文化需要——成爲成長宗教的核心。

從今年元月開始，鹿港民衆對於只在籌劃階段的、具有強大國際科技和政治力的美商杜邦公司到鹿港設廠生產二氧化鈦的事，展開廣泛、強烈、持久而堅定的反公害住民運動。幾個月來，我們的大衆傳播媒體刊載了大量同情支持和批評反對杜邦設廠的報導和評論文章，却極少有報導鹿港廣泛居民的意見、感受的文章。從這個側面來觀察，又顯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問題的討論中，依然缺少了民衆的觀點。記者因爲就業地點在鹿港附近，得以在鹿港居民反對杜邦設廠的運動中，長期廣泛地訪問了鹿港一帶現地各階層人民。以下是記者的觀察和採訪的報告。

「反污染繪畫比賽」在鹿港文武廟前舉行，小朋友們畫出了他們的心聲——只要環境清潔，不要工業污染。



文開詩社社長施文炳說：「環保局管不好台北，就沒有理由要我們相信，環保局可以管好杜邦。」

●不是不相信，是沒法兒相信啊！

很有一些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批評鹿港人民太「感情用事」。他們認爲，零污染的工業，是不存在的。只要杜邦設廠後，政府嚴格要求、嚴格管制，使杜邦設廠生產後的污染減到最低，鹿港人民不應該「盲目」反對。有人說，美國杜邦公司是全世界生產二氧化鈦技術最先進的公司、杜邦公司也聲言要編列八億台幣做爲公害防治設備和技術費用，鹿港人民應該安心。

鹿港人怎麼回答這些問題呢？

基本上，鹿港人是從太多具體的經驗中，再也無法相信政府有決心和能力去「嚴格要求」和「嚴格管制」工業污染。十多年來，鹿港人民看見許多其他地方的人民放鞭炮、舞龍舞獅歡迎各種工廠到地方上來設廠。沒有幾年，因爲工廠的嚴重水污染和空氣污染，漁產消失或毒化、房地產暴跌、水不能喝、稻子打出來有異味…老百姓陳情、抗議、甚至砸工廠辦公室的玻璃窗，工廠却依舊排毒烟、排污水、一點兒辦法也沒有。

「我們附近台中大里鄉就是現成的例子。」鹿港天后宮附近小吃攤上的施姓農民就說，「等人家廠房都蓋了，幾萬幾百億花下去，開始污染，他甩你嗎？全鹿港人死給他看都沒用。美國廠哩，誰叫他搬走哇？本地廠都拿它沒辦法兒，哈！」

粘錫麟，48歲，是一位退休的國小老師。他現在幾乎把他全部的時間，全用在這次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運動的核心人物李棟樑議員的辦公室裡，是李棟樑的左右手。這回鹿港居民搞反杜邦示威遊行、搞反公害宣傳的鹿港民俗活動，粘老師任勞任怨、沒日沒夜地忙。問他：我們環保局一再聲言，要杜邦先搞好設廠的環境評估和防制污染的工程計劃，過了關，才准它設廠。他怎麼看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倒是乾脆。他說：

「遠的不說。光是王永慶的『台化』，這些年來在污染和工廠安全上出了多少紕漏，環保局幾時管制好好了？再說，大發五金專業區、林園石化專業區，烏烟瘴氣啊，環保局簡直是束手無策，現成的例子嘛！杜邦投資可有個國家歡迎外資設廠的後盾，環保局哪管得住美國的杜邦喲！」

五十出頭的施文炳先生，是鹿港「文開詩社」的社長。他說二十年前台化來設廠，何嘗不是一再保證絕不造成污染。「現在，誰能把它趕走？今天，它就在那兒，它的廢水廢氣，愛怎麼排就怎麼排。環保局管不好台化，我們就沒有理由相信環保局可以管好杜邦。」施文炳說。台化還是個纖維廠，前不久工廠的女工被廢氣冲死了。幾年前彰化多氯聯苯「米糠油」公害慘劇，鹿港人可記憶猶深。「就別告訴我們二氧化鈦沒有毒啦，」施文炳說，「我們也有資料讀啊。國際上公認，二氧化鈦，是重污染工業啊！」

問他：杜邦公司說，它在美國密西西比州的二氧化鈦工廠，排出來的廢水比水源還乾淨……

「美國也許取締標準和執行上很嚴格。可是它在國外設廠，怕有另外一套標準。」施文炳說，「印度波帕爾廢氣外洩死了多少印度人！才揭發那家美國工廠在印度的安全措施簡陋、落後得喪盡天良。再說，美國地廣人稀，大自然自淨力強，台灣是地狹人稠吧，適合美國的標準，我看未必就適合咱台灣，你說是不是？」他說鹿港人不怕一萬，但怕萬一。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美國太空梭都會出事。「杜邦公司忘了提一個例子。它想在美國德利爾郡設廠，居民抵死反對，高喊『救救我們的海灣』，反對運動持續了三年……」

鹿港漁民對不久前的綠牡蠣事件和西施舌事件，都懷著莫名的恐懼，他們不歡迎杜邦，他們寧願生活苦一點！

「只要肚兜、不要杜邦」的標語，表達了鹿港人對鹿港傳統文化的緬懷。

● 破產的陰影

鹿港人民駭怕杜邦來設廠，還有個重要理由：擔心杜邦造成的公害，會把鹿港興旺發達的養殖業摧毀了。養殖魚貝產品的市場價格，對於養殖環境的衛生條件，有極爲靈敏的反應。前幾個月，二仁溪「綠牡蠣」事件發生之後，蚵價立刻由每斤80元跌到30元；再前幾個月，東港發生西施舌中毒事件，全省的西施舌市價由原來的每斤280元猛跌到每斤80元。這種因魚貝的工業污染而來的打擊，是全面破產性的打擊。除此而外，一個社區一旦有了長期無法解決的環境公害，房地產的市價馬上一瀉千里，無法復甦。連杜邦尚未正式來設廠的鹿港，因爲杜邦設廠有強烈的政策宿命，房地產早已開始跌價。

據彰化縣漁會理事陳景祥說，鹿港一帶養殖業所產的魚貝，外銷到日本市場者佔90%之多。「日本的魚貝市場，一向對養殖場的工業污染相當敏感。」他說，「只要查出魚貝輸入原產地養殖場有化學工廠，市場上馬上會全面抵制。杜邦來，是個國際性的大事，日本人不會不知道。」杜邦試車生產之日，不必等待鹿港輸出魚貝檢出化學污染，就是鹿港養殖業的末日。「我們這兒的魚貝產品，對日本市場的依賴度很高啊！」陳景祥說。

離開鹿港約莫40分鐘車程的「福崙社區」，是一個好漁村，村民多以討海、養殖魚貝爲生，是個古老、典型的泉州移民村落，居民以黃姓宗族爲主要根幹。

許多人總以爲台灣養鰻事業集中在屏東一帶，却不知道鹿港一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鰻魚養殖區。福崙的養殖業，就以鰻和草蝦爲主。一甲地的養殖場，工程設施費用150萬元，每年放養30—40萬尾鰻苗的投資金額400萬元。以今年每公斤鰻魚350元的市價來算，每甲25—30噸鰻魚的收成，總值在800萬元，扣除人工、飼料、經管費用，年收入在100餘萬元左右。在疲弱的農業收入中，養鰻是個厚利而且興旺的事業。

大白天的福崙，村子裡的精壯漢子全都討海去了。在黃武治老師的協助下，我在福崙的一家廟口裡會見了幾個老漁民。「杜邦眞來，我們幾個老貨，打算大夥兒跟它拼了，死了瞑目！」一個70歲出頭的老漁夫

說。

這麼古樸單純的打漁老漢，爲什麼會有這麼絕望的危疑感？我有些吃驚了。「沒聽人說嗎？印度有個美國農藥廠爆炸了，死了幾個村莊的人。」另外一個瘦高老漢說，「有個議員在議會上就說過，台化，失德的工廠，使八卦山上的果樹，就光開花，不結果，也叫大肚溪口的烏魚越來越少了…杜邦，多厲害！來了，你就知死哩！」

有一位才50開外的黃先生，他的鰻魚養殖場就在這廟口的左邊兒，搞了十多年的鰻魚場。「去年嗎？收了20噸。我這個場小嘛。杜邦是個化學工廠。它來了，養鰻的只有死路一條。」他說。聽說別莊的養鰻戶，決心一旦杜邦建廠工程開始，大夥兒要到路口堆成人牆，「先讓工程車把養鰻的全輾死再說」。這當眞嗎？「養鰻養了十幾二十年。鰻魚不能養，叫我們去幹什麼？種田，沒利頭呀。轉業，你說吧，我們能轉到什麼行，什麼業？杜邦眞來，橫豎是死路一條。」黃先生叨著烟說，「戲棚上不是也有嗎？死諫吧，叫子孫也有個活路…」

粘厝！是鹿港鎭和王功村之間的小漁村，是清朝時代移民到台灣的女眞族後裔。經濟上主要靠淺海養殖，村民不是插蚵就是養西施舌、文蛤爲生。前幾個月，台灣西海岸全面污染，連帶使他們所產的蚵、西施舌和文蛤的市價，也受到重大彰響，蒙受很大的損失。因此，粘厝的養殖戶比誰都焦急地關切杜邦設廠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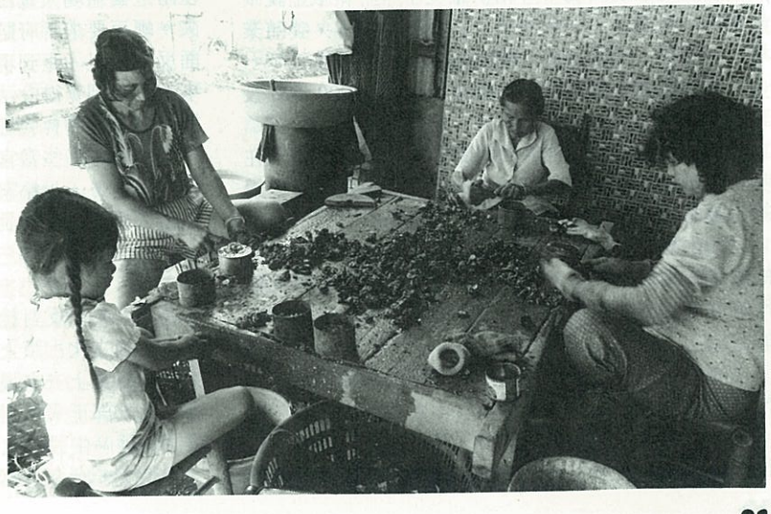
彰化漁會的理事陳景祥說，打現在的彰濱工業區到尖沙嘴附近，是咱們台灣盛產鮪魚、鰆魚、鯧魚、烏魚和節斑魚這些高經濟價值漁產的重要魚場。「天然條件好呀，這兒的魚又肥又美，可惜我們這兒就缺個漁港，這些大魚，全教南部來的漁船捕撈。」陳景祥說，「我們鹿港人有的，就是這兒的近海養殖。從老祖宗來的時候，我們就種蚵、種文蛤過日子。杜邦會把這老祖宗和老天爺留給我們世代子孫的生計全毀了。能怪他們抵死反對嗎？」

午后，潮水漲了。粘厝的蚵民早從蚵坪回來，傳統四合院的漁民家的院子裡，三三兩兩的婦女，戴著麻織手套，在遮陽塑膠棚下忙著剝蚵。另一位粘厝漁會的理事施連充說，「咱們這兒插蚵，不插在泥沙底下。見陽光的蚵，粒子肥，味道鮮嫩。十多年前，收蚵的時候，我家五個兄弟三輛蚵仔車，滿載而返。」蚵民粘秋雄說，「現在，因爲工業污染，產量每甲蚵坪不到往時的一半。杜邦再來，這片蚵坪，雙手捧著送人，也怕沒人要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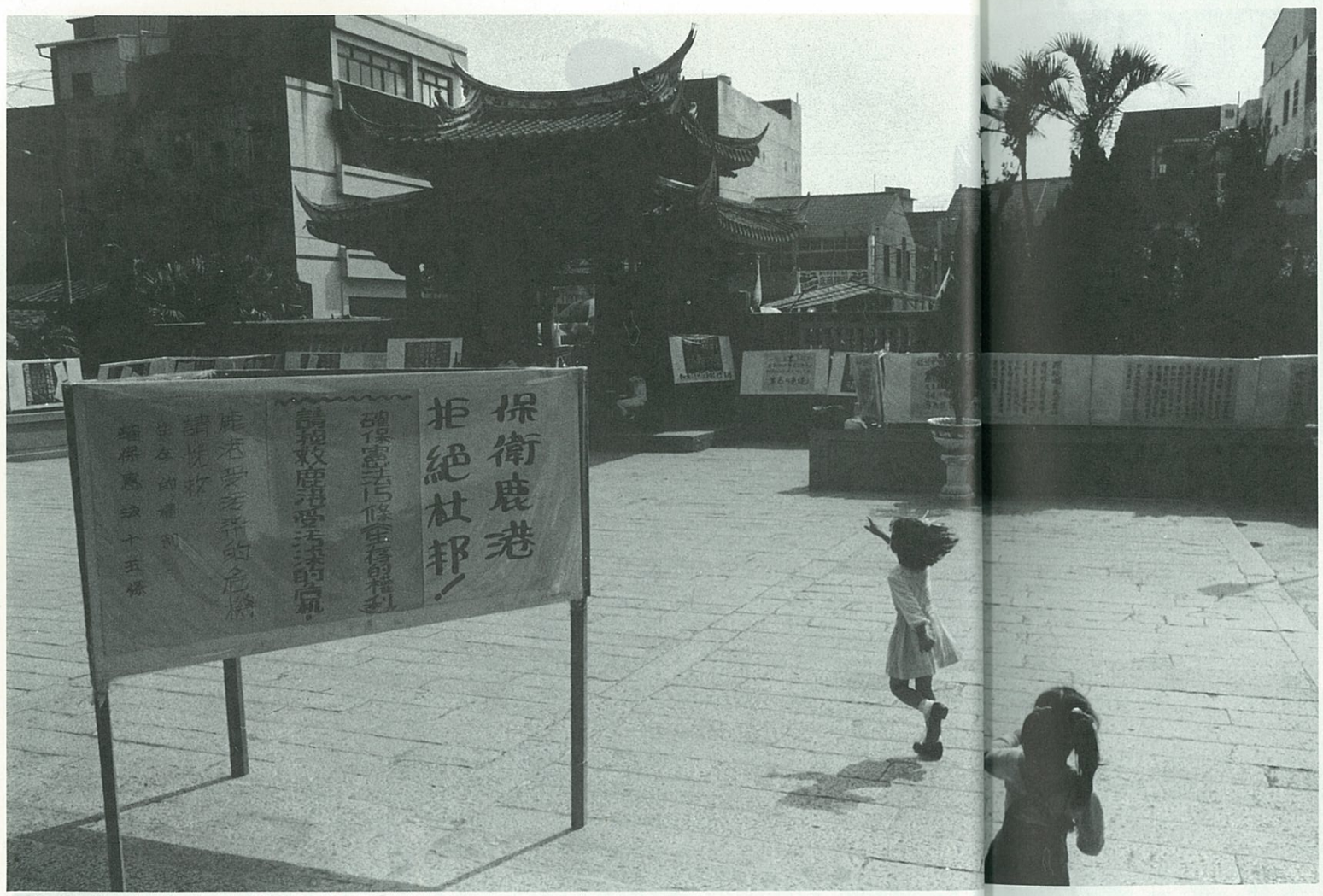
杜邦不是說過，設廠以後會增加地方的就業機會嗎？

粘秋雄說：「杜邦若是來了，這一片蚵仔坪，雙手捧著送人，就怕沒人要吧！」

粘秋雄和許多養殖戶一樣，紛紛焦急著杜邦設廠的這件事。



剝蚵仔的情景，在鹿港隨處可見。鹿港人以蚵仔自豪，但杜邦要來了，鹿港人擔心蚵仔要變綠了。



反對杜邦，是爲了子子孫孫留下一塊美好的淨土。

「喂，我們的養殖戶，合起來少說也有五萬人。杜邦需要五萬個工人嗎？」粘秋雄笑了。「報紙上說，杜邦用兩百個員工。杜邦來了，海岸污染了，養殖業垮了，五萬人減兩百人，剩下的就躺在蚵埕挨餓吧。」

杜邦說要把有毒廢棄物和廢水用船帶到200浬外投棄。

「海水會廻流。200浬外污染的魚，抓回來還是人在吃。」施連充說，「就不知道他們美國人這些道理講給誰聽的？」

有一天清晨，我跟著一家粘家兄弟，乘著鐵牛改裝的蚵車，到蚵仔埕去。他一路駛過淺灘，來到水比較深的柯棚。忽然間，他跳下車子，雙手挖起一堆黑色的沙泥。

「瞧，這就是當年開發彰濱工業區，冲積下來的泥沙，我們種的蚵沒法附生……」

早在1978年，政府開發彰濱工業區，以低廉的價錢征收了部份粘厝蚵戶的海灘地。這幾年來，錢逐漸也快用光，無法轉業，情況很窘迫。開發時，造成泥沙在附近養殖場大量淤積，使蚵埕棄置，造成很大的損失。蚵戶要求縣府賠償，人也來勘查了，說是要向上面反應，但一直到現在毫無下文！「這些記憶猶深的事，使我們覺得沒法相信一些官員的話。說杜邦不會污染，說他們會管好杜邦，我們信不過去。我們的蚵民總覺得，那些當官的，從來沒顧慮過我們切身的利害和問題……」粘家大哥說罷，跳上車子，嘭地一聲拉動了引擎，向清晨的、廣濶的蚵棚開去。

●生活哲學

在鹿港人民反對杜邦的非經濟性理由中，有人從保護鹿港的文化古蹟上想問題，也有人從生活的哲學、生活的品質上去主張的。詩人施文炳先生就認爲，鹿港是內政部正式編列的「古蹟保護區」，就不應該在這個保護區中設置化學工廠。他說台灣一直有一句話，說是「一府、二鹿、三艋舺」。府指府城台南，鹿就指鹿港了，足以見鹿港當年文化、商業薈粹鼎盛的光景。「今天，政府爲了保護台灣各地的古蹟，每年還在花數千萬元維修。」施文炳說，「像日本與美國，法律上規定在古蹟保護區方圓百公里內，絕不能蓋工廠。杜邦離鹿港才十數公里呢。」

福崙社區的黃武治老師，是漁民的兒子，在福崙海邊喝著海風長大。出鄉讀完師專，他又回到故鄉來。他有一張黝黑、堅毅的臉孔，笑起來叫人覺得他的牙齒白得發亮。就是這位黃老師說，「我們鹿港人寧可安貧樂道過一輩子，也不願意自己的故鄉被污染了。」五月八日，經濟部官員在一項座談會上說，若不是杜邦投資設廠，像鹿港這樣「偏遠」的地區，很難爭取地方建設。李棟樑明快地回答：「如果拓寬濱海道路是爲了引進杜邦，我們寧可走在狹小的舊道上。」他也說，「如果要我們在貧窮和污染的生活環境中作選擇，鹿港人寧可過窮日子！」寧願一輩子過窮日子，也不願意要以污染爲代價的「好日子」這樣的想法，甚至在鹿港的漁民、蚵戶口中，也紛紛以不同的語言提起，使人震驚。

●反杜邦，不反政府！

鹿港一帶的人民，一向民風淳厚。可恰好在這樣一個古樸的漁業村鎮中，展開了歷史上最大的、以政府開發政策和美國巨無霸化學公司爲對象的反公害住民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人，是地方上一個一貫在政治上溫和的李棟樑縣議員，而不是黨外政治人物；支持他的，有地方青商會、扶輪社、教員、校長、地方和外地知識份子、文化人，也有廣泛的鹿港鎮民、漁村的漁民、蚵民和農夫。這個運動的群衆基礎深厚，意志堅定，範圍廣大。它和國民黨、黨外兩頭不掛勾。它的立場簡單清楚：誓死反對杜邦來鹿港設廠，誰幫杜邦，它反對誰；誰幫他們反對杜邦，它就是誰的朋友。

運動自始就有「民情上聽」的性質。粘錫麟就說，「我們北上向中央陳情，主要是希望把地方上的看法傳達給中央。」很多鹿港的老百姓埋怨政府不關心、不注意鹿港人民的心聲。事實上，台灣百姓面對公害問題，第一個想到政府。向行政單位上告、陳情、一次、十次、幾十次……這說明老百姓相信政府。等到地方警察，政府不理睬，沒辦法了，老百姓想：中央一定不知道，中央應當會有辦法……

鹿港老百姓還深怕他們的住民運動「政治化」。施文炳就說，反杜邦運動應該避免政治化。爲什麼？老百姓怕政府不喜歡的政治勢力插手，影響政府不分青紅皂白地彈壓運動的正當性。鹿港人民逐漸了解運動的目的是爲了保衛自己的身家性命，爲了保衛故鄉的潔淨與安全，而且有一股動人的理直氣壯。警察查誰上台北上告，老婦人說，「你只要脫下制服，他們上告時一定會通知你！」警察苦口婆心勸阻遊行，老百姓說，「我們反杜邦，不反政府，你是杜邦的警察，還是政府的警察？」有人勸阻不要北上上告，家庭主婦會說，「他們去台北見的全是好人，全是蔣總統派任的中央官吏，爲什麼不能去見，又不是去見共產黨！」，勸他們不要反對杜邦，受人利用，老莊稼漢子會說，「今天政府要來鹿港蓋兵工廠，鹿港老百姓沒話說。但是杜邦要來，我老貨仔先跳海死給他看！」

這說明把這個島嶼帶向公害之島的政府，還有深厚的民心、民氣可用。一般地缺少公害防治政策，一般地執迷於成長宗教，一般地缺乏細密的反公害法制，又一般地缺少反公害投資責任的台灣，政府還能享有多久這來自淳樸人民的信賴和民氣，很值得有關當局細細地想一想吧。長年來，各級行政單位偏袒公害之源的資方廠方，安全單位一味壓制、猜忌人民自動自發的反公害運動，不迅速制定防制公害的法規……這樣的政策，應該改了。否則，製造民憤、民怨的，不是什麼「別有用心之人」，而是那些盲目、愚昧、自私的「成長宗教」的狂徒。

風雨大杯酒

草根性居民運動的一把手：李棟樑

他個性好、酒量好、肯學習、有擔當，
他當青商會會長，搞民俗才藝週，
一下子就使鹿港大放光芒；
他競選縣議員，登高一呼，
竟以當地從來沒有的高票當選；
如今，他爲實踐自己的諾言，
赤手空拳，反對杜邦設廠却風起雲湧，
造成島內規模最大的反公害居民運動；
僅僅 3 個月，他的名字脫穎而出，
響遍台灣南北；
朝野中外，無不重視。
他却是一位連初中都沒上完的百年香舖的兒子……

攝影■蔡明德　撰文■盧思岳

「我不敢說我在領導民衆，我只是跟人民並肩向前走。」李棟樑說。

李棟樑賜教處

李壽泰香鋪

反對

抗議

李棟樑靠賣香火維生，他的家成了反杜邦的文宣總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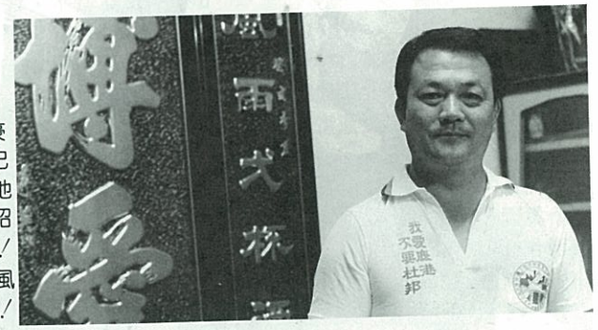
爲了反公害運動，李棟樑把家裏的事和生意交給太太去處理了，可他太太毫無抱怨，還儘量抽空爲先生打氣兼打雜呢！

● 百年香舖的兒子

彰濱沿海反對美國杜邦公司設廠的住民運動，已經引起朝野中外的注意。這個運動有令人驚異的動員力，立場鮮明，對公害的認識水平高。領導這個運動的核心人物，是鹿港一個百年香舖的兒子，前鹿港青商會長，現任彰化縣議員，今年48歲的李棟樑。

李棟樑初中沒上完就輟學了。他今天的學歷是進青商會之後補修的。在他的少年時代，鹿港鎮上，除非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重視子女教育，或者經濟情況好，很少人會讓子女接受國小以上的教育。少年的李棟樑因爲家境清寒，初中輟學後，就到社會上討生活。「這使他比我們更早地接受了社會生活的教育和磨練，打下了他爲人處世的底子。」李棟樑的初中同學，今天李棟樑反杜邦運動最勤勉忠誠的總參謀粘錫麟說。

入伍當兵的時候，李棟樑被調任部隊的文書工作。這項工作磨礪了他在文書方面的能力，並且熟悉了一些行政、組織方面的經驗，使得他日後加入青商會時，得以發揮他行政和組織方面的才能，不久就當選爲青商會的年輕會長。



李棟樑爲人豪爽，愛人如己，朋友說：「他有六、七瓶紹興酒的酒量！」眞不愧是「風雨大杯酒」啊！

李棟樑是178公分左右的壯高個兒，國字臉，身裁算是微胖吧。他從小練就罕見的好酒量，每回紹興酒有6、7瓶的量。他個性豪爽，有天生的親和力，很容易跟人交朋友。在整個運動裡，我跟他在街上散發傳單。不論在廟口、漁村、市場、宴席和街頭，農民、漁夫、店舖老闆、商人、青年、婦女……都熱絡地和他拍肩握手，閒話家常。「這叫民衆基礎吧。」我想著。

● 他的傻勁感召了我

他的同學和老戰友粘錫麟說，李棟樑做起事來，有一股「傻勁兒」。不論當青商會會長、或者這回搞反杜邦運動，他都把個人全部的精力、時間毫不保留地投注進去，到了渾然忘我的境地。「從家庭的觀點來說，他也許不是個『好丈夫』，因爲他爲了運動，家裡的事和家裡的生意全丟給太太了。」粘老師說。

去年大年初二，李棟樑利用各團體團拜的機會，他一個人跑遍了鹿港的大街小巷，親自叫人爲反杜邦簽名蓋章陳情，完全自己花時間、掏腰包影印名冊，爲義工買便當。他忙著找地方上的中央民代、找黃石城縣長談問題，希望他們幫鹿港人民下情上聽。「他這傻勁感召了我，」粘老師說。他和粘老師聯手利用各個場合，隨時宣傳反杜邦運動。「我們的老婆家小都說，我們爲了反對杜邦來設廠，已經到了走

7月4日，鹿港民衆60人穿著反杜邦制服，由李棟樑陪同，前往行政院新聞局求見趙耀東，他們集合在新聞局門口高喊反杜邦口號。攝影■李文吉

火入魔的境地。現在的情況是，他把自己給了反杜邦運動，我把自己全押給了他。」粘老師說著，笑了起來。

據粘老師表示，李棟樑處事，有天生的氣魄。6月24號那回示威遊行，全是李棟樑一個人策劃出來的。「一經決定，他是勇往直前的，」粘錫麟說，「治安單位來勸阻，他不會退縮。」

幾年前，李棟樑幹青商會長，會裡決定：爲了重振鹿港的文化地位，要辦「全國民俗才藝活動週」。「那時候，青商會完全沒有經費，可他就決定放手幹。」粘錫麟說。他發動會友捐款。他到台北找當時鹿港旅北同鄉會長，現任彰化縣長黃石城，要旅北同鄉合捐了一艘龍舟。他找味全的老板捐錢。「他找中視接洽五小時的節目，請人找鹿港文人學者寫鹿港文化、民俗、掌故的電視節目脚本兒，一毛錢也沒花。——現在呀，找人商量上4小時的節目，100萬元！」粘老師說，「結果，中視的那個介紹鹿港民俗文物的記錄帶子，據說在坎城電視節目獎中還得了獎呢。」

● 沒有正式組織，絕不收人家的捐款

李棟樑搞民俗才藝週，使鹿港聲名在大衆傳播中放出光芒。鹿港人民都很高興，他在群衆中的地位更深濶了，見了他，都像見了親人朋友似的。「這回，他帶領大家的反杜邦運動，鹿港和鹿港人民又上了報紙全國版。」粘老師笑著說，「他搞反杜邦也一樣；赤手空拳搞起。」按說，在彰鹿一帶，有中央民代，有省級民代，有富商巨賈，有學士新人，可只有李棟樑咬住杜邦問題，由小而大，由近而遠，一步步把運動帶向前去。

李棟樑肯學習，不強不知以爲知。他聰明，又肯找資料，不懂的問題，他肯找人問。開始的時候，他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根本弄不清二氧化鈦是怎麼回事，杜邦又是什麼來頭。可他肯學，肯聽幕僚人員爲他準備的知識資料，不久，他就成爲少數幾個能把杜邦二氧化鈦可能造成的公害，以及強國對弱國的公害輸出問題說得清楚、明白，甚至動人的民意代表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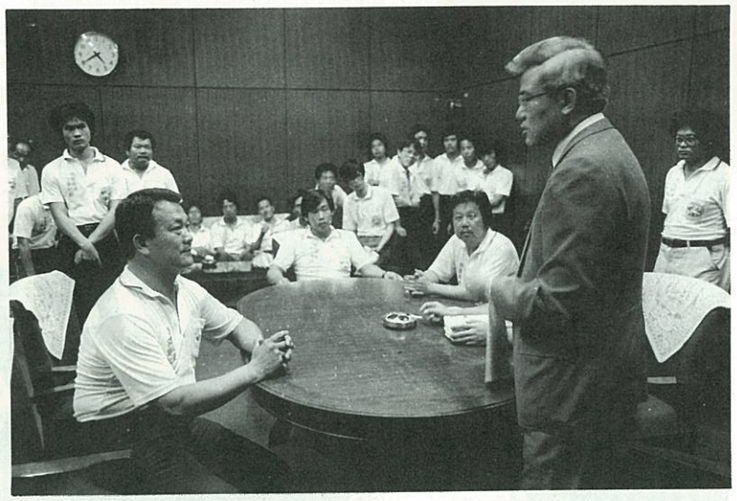
李棟樑辦事有很強的原則性。有很多地方上的商界朋友急著捐錢給他，他也一直需要錢搞運動，可是鹿港反杜邦住民運動的正式組織不下來，他堅決不肯收人家的捐款。「一直到上星期，籌備會成立財務部，他才開始收別人自動捐來的錢。」粘錫麟說，「主動出去募款，李棟樑堅持非要在組織正式成立之後！」

● 無心插柳柳成蔭

李棟樑是怎麼開始抓杜邦問題的呢？「今年年初他選縣議員，先知道杜邦來鹿港設廠的事。他開始找資料。當初，老實說，還不清楚杜邦是好是壞。」粘錫麟說，「如果杜邦是個好廠，李棟樑的政見是要極力爭取杜邦來設廠的。」結果，李棟樑發現杜邦是個高污染工廠。他的競選政見上便提出拒絕杜邦的政治允諾。

李棟樑以從來沒有過的最高票選上縣議員。「這時還不是因爲他反杜邦，而是多年來領導青商會服務鄉梓換來的熱烈擁戴」粘老師說，「這叫『無心插柳柳成蔭』吧。老李的傻勁來了，他開始一點一滴地追杜邦的問題。初時，他只覺得應該履踐競選諾言，一點也沒想到要搞這麼大的運動。」粘老師說。「我同他一塊工作和生活的過程中，親自看見他怎麼從鄉下的小士紳逐步成長成全島草根性反公害居民運動的象徵性人物。」粘錫麟老師說，「當然，我看到他有時在運動的發展上缺少比較全局的、長遠的看法。可他肯學，吸收力好，肯查書本……我眼看著他自然地形成一種愛鄉保家的使命感。」

在整個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並不是容易的。李棟樑、粘錫麟和一班由地方知識份子、教師組成的參謀班子，大夥一起找資料寫成傳單，告訴人民二氧化鈦是怎麼回事



李棟樑陪同鹿港民衆向監察院陳情，由監察委員尤清接見。攝影■李文吉

背著書包，穿著布鞋，在鹿港街上散發反杜邦傳單的李棟樑。

，對鹿港會帶來可能的重大災害是什麼。「老百姓逐漸懂了。沒想到老百姓決心起來之後，就一點也不打折扣地支持我。」李棟樑說，「我不敢說我在領導民衆……我只是跟人民並肩走向前去吧。」

●「沒有民衆的支持，我什麼也做不來」

運動受了一點挫折，民衆會打電話來鼓勵：「步子緩了，有什麼困難嗎？」很多人寫信、打電話給他。有一封信上說：「李議員，努力！努力……國父也要十次革命才建立民國。」6月26日李棟樑想搬群衆北上陳情受阻。27日經濟部長接見了李棟樑和別的鹿港反杜邦居民代表。李部長說杜邦設廠的事，政府還不曾定案，政府一定尊重鹿港民意，做好環境評估。鹿港居民爲此在熾烈的炮竹聲中，在李棟樑家門口貼了一張大紅紙，上面寫著：

「感謝李棟樑先生爲本縣杜邦設廠事，向經濟部爭取擱置、另行評估。鎮民感謝他的辛勞……

鹿港全體鎮民　上」

李棟樑絕不是什麼特別傳奇性的天縱之才。但他在台灣地方中產階級精英份子中，不能不說有他獨特的性格和品質。他被社會和歷史的趨勢推上台灣一個規模最大的反公害居民運動的把舵位置，不能說只是因緣際會而已。但擺在他前頭的，還有一條漫長、曲折，艱苦的道路。他要面對的艱鉅、阻難、挫折恐怕還很不少。「沒有民衆的支持，我什麼也做不來。」有時候，李棟樑會說出叫你心中「哦！」地驚喟的話。不錯，目前，幾乎全鹿港的人民都支持他。別縣市的知識份子給他打氣，當他的幕僚。海外鄉弟子給他寄許多反杜邦的資料，消費者基金會、關心公害的學者、文化人和記者樂於接待他。但他還需要多一點磨練，需要一個好幕僚智囊班子和工作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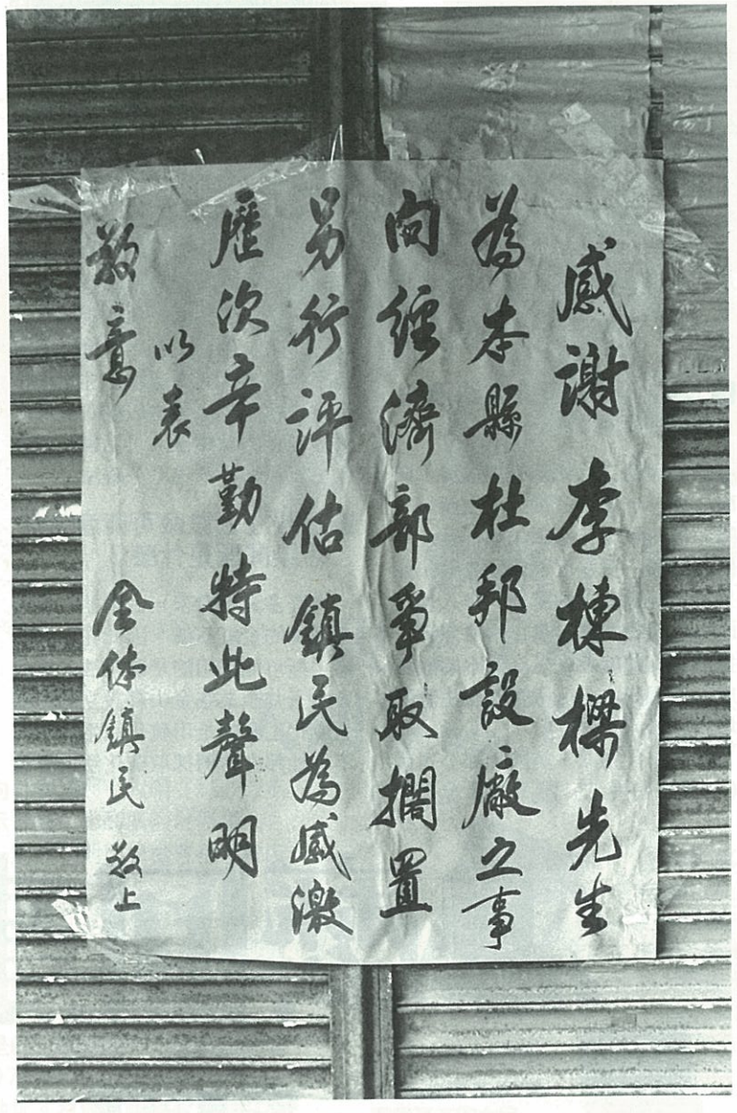
回想三個多月前，我第一次見到李棟樑，心中還懷著一點警戒心。我聽說他在利用反杜邦運動做爲今年底立委選舉的籌碼。(後來我才知道，他根本連競選立委的資格都不符。)三個月過去，我追隨他和鹿港人民爲反杜邦運動一塊生活、工作、奔波。一次又一次，我對自己說，「老天，我得相信他了。看，這個人，一個十足草根性的居民運動天然的一把手……」

這是難于忘懷的三個月。運動和鹿港人民給予我很多好的教育。

李議員，謝謝你。預祝您和鹿港人民勇敢正直的事業興旺發展……

♧

在熾烈的炮竹聲中，鹿港居民在李棟樑家門口貼上了這張感謝函海報。



二氧化鈦：怎麼回事？

整理■范都龐

■什麼是二氧化鈦？

二氧化鈦俗稱「工業太白粉」，又叫「白色顏料六號」。它的化學性質穩定，毒性低，而且很容易製成微小的細粉，均勻地塗抹在物體表面上，所以是非常好的顏料和填充劑，從而廣泛地運用在油漆業、造紙業、塑膠業、陶瓷業、印刷業、食品業、化粧品業等各方面，近幾年來又發現它可催化許多化學反應，因此二氧化鈦成了化工界的寵兒。

■二氧化鈦的製造方法及危險性如何？

過去製造二氧化鈦的方法叫「硫酸化法」。使用這種方法生產每一噸二氧化鈦時，必須添加 3 至 4 噸的濃硫酸，這些反應後的硫酸，如果沒有經過妥善的處理，排入農田時，土壤會變黑，農作物會焦死，排入河川時就會大量降低水的酸鹼度，魚蝦死亡……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1960年代初期，美國杜邦公司發展出另外一種叫做「氯化法」，是用焦碳和氯氣將金紅石礦轉化爲四氯化鈦，再經過蒸餾手續加以純化。採用「氯化法」雖然沒有濃硫酸的污染問題，但它們的技術困難，生產原料所使用的氯氣和中間產物四氯化鈦，又都是腐蝕性和刺激性極強的氣體，一不小心，很容易發生意外，一旦工廠反應槽漏氣或發生爆炸，對附近居民將造成巨大傷害。同時在焦碳還原反應過程中，也會產生劇毒性的一氧化碳。

近年來，由於高純度的金紅石礦越來越難求，有人遂將上述兩種生產方式結合起來，先以濃硫酸處理雜質較多的鈦鐵礦，再用氯化法純化二氧化鈦，稱爲「分礦法」。

■杜邦在台設廠可能產生的污染問題是什麼？

從許多資料看來，台灣並不生產高純度的金紅石礦，因此在台灣設廠，極可能採用的是硫化法。例如日本三井企業在金山鄉設立的中國金屬化工廠就是用硫化法生產的。不論杜邦在台灣採取硫化法或分礦法，都必須面對濃硫酸的污染問題。即使採用氯化法，也必須擔憂致命毒氣外洩的危險性。

而二氧化鈦雖然本身沒有什麼毒性，在製成超小微粒後，會形成浮塵，妨害人體的呼吸系統；美國職業健康安全組織將這種浮塵列爲「有害的微塵」。

此外，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究所所長陳鎮東亦在報上指出，二氧化鈦廠所產生的廢水帶有大量的酸和重金屬離子。這些廢水需要數以萬倍計的水稀釋，才能達到養殖用水的標準。而彰濱工業區附近的海水很淺，如果廢水排入其中，可能導致海水缺氧，魚蝦死亡。同時廢水比重有時和海水相近，則無法有效的擴散；有時較重，則會直接沈入海底淤積，這都會造成彰化沿海地區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鹿港沿海是台灣優秀而豐富的漁場和魚貝養殖區，每年可以掙得外滙新台幣100餘億，並且關聯著 5 萬個養殖戶的生計。杜邦的廢水污染，將是對鹿港養殖經濟摧毀性的打擊。 ♧

觀察了九期，現在正是您訂閱“人間雜誌”的時候了

自去年十一月「人間」創刊以來，由於她深刻的人文、社會關懷，生動感人的照片和文字，國際水平的印排、印刷……引起我們廣泛的文化界，市民和學生極爲良好的評價。創刊半年多來，「人間」雜誌膺選去年度十大文化新聞之一；每個月榮登台北金石堂書店最暢銷雜誌的前四名；四十位文化、文學知識界重鎮曾鄭重向社會推薦爲優良雜誌，並且募集款項爲「人間」做報紙廣告，以他們可貴的專業公信，向社會推薦「人間」爲「一本標示社會文化高度的好雜誌」。

一期又一期，您從書攤和書店買了「人間雜誌」；一期又一期，「人間」得到您的嘉許和支持。現在，是您以訂閱來表示您對「人間」的理想、愛心和關懷堅定的支持和勉勵的時候了。

是的，就是現在，請您立刻撥(02)7006304，告訴我們您的大名和地址。我們立刻完成登錄，然後由您到郵局完成訂閱手續。

訂閱全年贈品（二者任選其一）

①陳映眞小說選
自選作品
自繪插畫
結集、裝幀
完全的個人作品

②青海塔爾寺喇嘛教慶典音樂
寬廣高亢的大自然回音，通向永生的階梯。

波瀾是怎樣洶湧起來的！

杜邦事件大事曆

美國杜邦公司和台灣牽扯不斷的淵源
開始於1968年。
一直到1986年，忽然演變成
台灣居民公害抗爭史上，最具自發性的
波瀾壯濶的一頁……
它的始末該如何來閱讀呢？
作者爲您編輯了18年來的
相關資料，以最直接的形式
作成的這篇大事曆，
是客觀的新聞剪影，却也是生動的文字報告；
激流中的倒影，竟而如此清晰完整地
還原了……

撰文■陳秀賢　攝影■林柏樑／蔡明德

新力牌
SONY®

從小看到大
還是SONY彩視好

SONY 彩視，歷久彌新，買電視機時，選擇SONY 萬無一失

SONY 彩視以獨創的先進技術，屢獲世界大獎，其歷久彌新一台抵二台的耐用品質與自然色彩，完美的畫面，十七年來早已贏得廣大國人的愛用，年年銷售量皆居第一位。
根據統計，台灣地區平均每三戶人家，就有一台 SONY 彩視。
在電器全面開放進口後，SONY 將提供更多的機型以符合您的需要，從普及型小尺寸到超高傳真立體聲大尺寸多功能彩視。
不論您要的是那一型電視，SONY彩視絕對是您最好的選擇！

祇有SONY 才有眞正大螢幕彩視
SONY 彩視超魄力大螢幕，比市面上28吋、29吋彩視有更大的畫面。購買彩視時請仔細測量。（彩色電視機的尺寸，以測量螢幕對角線的實際長度爲準。）

新力公司17週年特別獻禮14吋"B系列"超級彩視
心動價每台12900元(含稅不含安裝費)

附多功能遙控棒

KV-14B
- 最進步的原裝進口超特麗霧虹黑色映像管。
- 平面直角螢幕、超細縱形選色窗。
- LED 多重螢幕顯示功能，顯示頻道、音量、HIT、預約時間頻道及睡眠關機等。
- 首創前端輸入端子"HIT"，便於外接多重視聽、電腦。
- 外型精緻、重量輕，並有全機能遙控。
- 有珍珠白、紅、銀、藍、黑多種色彩，可配合室內設計選擇。

KV-18F　KV-20F　KV-2780R　KV-16R

KV-2780R
- 超特麗霧虹黑色映像管、28吋大螢幕。
- 平面、直角螢幕，影像不偏失。
- 2000文字顯現，超細紋螢幕、細縱形選色窗。
- PFG新開發電子槍、大口徑透鏡。
- 動態影像、色彩微調，超高解像度。
- AV端子，可外接電腦及多重視聽媒體。
- 內藏音響多重迴路，預留181個有線頻道。
- 超強力聯叭，立體聲放送。
- 多機能遙控，螢幕功能顯示，預約睡眠關機。
- 自動開機、鎖機。

KV-20F系列
- 原裝進口新特麗霧虹映像管。
- 單槍大口徑電子透鏡，色彩完美自然。
- 自動垂直機聚電路，偏遠地區亦可收視穩定畫面。
- 具AV端子，可直接外接錄放影機及電視遊樂器。
- 多功能遙控·Monitor造型，最具現代感。
- 有銀、紅、黑多種色彩可配合室內設計選擇。

KV-18F系列
- 原裝進口新特麗霧虹映像管。
- 單槍大口徑電子透鏡，色彩逼眞自然。
- 電腦記憶選台、自動亮度調整，保護眼睛。
- 具有AV輸入端子，可直接接錄放影機及電視遊樂器。
- 多功能遙控、外型精巧，適於各種場合擺設。
- 有紅、黑、銀、木紋多種色彩可配合室內設計選擇。

KV-16R系列
- 原裝進口新特麗霧虹映像管。
- 自動彩色迴路，色彩對比、亮度自動調整。
- 1小時自動定時開關，預約睡眠裝置。
- 多功能遙控，外型雅緻適於小家庭及臥室觀賞。
- 具有瞬間顯像功能。

SONY 歡迎分期付款

新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展示中心：台北市民生東路66號☎(02)5110667
高雄展示中心：高雄市中山二路581號☎(07)2618108

新力牌彩色電視機

分期、服務洽詢專線：
台北(02)5110668 桃竹苗(034)512816
台中(04)3375821 高雄(07)2618108

最特別的禮物，
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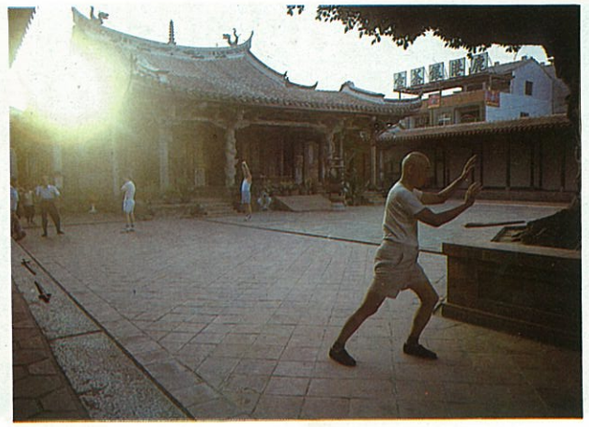
每年的聖誕節，您都爲了想出一個特別的禮物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親人和朋友，而絞盡腦汁……
今年，我們建議您以一年份的「人間」雜誌做爲您的禮品。因爲……

■訂閱「人間」送人，不只是聖誕節一天的禮物。
月復一月，您所愛重的人都會收到
中國雜誌史上最優秀的雜誌「人間」；
每一個月，您的朋友都會收到一本傑出的「人間」
而深深地紀念著您的深情隆誼。
■我們會爲您塡送一張賀卡，
告訴您所贈訂的親友，是誰送給他(她)這份
文化和知性上最大的驚奇之禮。
■從75年12月到76年1月，
我們只對「人間」爲聖誕節和元旦賀禮的讀者
特別的優惠：1年訂閱1350元(不分學生或一般訂戶)
原訂閱價1480元，每本零售148元，，
特惠價每本只須花費112.5元。

您的另一個選擇，是水禾田的「非洲・人間」攝影集。
水禾田是第一個到非洲大地拍照的
第一個中國人文攝影家。
全書132頁，彩色照片共59幀，
全書充滿了人間之愛、和平與四海兄弟之情，
盎然地洋溢在每一幀照片和每一段文字，
是聖誕節和新年很有意義的禮贈品。
我們也會附帶爲您塡一份精緻賀卡，
告訴對方，是誰贈送了這份體貼的禮物。
水禾田的「非洲・人間」，贈禮用特價80元。
(原訂價：150元)
※請利用本期第132頁所附贈訂閱／訂書卡。
(只有憑卡直寄本社辦理，才有優待！)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　　話：7027609・7056801・7006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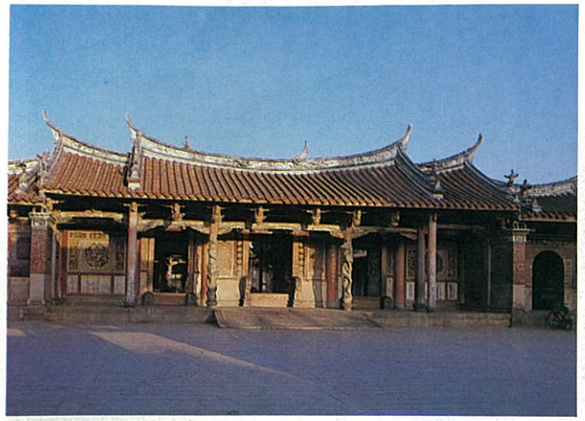
■前言／水流是很明顯的

從1968年到現在，從美國杜邦公司來台灣設廠生產二氧化鈦，以及因而引發的一連串輿論與民情的大事曆來看，有這些明顯的消息：

第一，我們的政府部門，基本上缺乏防治工業污染的國家政策；一般只是在抓幾十年來的唯經濟發展論。這表現在經濟部1978年草率、獨斷開發彰濱工業區，投入高達64億資金，終於失敗的事實上，這一失敗也只能由國庫負擔虧損；此外，它更突顯於去年8月只花18天工夫，就已匆促決定批准美國杜邦公司來台設廠的事上。蔣總統對彰濱工業區的失敗，表示過「痛心」。今年5月，蔣總統還特別要求各有關部門解決台灣嚴重的公害問題；4月，俞揆也曾鄭重指示各級環保機構，應該依法貫徹執行管制與取締公害，不可因循苟且，也不許任何特權干擾……這固然使長期關心台灣公害的人爲之一振，也可從另一個側面顯示公害防治政策的缺如。這些最高當局的指示，還得落實到更周詳的公害防治規條的訂立與具體的執行上，路子恐怕還遠著，而公害却每分每秒都在發生，荼毒著我們的生活與環境。

第二，在杜邦事件上，政府有關部門顯得不够光明磊落，叫人們喪失信心。鹿港鎭長說杜邦案政府早已批准，反對是沒有用的，經濟部官員也說政府審核過杜邦環境安全的資料才審核通過它來設廠。可是經濟部、省政府又說案子尚未決定，有時說正在等待環境評估；有時說鹿港民衆不答應、不了解之前不准設廠。可是另一方面，却明著爲杜邦舖產業道路。這些不同的發言，在老百姓看來，難免覺得政府存心打馬虎眼兒，想緩兵拖刀，等年底大選過了，恐怕會不顧民意硬讓杜邦設廠。這種傳言，在鹿港市井中甚囂塵上。

第三，經濟部的支持杜邦政策，溢於言表。一再說二氧化鈦「不可



怕」；要老百姓「冷靜」，不要做「過度反應」、「嚇跑了杜邦」。環保局開始時相當堅定地反對杜邦設廠，曾經明指二氧化鈦是一種「高度污染的工業」，要杜邦做好設廠的環境評估，不准杜邦在安全尺度上有雙重標準。可是到今年4月，環保局的立場有微妙的變化。莊敬源局長竟然力促鹿港反杜邦人士接受杜邦總公司的考察旅行。莊局長自己也去了，回來後發表了有利杜邦的言論。

這些特點，說明了反公害事業不得不依靠被加害的人民一方的力量來推動。官吏和污染源的資方的膠合，尤其在唯成長主義的開發中國家，很難打破。特別在引進國外資本成爲國策時，海外巨大的經濟、政治影響，常常壓服地方反對公害居民運動的意願。

以下是1970年前後以來杜邦案的發展曆記。固然因爲篇幅的原因，我們節略了不少相關的記事。但是，就發表的部份而言，其中不完備與不精確的地方，也一定很多，有待進一步的訂正。如果談者和研究者能不吝批評教正，使這曆記更爲完整，是筆者最大的期望了。

■最初的暗流／彰化濱海工業區始末

1968年

美商遠東杜邦公司成立，行銷其在台關係企業所製造處理的產品，或從杜邦公司世界各地分公司進口產品銷售。

1970年

台灣杜邦公司成立，在中壢工業區從事電子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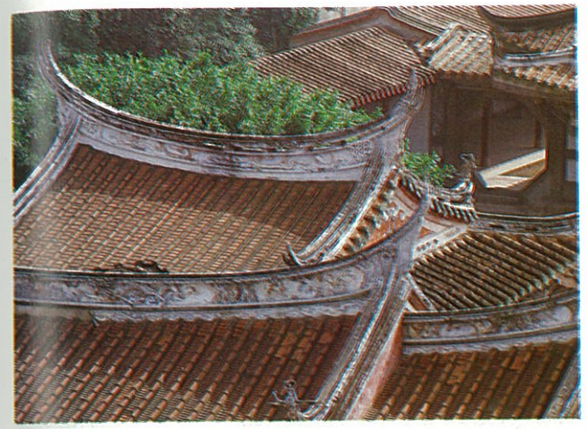
1976年

經濟部選定彰化沿海海埔地，做爲重化工業發展的廠地。

1977年

杜邦關係企業「杜台化學公司」成立，在龍潭生產「億力」、「萬靈」等農藥產品。

1978年



〔2月〕

彰化濱海工業區計劃陸續編定，面積 計六千多公頃。

1979年

〔4月〕

彰濱工業區第一階段進行開發。面積約3838公頃。

1981年

〔4月〕

由於購地投資意願低落，彰濱工業區開發計劃暫緩實施。自施工迄今已投下新台幣40億資金，辦理土地徵收、補償，以及各項開發工程。

〔11月〕

經濟部提出建議報告，對半途而廢的工業區，謀求解決之道。自開發彰濱工業區迄今，投資本息已達64億1千餘萬元。開發計劃至此停擺。

1984年

〔7月〕

2日　省政府公報載明：鈦白粉製造工業爲具有嚴重性公害或危險性工業。

1985年

〔5月〕

1日　行政院經建會決定，全面停止開發彰濱工業區。並試做緊急善後處理。

〔7月〕

31日　蔣經國總統在國家重要會議上表示：曾在幾年前交代不能開發彰濱工業區。並對於花費大筆公款使用不當，極表痛心。

■波浪來了／64億元投資的誘惑

〔8月〕

1日　經濟部宣佈：美商杜邦公司投資新台幣64億元，在我國設廠生產二氧化鈦。其中32億元作爲向我國採購機器設備的資金。

7日　環保單位對於經濟部門引以爲傲的杜邦公司投資生產二氧化鈦，採取保留態度。據環保官員指出：二氧化鈦廠是一項高污染性工業，並建議有關單位要求杜邦公司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10日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呼籲有關單位 愼重處理 杜邦公司 投資二氧化鈦廠設廠案，並提出聲明：1.希望杜邦公司公開其污染防治程度，並接受社會各界公評。2.建廠前應作環境影響評估。3.希望杜邦公司以美國防污標準設廠，切勿有雙重標準。

國立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於幼華教授表示：台灣已喪失廉價人力的條件，外商公司仍願來此，主要是看中我國的環保標準較低的因素。

19日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通過美商杜邦公司二氧化鈦設廠投資案。杜邦公司投資計劃總金額新台幣64億元，是歷年最大金額外人投資案。

■風雲湧動／簽名運動、北上陳情、民意調查

*1986*年

〔1月〕

5日　鹿港國中總務主任吳志郎，教師許漢卿與李棟樑等聘請化學專家召開記者會，講解二氧化鈦製作過程的污染，擬向經濟部和省政府陳情。

20日　鹿港鎭長候選人王福入發起反杜邦簽名運動。

〔2月〕

27日　新當選縣議員李棟樑發起反杜邦簽名運動。

〔3月〕

6日　一群署名「鹿港青年人」的讀者投書報紙，支持李棟樑的簽名運動。

7日　經濟部函省政府，指出：杜邦公司設廠生產二氧化鈦，爲便利其成品及原料運輸，請提前於77年年底完成道路改善。

9日　鹿港發起反杜邦陳情運動，簽名人數逾10萬，蓋章達16000人，預定 1500 人以30部大巴士北上向中央各級單位陳情

13日　「北上陳情案」經情治單位勸導，決定由李棟樑、鎭代表施性鐘、鹿港青商會會長許金浚、洛津里里長黃文秋等四人，共同携帶簽名冊北上陳情。結果面陳值日監委林亮雲、中央黨部電召工業局第五、七組組長前往說明。

18日　杜邦公司委託博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在鹿港從事民意調查。但事後未曾公佈調查報告。

20日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處長黎昌意在彰化表示：美商杜邦公司的公害情形，絕非外界傳言那麼可怕；且政府已有萬全準備。

21日　省主席抵鹿港視察，縣議員李棟樑當面陳情，說明地方各界拒絕杜邦公司的意見。

27日　彰化區漁會代表會議，一致反對杜邦公司在彰濱地區設廠。

28日　經濟部次長吳梅村表示：杜邦公司保證，防治污染的標準與美國一樣，民衆不宜情緒化的反對。

31日　下午 2 時，彰化縣府召開「商討濱海工業區設置特用化學品工業專業區有關事宜」會議，獲得結論：反對設置特別化學工業區及二氧化鈦工廠。

彰化縣議員李棟樑在鹿港召開記者會，責難經濟部不該核准杜邦公司在彰濱地區設廠事宜。

■激流中的漩渦／嚴重污染與絕對無害之間

〔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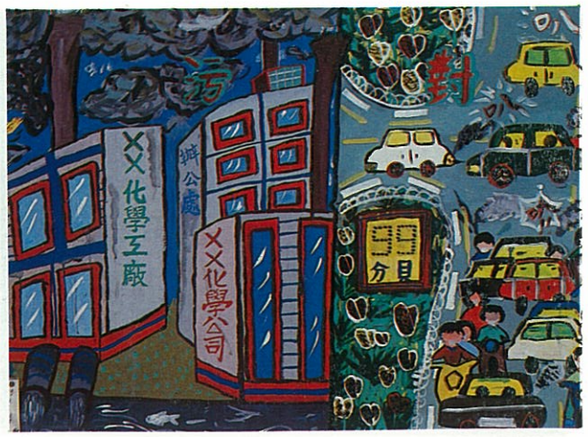
1日　經濟部工業局出版「工業污染防治」季刊第 5 卷第 2 期，刊出「歐市之環境政策與環境保護」乙文，介紹歐市部長會議在1973年11月22日通過的環境政策，文內載明二氧化鈦是嚴重污染的工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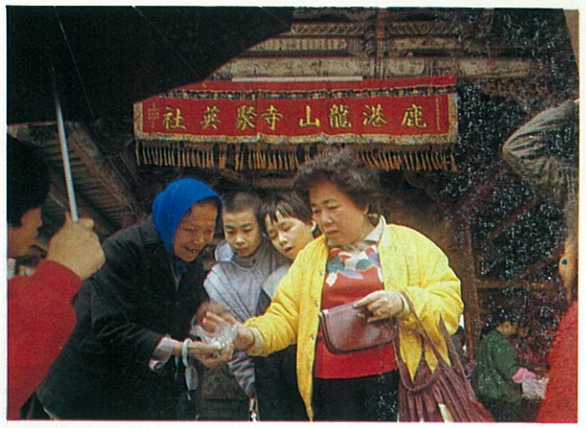
3日　經濟部工業局官員呼籲國人冷靜，切勿過度反應，否則將對社會、經濟造成損害，並指出二氧化鈦產品絕對無害。

杜邦公司招待鹿港地區記者 8 人參觀中壢電子廠、龍潭農藥廠。

4日　杜邦公司總行政管理部經理孟仲超保證，該公司的安全衛生一定做到「外界不可相信的地步」，並決定 4 月下旬舉辦聽證會。

彰化縣籍省的議員張朝權等 6 人





在省議會表明反對杜邦設廠案。

省環保局長呂世宗表示，中央決定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7日　縣長黃石城舉行記者會，指出彰濱工業區是錯誤的政策，並表示不贊成杜邦公司在該區設廠，同時希望地方民衆表明抗議的態度。

10日　李棟樑致函全彰化縣296名鄉鎮市民代表，籲請他們聲援鹿港地區民衆的反杜邦運動。

12日　彰化縣農會加入反杜邦運動的行列。

國民黨彰化縣黨部擴大革新會報通過建議，要求經濟部中止核准美國杜邦在彰濱工業區設廠，以免帶來公害，污染環境，並威脅全縣125萬民衆的健康及生命。

國際青商會75年度彰化區分會長會議一致決議：聯合抵制美國杜邦公司來彰化縣設立工廠。

14日　經濟部工業局長徐國安表示，杜邦生產的二氧化鈦是一種不具毒害性的化學產品。

15日　經濟部工業局、衛生署環保局決定派員赴美，參觀杜邦公司在美生產二氧化鈦的4座工廠。衛生署環保局反杜邦立場開始轉變。

21日　杜邦公司人事行政經理在鹿港表示：該公司爲防治污染公害，雖需耗費新台幣8億元，亦在所不惜。

23日　杜邦公司向中央環保局官員自稱有能力作好防治污染的工作，環保官員多持保留態度。

■青空下的暗影／從最高理念到最低實踐

25日　俞國華在第8次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閉幕式上致詞：「維持一個可居住的環境，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必須一起行動去達到這目的。並表示「我們一定要堅決的去恢復我們已受到破壞的環境」。主持會議的李國鼎說：「政府所能給人民最好的福利，就是有乾淨的空氣呼吸，有乾淨的水喝」

26日　全省地方議員講習會在嘉義中油訓練所舉行。白忠信、李棟樑向省主席邱創煥表明地方民衆反杜邦設廠的意見。

29日　省議員洪性榮在省政質詢時表示：彰濱地區民衆正計劃以「三戶一隻」拒馬的方式，籌組「拒馬隊」，以防堵杜邦公司前往設廠。

〔5月〕

2日　彰化縣九個國際扶輪社發表聯合聲明，反對杜邦公司在彰濱地區設廠。

3日　彰化縣長黃石城向來訪的經濟部工業局官員強調，彰化縣民反杜邦、反污染的嚴重性。

7日　在執政黨中常會上，蔣經國主席表示「凡是環境污染、資源污染、水污染或空氣污染都會直接影響國民生活與健康，必須利用各種科學、知識與方法，設法改善」。

8日　彰化縣黨政軍聯合聽證會，在縣文化中心舉辦，由縣議會議長陳紹輝主持。參加單位有經濟部工業局，衛生署環保局，省建設廳，縣政府、團管區、警察局、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人民團體代表與學者專家等，唯缺杜邦公司代表。會中工業局、環保局官員發言維護杜邦公司，遭與會民代全力譴責。

會場外有一百多位彰濱沿海漁民手持抗議標語欲進會場，遭警方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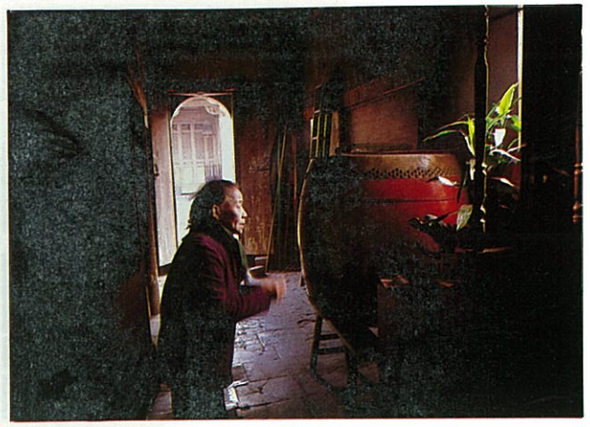
9日　鹿港鎮民代表施長溪，在鎮代會上要求鎮長王福入堅持競選時的反杜邦態度。

■起潮的時候／文化古鎮上的沖擊

10日　台灣省政府以最速件覆函經濟部，對於「爲便利杜邦公司設廠產品及原料運送而開闢道路」經費，說明省府無力負擔；省住都局並將其提到77年度「都市計劃區交通瓶頸地段道路改善計劃」申請補助。

11日　鹿港大專學生會（文青會）召開「第一次杜邦事件研討會」，由會長文化大學的尤彥閔主持，並邀李棟樑作專題演講。（民衆服務站中山堂三樓）

12日　鹿港海埔里廟會。對於鎮民



代表的指責在當選後放棄競選時反杜邦立場一事，鹿港鎮民王福入表示他在競選前後的身份不一樣，身爲一個政府機關首長不能直接參與陳情行動，何況情治單位正在注意「聚衆」的陳情活動。

15日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究所所長陳鎮東指出：美國杜邦公司在德拉瓦郡的二氧化鈦廠的污水成份，重金屬濃度遠超過我國環保環保單位所訂下的二級工業用水標準，也比目前嚴重污染的二仁溪水質爲差。

24日　民生報刊出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博士的文章：「污染問題——二氧化鈦廠」，強烈批評當今工業政策。

27日　經濟部長李達海要求民衆冷靜，不要把杜邦嚇跑了。

30日　鹿港地區各社團負責人，在新鹿港餐廳召開「彰化縣保護生態環境、維護文化古蹟看板製作籌備會」。

30日　立法院秘書處函李棟樑，對於３月13日的萬人聯名上書陳情案，表示該院應予受理。

彰化縣木工業職業工會全體理監事聯名上書，向經濟部長陳情，懇請終止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

■驚濤／太平洋西岸的浪花

〔６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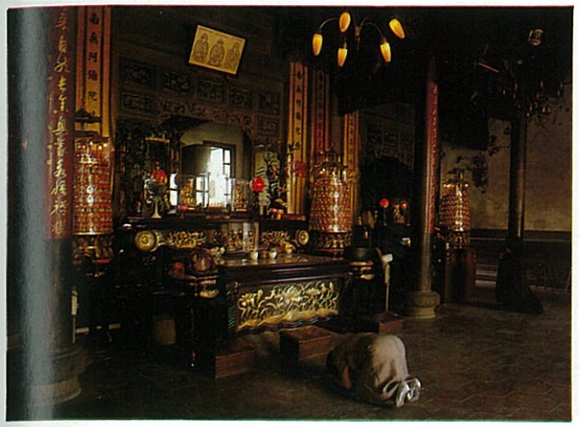
２日　台灣省議會審查通過洪性榮等28位省議員聯合提案，反對杜邦公司及69家農藥廠在彰濱工業區設廠。

３日　經濟部早已核准杜邦公司設廠消息傳出，彰化縣民群情憤慨，民間社團決定採取行動抵制。

經濟部工業局長徐國安證實，鹿港外環道路——中正路，是爲方便杜邦公司而提前闢建的。

４日　鹿港鎮民施世明到鎮公所前舉白布條抗議鎮長王福入應邀訪美參觀杜邦公司。

５日　經濟部工業局與中央環保局組成的赴美杜邦公司考察團啓程。



團員尚包括彰化地方人士及記者。縣議會議長陳紹輝、議員李棟樑拒絕參加。

７日　27位省議員聯名向中央表示堅決反對杜邦公司設廠，以免禍及後代子孫。

８日　鹿港鎮雕刻從業者與青峰登山會會員聯名散發「又來一大毒：二氧化鈦眞象」傳單，表明反杜邦污染的決心。

10日　鹿港鎮民施世明因持白布條抗議鎮長赴美訪問杜邦公司，遭鹿港警分局處罰鍰2,400元，施世明認爲警方處置不當，將在６月16日向省議會陳情。

14日　在美國發行的華文報紙中報載：杜邦公司的四位高級代表上月特地由德拉瓦趕到紐約，與正在美國訪問的台灣黨外立委許榮淑見面，懇談三、四小時。並表示該公司台灣代表將與許榮淑等黨外人士召開公聽會，希望讓民衆了解杜邦公司的二氧化鈦並不會污染彰化濱海地區。

17日　鹿港鎮代會主席葉萬崇單獨由美返台。並表示：「杜邦公司很可能成爲鹿港沿海漁業的救星」。

19日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發起聲援反對杜邦公司假彰濱工業區設廠」提案。

20日　赴美考察杜邦污染防治的訪問團返國。

■波瀾壯濶／我愛鹿港，不要杜邦

23日　下午二時鹿港鎮民施世明帶８歲幼兒再次到鎮公所高舉布條，要求鎮長王福入報告赴美考察杜邦公司的經過。

彰化縣黨部舉辦增額中央民代黨內候選人提名作業評鑑會，登記立委20人，出席15人，多數提出反杜邦言論爲爭取提名參選的政見。

24日　上午８時30分，一千多位居民陸續群集「文武廟」旁空地。半數穿著印有「我愛鹿港，不要杜邦」標語的運動衫。

上午10時，民衆高舉反公害、反杜邦的標語板、布條，約40塊。

10時40分，民衆衝開警察制止，高舉抗議板、布條沿中山路向天后宮方向邁進，展開本省第一次歷史性的反公害示威遊行，沿途民衆、住家歡呼、拍手、燃放鞭炮助勢。示威行列並高喊「我愛鹿港，不要杜邦」「反對杜邦，鹿港萬歲」等口號。

11時20分，天后宮前鞭炮聲不絕於耳，炮煙瀰漫，遊行隊伍高呼口號穿過煙霧，在天后宮前結束示威，李棟樑向民衆發表談話。

下午3時，李棟樑、粘錫麟一行在彰化縣議會餐廳與團管區司令金夢石會面，針對杜邦公司設廠事，雙方各提出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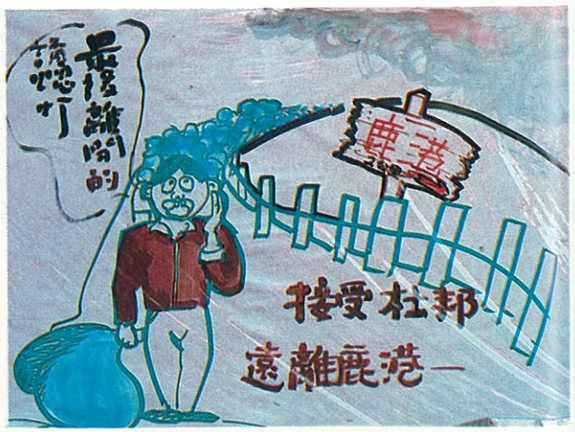
杜邦公司舉行記者會，該公司總經理柯思錄表示：在美國的二氧化鈦廠所排放的廢水比原水更乾淨，僅水溫昇高約5℃。廢棄物將依美國方式，運送到離岸約160公里的外海散除，不會影響沿海資源。（按:160公里外海，約在大陸福建省沿海）彰化縣長黃石城赴美訪問回國表示：中央應在維護自然生態、縣民生命及健康的考量下，審慎地評估其可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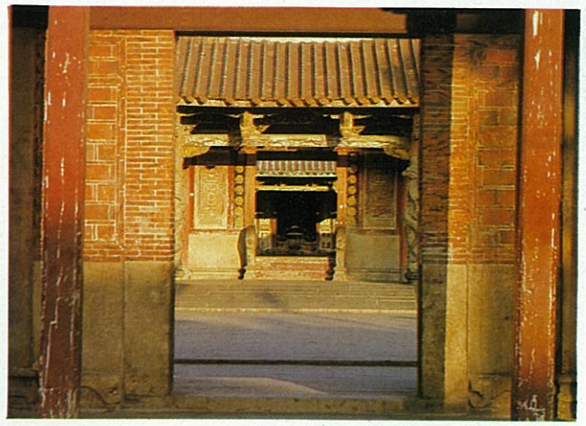
經濟部工業局有關官員表示，杜邦公司祇要能通過環境品質評估，達到設廠安全需求，工業局將樂見其成。

■怒浪／比海水還重的毒性

25日　監察院指派張大勇委員調查美商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廠，是否涉及環境污染情事。

經濟部官員對於杜邦公司在6月24日記者會上所稱：「排放的廢水比原水更乾淨」，表示異議，他說：雖然在理論上二氧化鈦廠排放的漿狀氯鐵化合物已經過酸鹼質中和的手續，但並不代表這種廢棄物不含毒性；且此種廢棄物的比重可能較海水重，一旦無法在海中有效擴散，在海底形成淤積的「底泥」，將使我國西南沿海大陸棚裡的海生物無法棲息，甚至日漸稀少。





彰化縣長黃石城在縣府表示：不歡迎破壞自然生態環境以及危害縣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工業。

下午7時，鹿港地區義勇消防隊年度例行餐會，鎮長王福入應邀參加，與反杜邦的義消人員發生爭論。他強調彰濱工業區已將杜邦公司設廠用地賣給該公司，設廠已成定局。

26日　行政院表示：美商杜邦公司擬來台投資設立二氧化鈦廠，除引進最新的污染控制技術外，並保證符合或高於我國政府規定的標準。並指出，該公司來台生產二氧化鈦將大有助於我國油漆工業升級，增加就業機會。

中國時報社論「爲什麼杜邦非要不可」批評當局對待此事的態度。「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並將該社論印成傳單，散發給民衆閱讀。

下午6時，鹿港分局派福興分駐所主管黃達民向李棟樑太太提出警告，據稱該單位已掌握「有力線索」與「可靠消息」，有人將對李棟樑採取不利手段，且可能有「林宅血案」式的悲劇發生。

原本預定以20輛遊覽車，動員一千餘人向行政院陳情的反杜邦陳情團，由於消息走漏，爲情治單位得知。團管區司令金夢石出面「勸導」，因而放棄6月27日的北上之行。

■失落的海洋／站立在不同的標準上

27日　彰化縣長黃石城會同縣境各機關首長與中央、省級民代，到台北晉見行政院長俞國華與經濟部長李達海，建議中央停止美國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廠生產。

鹿港鎮長王福入及福興鄉長粘富雄爲了「解決杜邦公司興建二氧化鈦廠的運輸需要」而開路事，表示：歡迎中央及省府撥款開闢中正路。因爲這條路是爲美國杜邦公司開闢的，鄉鎮公所不但不可能征收工

（鹿港風情剪影／林柏樑攝）

程受益費，也無法負擔工程配合款，希望上級政府全額補助工程費。

彰化縣各級民意代表及反杜邦設廠人士李棟樑6人，在台北與經濟部長李達海會談。李達海說明政府絕對尊重民意，將會把縣民意見，反映給杜邦公司；並表示杜邦設廠尚未成定局。

27日　台北市彰化縣同鄉會函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表明支持鄉親反對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立二氧化鈦廠，並願全力配合支援地方行動。

28日　美國紐澤西州環保部水資源組主管薛信夫，在台大環工所以「從二氧化鈦設廠談美國環保法案擬定和執行」爲題，發表演講。他指出：防治污染的依據不應以美國爲標準，因爲美國各州標準不一，且台灣地小人稠，更應採取嚴格標準。

28日　對於本月26日情治單位的「勸告」，李棟樑不以爲然，特發表聲明。台灣省漁會理事會議，在高雄市皇都飯店召開。彰化區漁會理事陳景祥（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委員）當場高舉抗議杜邦設廠布條，散發反公害傳單，並發表演說，呼籲全省漁業界注意海洋生態，反省盲目的工業發展對於農漁業界所帶來的危機。

■前浪依舊澎湃／傳單、評估與說明

29日　下午7時，立法委員許榮淑在鹿港國小舉辦「反杜邦說明會」。監察委員尤清等公政會公職人員多人參加。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長黎昌意表示：政府是在已經評估過美國杜邦公司防治污染計劃符合國際標準後，才核准它來華投資設廠。

鹿港街頭出現四份傳單，其中兩張署名「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一張爲「反公害運動支援會」另一張爲「一群鹿港的出外人」，分別指責經濟政策、環保政策，並要求行使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創制權——全民投票。

30日　中央環保局要求杜邦公司針

（反杜邦兒童畫／蔡明德攝）

過去　飛利浦發明了雷射唱盤，使它成爲今日聆賞音樂之新標準。

今天　飛利浦再度領先，推出CD650，爲您創造評鑑ＣＤ音源之新標準。

興奮　您會爲CD650的功能感到無比興奮，FTS電腦選曲功能，讓您可以預先儲存高達226張ＣＤ唱片之重播順序，日後重播任何一張ＣＤ唱片，一按FTS功能，電腦便自動重播您設定順序。

沸騰　先進的16比特(bit)，４倍取樣設計，使重播動態範圍擴大8dB，使您感覺柴可夫司基的1812的炮聲把您的揚聲器幾乎撕破的滿足感。

完美　CD650突破性之CDM２懸浮驅動組件，完全解決了共振的問題，德國"Stereoplay"雜誌在６月份發表之測試結果，CD650創下了116dB紀錄性之訊噪比，已經接近了技術性之極限。

獨一無二的純白及數碼濾波双輸出系統，讓您選擇最合意的音色。

CD304　CD350　CD150

飛利浦數位雷射唱盤

全省展示服務中心：
台北總公司：敦化北路150號　展示中心(02)715-5105
台中營業處：三民路２段44號(04)224-2790
台南營業處：小東路248-2號(06)234-7647

開罐開瓶就開心……
清涼 雪士達® 大請客
再來2罐
直接向零售店兌換
〝5元折價〞再買1罐可折價5元
再來1瓶
直接向零售店兌換
〝10元折價〞
再買1瓶可折價10元
中獎率奇高
祝您好運
即日起
當場買，當場中獎
開罐開瓶就開心
來！現在就買1罐瓶，試試您的好運氣。
風行美國百年・名牌飲料巨星
Shasta 雪士達® 可樂／汽水
家鄉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三路18號 TEL:(04)2522158
Produ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Shasta Beverages, Inc. Hayward, CA
可樂 櫻桃可樂 巧克力可樂 麥根可樂 檸檬汽水

鹿港人失望了，又不歡迎杜邦設廠，只好被迫走上街頭！

對其擬在台投資的二氧化鈦廠作詳盡的環境影響評估。環保局並將對彰濱地區民衆進行爲期一年的民意調查。據了解，杜邦已委託中鼎工程顧問公司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杜邦公司計劃，九月初在台灣舉辦一次公證會，向彰濱地區民衆和政府等公開說明多項有關事宜。

〔7月〕

1日　彰化區漁會舉行漁民節慶祝大會，與會人士異口同聲提出反杜邦、反污染的堅決主張。

2日　環保局與工業局合組的赴美杜邦考察團，將參觀見聞向決策當局提出報告，並指出：二氧化鈦廠產生的廢水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

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上書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請他制止杜邦公司在彰濱工業區設廠。

杜邦公司在台幹部前往經濟部工業局與局長徐國安商談，希望知道政府對該公司投資案的看法。

穿著「我愛鹿港，不要杜邦」運動衫的鹿港青年十多人，自上午開始分別在經濟部工業局、火車站、杜邦公司門口散發反杜邦傳單。

■後浪會不會再起／要給予人民信心

3日　行政院長俞國華在行政院院會上表示，關於杜邦公司設廠事，必待有關機構將來對地方人士詳加說明，確能消除民衆顧慮後始准建廠。

天后宮前，一場公害幻燈演講會上，粘錫麟老師呼籲大家團結起來反對杜邦。

國立台灣大學15位學生利用暑假，專程前往鹿港，加入反杜邦運動行列。並發表聲明。

4日　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趙耀東，在新聞局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污染性工廠若能有效控制，政府仍應准許杜邦公司設廠生產二氧化鈦。

鹿港地區民衆60人穿著反杜邦制服，由李棟樑陪同，前往行政院新聞局欲見趙耀東遭拒，由新聞局長張京育代表接見。隨後到立法院、監察院陳情。並且到杜邦公司贈送完好雞蛋一籃。

7日　李棟樑拜訪彰化縣黨部主委傅忠雄，對於鹿港民衆服務站發起成立另一反杜邦組織提出不同意見。

國立台灣大學學生與鹿港大專文青會學生，預定合辦「知識青年杜邦事件座談會」，却突然由文青會片面取消，理由不詳。情治單位表示與其無關。

9日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地質研究所所長陳鎭東公佈他所搜集的1969～1983年美國杜邦公司二氧化鈦廠的廢液成份表，證實二氧化鈦在生產過程中所可能帶來毒害的嚴重性。

鹿港警分局認爲中山路兩側的反杜邦、反污染看板「影響市容觀瞻，妨害交通安全」，自行派員拆除。

由鹿港民衆服務站發起的「鹿港鎭各界阻止杜邦公司設廠行動委員會籌備會」，原已預定在彰化區漁會二樓會議室舉行，却臨時決定取消。

10日　行政院院會通過成立超部會的「環境保護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林洋港、經建會主委趙耀東任正、副召集人，以推動全國行政會議有關「加強環境保護，防治污染公害」的決議。

11日　民生報刊出中研院院長吳大猷博士所撰寫的「人民的信心」一文，該文立於民衆立場，批評有關單位對於杜邦公司設廠事的態度。

鹿港鎭小孩。攝影■李文吉

「反杜邦」

攝影筆記

從 3 月到 7 月
蔡明德往返在
台北、鹿港的途中
十來次了吧
他的心
隨着古鎮的民情
愈來愈滾燙
愈絞痛
他的鏡頭
却冷靜的記錄了
這場使他成長的
風暴

攝影／撰文■蔡明德

1 要古蹟，還是杜邦？

「黑色鹿港」、「一府、二『毒』、三艋舺」……，這些放置在鹿港龍山寺廣場的反杜邦海報，那麼的醒目、耀眼。但在這座台灣最富有藝術價值的古建築中，終究顯得極度的不協調。

這許多張海報，是 6 月 7 日由「反杜邦文宣總部」推出的，分別安置在龍山寺和文武廟。海報內容裏有關鹿港古蹟即將遭到工業污染的控訴，尤其引人側目。

李棟樑寫給鄉親的一封公開信中，曾有這麼一段話：「在先進國家，如美國的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和日本的京都，都被該國列入文化古蹟維護區，明定在百公里內不准設立工廠，何況嚴重污染性的工廠？」

幾年前，鹿港已被內政部列爲古蹟保護區了，每年編有千萬的經費來維修；如今經濟部却慨然允諾杜邦來鹿港設廠。這不是一個矛盾與諷刺嗎？在全世界一片維護先民文化古蹟的聲浪中，我們對自己的古蹟保護區，却採取了這樣輕率粗暴的手段。

我們要古蹟，還是杜邦？

2 蔣總統也痛心

陽光躲起來了，一片鬱悶的氣息籠罩著大地。6月的一個死寂的午后，在通往彰濱工業區的四十米大道旁，我看到了這幾棟荒蕪了的建築。這是民國70年彰濱工業區的開發宣告停擺後，榮工處所遺留下來的。

停下機車，迎接我的是幾聲凄厲的犬吠；一個管理員模樣的人，從房裡探出頭來，瞧了我一眼，除此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想當年，這裡聚集了四百多位工程人員，是如何的熱鬧，而今他們安在呢？

錯誤的決策比貪污還嚴重，將近七十億的經費，就像投入大海一般，無影無踪。難怪蔣總統在去年7月也表示，對於經濟部開發彰濱工業區，不當使用大筆公款，深表痛心。

我在想，如果明年3月，杜邦的二氧化鈦廠一開工，這裡大概又可恢復一番繁榮的景象吧！只是，鹿港人會像以前迎接彰濱的開發一般，熱情地歡迎它嗎？

3 反杜邦文宣總部

爲了拒絕杜邦的設廠，今年6月初，「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在李棟樑家中成立了「反杜邦文宣總部」，展開了一系列反工業污染的文宣工作，使他們的聲浪沸騰了全國。

其中較受注目的，就是6月7日推出的100餘張反杜邦海報看板，以及策劃了6月24日示威遊行。

這期間，文宣總部就如同一個參謀指揮中心，既忙碌、又緊張。好幾次，我看到文宣人員爲了海報、傳單的適時推出，徹夜不眠的工作；我也常看到鹿港民衆送來肉乾、飲料、麵包，慰問文宣人員。另外，支持反杜邦運動的信函、電話，更是絡繹不絕。

這次，「反杜邦文宣總部」不僅發揮了高度的教育與宣導的功能，同時也凝聚了大部份的民意，作了適切的表達。7月4日，行政院俞院長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杜邦建廠的先決條件，必待地方人士的顧慮完全消除；因此，建廠工作短期內不會實施。」這句話確曾安慰了若干人心，但由於它並沒有肯定的否決了杜邦設廠的可能，因此，鹿港人的反杜邦活動，一時間大概還不會結束吧。「反杜邦文宣總部」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4 主人翁的心聲

6月4日上午九時，來自鹿港、福興兩鄉鎮的三百多位中、小學生，由老師帶領，集合在文武廟的廣場上，揮起彩筆，興緻高昂地繪製巨幅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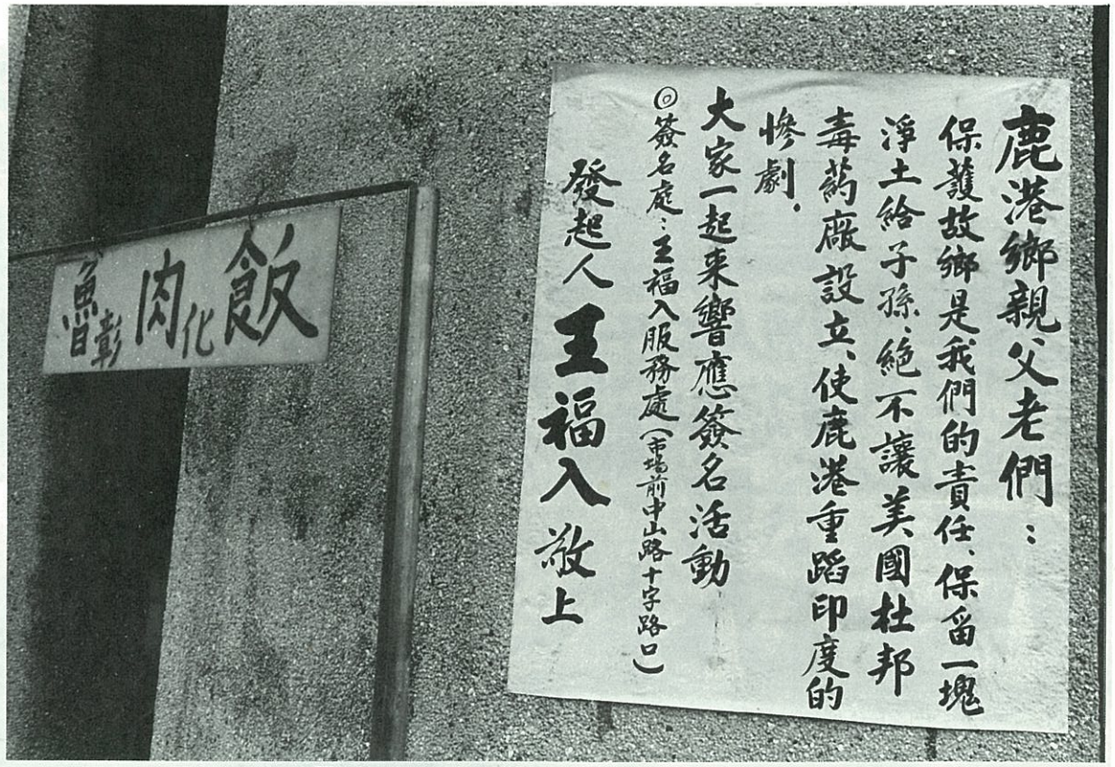
這次反污染的繪畫活動，由「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策劃，鹿港青商會主辦。

那天上午，艷陽高照，學生們一個個在樹蔭下，認眞的揮動着筆墨，有人畫出一座冒著黑煙、排著污水的工廠，並寫下「魚兒不見了，鳥兒也飛了」的抗議；有人將工廠的烟囪畫成骷髏的形狀，鹿港人正害怕地大喊「救命」……內容既豐富又感人。其中有不少學生將畫面的工廠加上「杜邦」二字。

但是，當我吃過午飯，再回到活動現場時，畫幅上的「杜邦」二字忽然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化學公司」。這時有兩個民衆指著一位國小老師大聲地說：「我們不了解，你爲何要這樣做？即使你不反杜邦，也沒有權利命令所有的學生將杜邦二字塗掉啊——」那位老師啞口無言的愣在那裏。鹿港青商會會長許金浚恐生事端，立刻出面排解，才結束了這場意外的紛爭。

下午4時，54張看板整齊地被架設在文武廟外的馬路旁，十分壯觀。仔細地再瀏覽了一遍看板，發現仍有「二氧化鈦」的字樣留在部份看板上。

我不知道這些未來的主人翁懂不懂「杜邦」或是「二氧化鈦」的意義，但最起碼，他們表達了小小心靈對生態環境的關懷，對工業污染的抗議。我深信這是一次很好的保護生態環境的教育。



5「選舉秀」？

這張照片，是我在採訪「反杜邦運動」過程中，所拍下的第一張照片。

那是今年3月19日的事了。當初我只是驚訝於鹿港竟有16000名居民聯名請願，反對杜邦設廠；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趁著在台中採訪的空檔，我專程去了一趟鹿港。

那天午后二點，我在中山路旁的一根牆柱上，看到了這張褪了色的海報。當時由於「反杜邦運動」的消息，仍然只是停留在報紙的地方版，常居台北的我，對整個事件是全然陌生的。我特地請教了路旁的一位水果販仔，想了解這張海報的原因。他很詳細地告訴我：「王福入是現任的鹿港鎮長，前不久的選舉，伊首先發起了反杜邦的簽名運動，誰知道選舉過後，也不知爲什麼，伊的簽名運動就無聲無息了。」

隨後我又拜訪了一些人，才明白原來今年二月，鹿港的縣議員及鎮長選舉，所有的候選人幾乎都以「反杜邦」作爲競選的訴求。但是，到目前爲止，能够積極實行競選諾言，堅持反對杜邦的，也許就只有縣議員當選人李棟樑一人了。一位居民告訴我，3月13日那次「萬人簽名，北上陳情。」就是李棟樑發起的，並選派了四名代表北上；王福入鎮長則以公要爲由，沒有同行。

今年六月初，由於反杜邦的民情高漲，我又去了鹿港。我看到李棟樑因拒絕參加「赴美杜邦訪問團」，贏得了許多鎮民的支持和讚譽；王福入則因參加了訪問團，而招來了不少鎮民的責備和抗議。

6月4日上午，在鹿港天喜市場經營自助餐的施世明，在鎮公所前手持巨幅標語，抗議王福入鎮長訪問杜邦之行。6月23日下午，施世明又到鎮公所高舉抗議布條，要求鎮長報告赴美考察杜邦的經過。

事後，我訪問了施世明，他說：「鎮長違背了競選的諾言，我身爲鹿港鎮民，當然有權利表達我的意見。」

從「王福入事件」，我深深體會了鹿港人反杜邦的堅定態度，絕不是某位官員所說的——情緒性的反應。

鹿港的民意，應該被認眞的估量了。

4 主人翁的心聲

6月4日上午九時，來自鹿港、福興兩鄉鎮的三百多位中、小學生，由老師帶領，集合在文武廟的廣場上，揮起彩筆，興緻高昂地繪製巨幅看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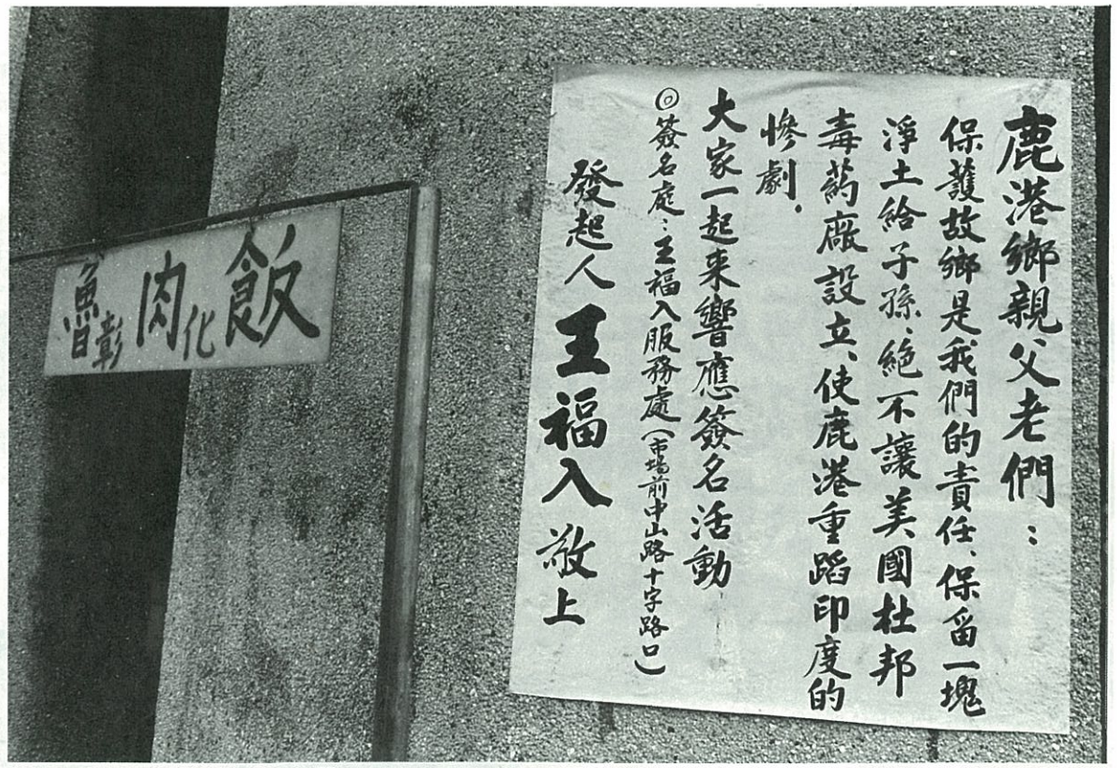
這次反污染的繪畫活動，由「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策劃，鹿港青商會主辦。

那天上午，艷陽高照，學生們一個個在樹蔭下，認眞的揮動着筆墨，有人畫出一座冒著黑煙、排著污水的工廠，並寫下「魚兒不見了，鳥兒也飛了」的抗議；有人將工廠的烟囪畫成骷髏的形狀，鹿港人正害怕地大喊「救命」……內容既豐富又感人。其中有不少學生將畫面的工廠加上「杜邦」二字。

但是，當我吃過午飯，再回到活動現場時，畫幅上的「杜邦」二字忽然失去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化學公司」。這時有兩個民衆指著一位國小老師大聲地說：「我們不了解，你爲何要這樣做？即使你不反杜邦，也沒有權利命令所有的學生將杜邦二字塗掉啊——」那位老師啞口無言的愣在那裏。鹿港青商會會長許金浚恐生事端，立刻出面排解，才結束了這場意外的紛爭。

下午4時，54張看板整齊地被架設在文武廟外的馬路旁，十分壯觀。仔細地再瀏覽了一遍看板，發現仍有「二氧化鈦」的字樣留在部份看板上。

我不知道這些未來的主人翁懂不懂「杜邦」或是「二氧化鈦」的意義，但最起碼，他們表達了小小心靈對生態環境的關懷，對工業污染的抗議。我深信這是一次很好的保護生態環境的教育。



5「選舉秀」？

這張照片，是我在採訪「反杜邦運動」過程中，所拍下的第一張照片。

那是今年3月19日的事了。當初我只是驚訝於鹿港竟有16000名居民聯名請願，反對杜邦設廠；這實在不是一件小事。趁著在台中採訪的空檔，我專程去了一趟鹿港。

那天午后二點，我在中山路旁的一根牆柱上，看到了這張褪了色的海報。當時由於「反杜邦運動」的消息，仍然只是停留在報紙的地方版，常居台北的我，對整個事件是全然陌生的。我特地請教了路旁的一位水果販仔，想了解這張海報的原因。他很詳細地告訴我：「王福入是現任的鹿港鎮長，前不久的選舉，伊首先發起了反杜邦的簽名運動，誰知道選舉過後，也不知爲什麼，伊的簽名運動就無聲無息了。」

隨後我又拜訪了一些人，才明白原來今年二月，鹿港的縣議員及鎮長選舉，所有的候選人幾乎都以「反杜邦」作爲競選的訴求。但是，到目前爲止，能够積極實行競選諾言，堅持反對杜邦的，也許就只有縣議員當選人李棟樑一人了。一位居民告訴我，3月13日那次「萬人簽名，北上陳情。」就是李棟樑發起的，並選派了四名代表北上；王福入鎮長則以公要爲由，沒有同行。

今年六月初，由於反杜邦的民情高漲，我又去了鹿港。我看到李棟樑因拒絕參加「赴美杜邦訪問團」，贏得了許多鎮民的支持和讚譽；王福入則因參加了訪問團，而招來了不少鎮民的責備和抗議。

6月4日上午，在鹿港天喜市場經營自助餐的施世明，在鎮公所前手持巨幅標語，抗議王福入鎮長訪問杜邦之行。6月23日下午，施世明又到鎮公所高舉抗議布條，要求鎮長報告赴美考察杜邦的經過。

事後，我訪問了施世明，他說：「鎮長違背了競選的諾言，我身爲鹿港鎮民，當然有權利表達我的意見。」

從「王福入事件」，我深深體會了鹿港人反杜邦的堅定態度，絕不是某位官員所說的——情緒性的反應。

鹿港的民意，應該被認眞的估量了。

6 讓我們活下去

這是台灣民間爲了爭取環境生存權，自發性的一次大規模街頭示威遊行。

6月23日晚上，接到了「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的電話，要我第二天上午8點前，務必趕到鹿港。

24日上午7點，我提前抵達了鹿港。當時李棟樑家中正聚集了十多個民衆，等待領取印有「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運動衫。李棟樑忙著打電話連絡參加遊行的人。他的秘書粘錫麟告訴我，這次遊行的策劃與籌備，前後只花了8小時。爲了避免無謂的干擾，他們是相當愼重的。

上午9時30分，文武廟前的馬路兩旁已經集結了四、五百位群衆。有穿皮鞋的，有穿拖鞋的，甚至也有打赤脚的；但大部份的人，都穿上了印有「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運動衫。這時，警察與情治人員也陸續趕到現場，蒐證的錄影機，迫不及待地忙了起來。

群衆愈來愈多了。鹿港分局長鄒超華緊張地和李棟樑進行溝通，希望他勸阻民衆的遊行活動。但情緒激昂的民衆已按捺不住地舉起標語、布條、沿著中山路大步走了出去。

遊行隊伍行進約一百公尺時，鄒分局長攔在隊伍前面，要求民衆立刻解散，但沒有人願意。站在隊伍最前排，現年33歲，以討海爲生的楊文徹激動的說：「我們只是要活下去，又不是反政府，爲什麼不能遊行抗議。」

只僵持了一、二分鐘，隊伍又繼續前進了。他們開始高呼口號，「杜邦滾出去！」、「我們不要污染！」、「我們愛鹿港！」、「讓我們活下去！」

這時，街道兩旁的住家、商店紛紛燃放長串鞭炮，並報以熱烈的、支持的掌聲。隊伍如滾雪球般的壯大起來。十二時許，來到天后宮前的廣場，造成了遊行的高潮；民衆在鞭炮聲、口號聲、掌聲中結束了這次感人的遊行。

解散前，李棟樑告訴民衆：「若是有人受到情治單位的約談，請立刻通知我，一切由我負責。」

這次遊行，馬上變成了鹿港人茶餘飯後的話題，參加的人會說：「應該再走到鎭公所去抗議的……。」；沒有參加的人則說：「爲什麼都不通知我呢？」……

7 一種尊嚴

示威遊行結束後，我看到好些個老人仍舊站在天后宮前的廣場，他們的年紀從50歲到70歲都有。由於身上穿著「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運動衫，大家都很明白，他們參加了今天的遊行。

經過攀談，原來他們來自線西鄉沿海一帶，世代都以討海爲生。對於不久前的西施舌中毒事件以及綠牡蠣事件，他們懷有莫明的恐懼；對於杜邦設廠一事更是不能接受。一位七十歲的老人忿忿的說：「沒有杜邦，我們不是一樣的生活？爲什麼，我們這些打魚的、插蚵的，就不如杜邦？」

接他們回家的車子來了，他們依序上了車。望著逐漸遠去的車身，我心中不由一陣悸動：他們爲自己的生存活出了一種尊嚴；他們是屬於這大地與海岸的：誰也不能個忽視他們！

8 紀老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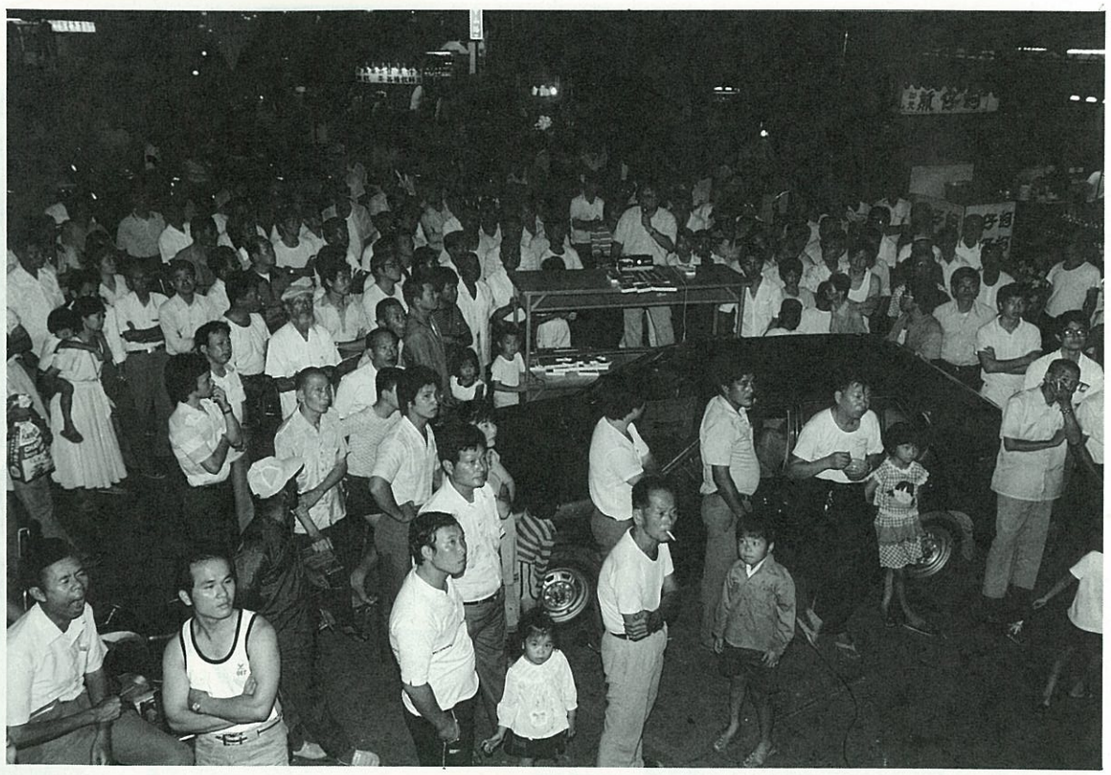
在老一輩的鹿港人中，今年七十六歲的紀李招治老太太，是最用力氣支持反杜邦運動的一位老將了。

第一次知道紀老太太，來自報章雜誌的報導。她向記者說：「若是杜邦來了，我們有一些老人將跳海自殺，以示抗議。」後來，我認識了她，她依舊以堅定的口吻，告訴我這句話。

我在鹿港採訪期間，三兩天總會看到紀老太太來到李棟樑家中，她給李棟樑打氣，要他堅持反杜邦的立場，千萬不能妥協。

紀老太太總是把杜邦公司比擬成在印度闖下大禍的農藥廠，她擔心杜邦會給鹿港帶來災害，遺禍子孫。她告訴我：「我年紀大，死了無所謂，但咱們的子孫還必須活下去啊！」

紀老太太，若是杜邦眞的來了，我們絕不願意看到您去跳海；因爲您曾告訴我，您的身體很好，可以活到一百歲。



9 街頭公害演講會

仲夏炎熱的夜晚，鹿港的鄉親父老們齊聚在媽祖廟口的戲台下，他們不是看戲，也不是聽歌，而是在學習——認識公害。

什麼是「水俣病」？台中大里鄉的三晃農藥廠如何肆虐鄉里？杜邦的二氧化鈦廠會帶來那些污染？透過反公害人士陳秀賢的說明，搭配幻燈片的介紹，民衆很清楚的認識了公害的可怕，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

演講會結束後，「彰化縣公害防治協會籌備會」的人員，開始在現場義賣印有反杜邦標幟的運動衫；這項義賣，迅速被群衆搶購一空了。更有許多來自沿海鄉鎮的漁民，向防治協會的人要求說：「是不是可以來我們村裡辦一場？」

誰說鹿港人是盲目的、情緒的反杜邦？公害防治的知識又豈是環保官員或專家學者的私產？在飽受公害鞭笞的美麗鄉土上，鹿港人反杜邦的模式，是值得大家正視的。

10 吃蚵仔長大的孩子

晴空萬里，陽光普照大地。六月二十八日上午八點，我坐著粘厝庄漁民粘秋雄先生的「蚵仔車」，來到粘厝庄的海邊。一望無際的蚵田佔據了我的視野，一輛又一輛的蚵車滿載而歸，呈現出一片豐實富厚的景象。

相信到過鹿港的人，都會到媽祖廟口的攤位上，吃那又肥又美的蚵仔煎。鹿港的蚵仔名聞全省，鹿港人也都以蚵仔自豪；甚至許多蚵民這麼說：「我們都是吃蚵仔長大的。」而今，只因爲杜邦要來，他們開始爲蚵仔的前途感到憂心忡忡。事實上，南部的綠牡蠣事件，已使他們飽受傷害，他們再也禁不起任何打擊了。

然而，鹿港的蚵仔還沒有變綠，依舊鮮美、柔嫩。此時，大人們戴著斗笠、穿著長統膠鞋，在蚵田裡工作；小孩子則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在蚵田裡戲耍。

當我要爲他們拍照的時候，他們既喜歡又害羞，一陣推推拉拉之後，終於擺好這個姿勢，讓我按下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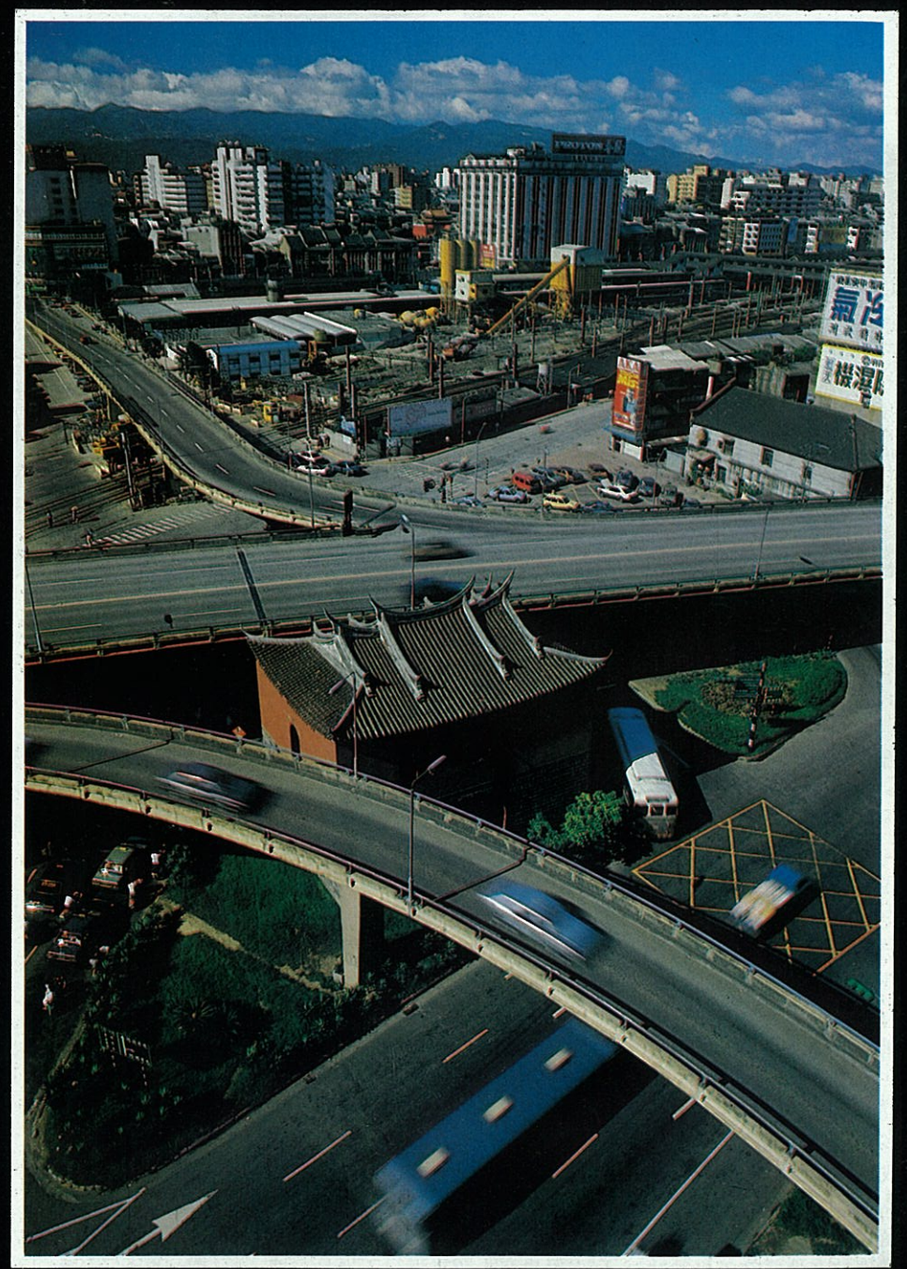
看著他們臉上天眞、憨厚的笑容，我在想：如果杜邦眞的來了，這些「吃蚵仔長大的孩子」，是否還能無憂無慮地在蚵田裡嬉戲呢？♧

傲立在蒼茫的歲月中

「浩劫餘生」話古蹟

當你站立在鄭成功駐足過的赤嵌樓上
穿越過劉銘傳出入過的北門城門時
你將有什麼感覺？
是古往今來的蒼茫？是江山有待的深情？
還是天地悠悠的浩瀚呢？……
當你聽說，工業污染的杜邦
正要進駐歷史文化的鹿港；
當你想到，最最西化的樂園
即將跨過一級古蹟的億載金城，
你又有什麼感想？
你知道台灣有多少古蹟嗎？
它們正分別遭遇了怎樣的命運？……

攝影■林柏樑　撰文■李乾朗



古蹟是歷史活生生的見證，如果你有一些歷史概念，又常在古蹟中穿梭，必然會有與歷史的電流交會的經驗

古蹟是歷史的見證。在歲月無情的剝蝕中，它傲然佇立，具體而微地展現著一種生活的形態，一抹文化的刻痕，乃至一個事件的背景。置身其間或親炙其物，總令人如歷其境地將自己融入這段過去的時空裡，讓自己與歷史人物作一次對話，與歷史興衰作一次交流；就如同每個人都有舊地重遊的感觸。那古老的記憶會再度奔湧出來，在眼前、在心頭，流連徘徊……，古蹟就是這種群體記憶的歷史現場。在台灣，三百多年來開拓並建設了這塊土地的鄭成功與劉銘傳，相信是家喻戶曉的；然而人們可知道，台灣現在還遺留著他們足跡曾經踏過的古蹟嗎？當你站在他們當年也曾站立過的古蹟上時，你將有什麼感覺？是往來古今的蒼茫？是江山有待的深情？還是天地悠悠的浩瀚呢？

台南赤嵌樓的紅磚平台上，就是鄭成功曾經昂然佇立的地方；而台北的北門城門，也是劉銘傳坐轎子出入的地方。如果你有機會接近它們，如果你知道這些背景，如果你來叩訪，一種繼往開來的歷史的感應，自然而然會流過你的全身，浸潤著你，納入這一長遠廣大的時空。

這幾年來，在學者專家的呼籲和傳播媒體的討論中，古蹟保護似乎逐漸被朝野各界所重視了，實際的修護工作也有部份在進行，但眞正有多少人確實了解到古蹟維護的眞諦呢？八年前，台北敦化南路的林安泰古宅面臨拆遷時，有心人曾大聲疾呼，應該妥善的保存它、維護它；但也有人認爲那只不過是一棟破落的宅院而已，何必大驚小怪？甚至還有人以抱殘守缺、妨害進步的觀點來看待這件事。如今，這棟跨過了歷史的滄桑，却抵不過人爲的劫數：被現代建築唐突了的安平古堡，彷若一隻利劍揷入心中。

「第一等不仁不義，兄弟爭田！」台南縣最精美的麻豆林宅，長房擅自將祖產留給他的左半舍拆除，與建築商合建一排販厝。

馬公的舊民居。

「保存古蹟」，意味著 對歷史的尊重，對文化傳承的責任，這件事再不趕緊做，就會來不及了。

精美的古宅總算在濱江公園重建起來了，古蹟在不得不爾的情況下搬遷位置，雖然可以保存古宅的若干價值，但它已經失落了「地理意義」了。

也曾有人指出，果眞全面的積極的保護了古蹟，那麼到處充滿古建築、老宅院，現代的建設豈不受到嚴重的影響？事實上這是不必要的過慮。因爲任何一個時代的古蹟都不可能是多數。古蹟的認定有一基本前提，那就是先要通過時間的考驗。古蹟就像有生命的人或其他生物，在它存在的漫長時間中，隨時可能遭到毀壞或消滅；能够逃過天災（如北京天壇曾遭雷擊）、人禍（如項羽火燒咸陽宮）等一連串的「劫數」之後，一棟建築物或許才能僥倖留存下來。對於這樣飽經憂患的建築，我們還忍心毀掉它嗎？

● 多少古蹟在日本人手下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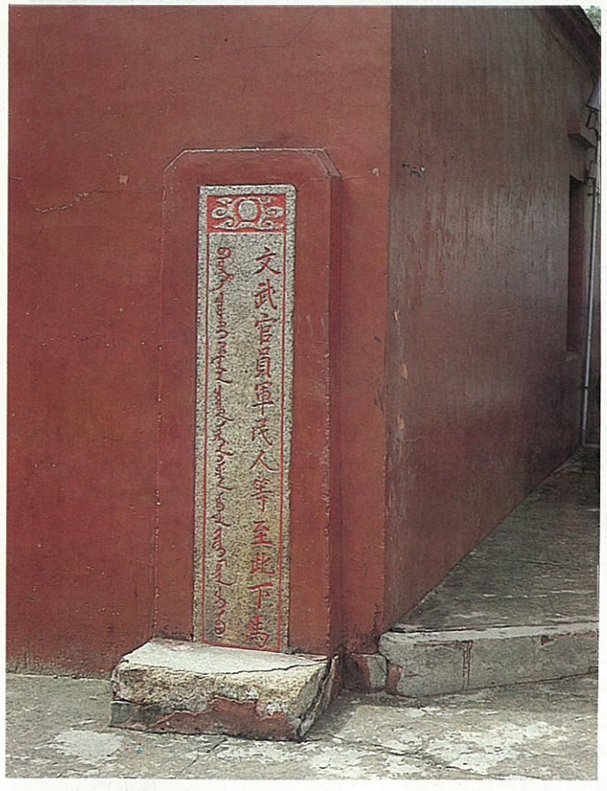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所有的古蹟都是浩劫餘生後的產物。在這裡，我們又可依照類型的多寡、規模的大小、品質或歷史解釋能力的強弱，給予一定等級的價值判斷，就如同一幅宋畫比清代作品更有價值一樣。這幾年，經過文建會與內政部審定的台灣古蹟，第一級的有十八處，第二級的有三十多處，其餘一百多處列爲三級。這些古蹟的年代，有的建於三百四十多年前，有的兩百多年，有的剛滿百年，也有的只有七、八十年。每個階段都有它彌值珍貴的古蹟，小心的留存下來，呵護它、尊重它，才可以串連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歷史，才有一種生生不已的傳承。過去國人不重視古蹟，其實正是不知歷史的重要性，也是對自身生命源流的唐突；試想，如果台灣缺乏清代漢人所建的古蹟，只剩西班牙人與荷蘭人所築的城堡或日本人所蓋的總督府時，對於中國人開拓台灣的艱辛而長遠的史實，又會造成怎樣巨大的認識與佐證的缺憾啊！

何況，古蹟還有更深遠的政治上的作用。有些統治者深知古蹟的影響力，常常有計劃地剷除不利於己的古蹟，而大事歌頌有利於統治的那些東西！大家都知道，台北有個西門町，然而誰曾見着了「西門」？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消滅歷史、消滅民族記憶的例證。這應該追溯到一八九六年，日本開始其殖民統治時，就已經處心積慮地要減少台灣的清代色彩，抹去此地的中國特質，他們一步步藉著近代化的都市計劃，企圖將台北的城牆全部拆除。首先拆除的就是西門。誰知當西門被拆除之後，却有一位強有力的圖書館館長山中樵站出來講話了，這才保住了另外幾座城門。到了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在台灣更積極的推行起皇民化運動，假藉著移風易俗，破除迷信的名義，鼓勵各地拆毀寺廟。統計的結果，新竹州「成績最好」（今天桃園、新竹、苗栗三縣），單單這一地就拆掉了一百多座古寺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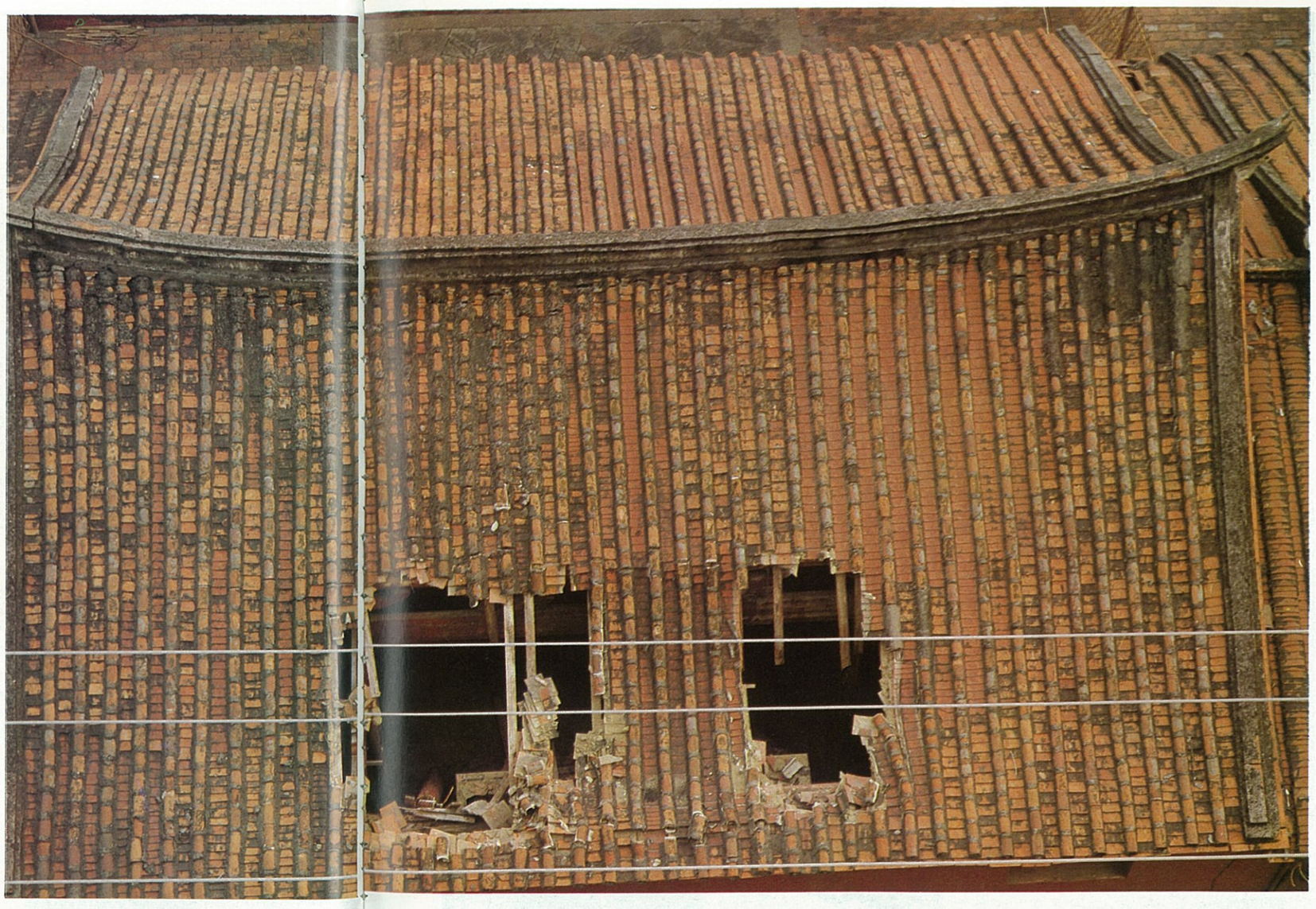
● 桃園「神社」：歷史傷痕的見證

這裡，讓我們想起去年桃園要拆除日本「神社」的事情。如果不能眞正洞察古蹟的意義與保護的作用，那麼很容易陷入一種情緒化的報復性的看法，認爲應該將日本人遺留下來的建築剷除殆盡，尤其是代表軍國主義的神社。然而，縱使讓這唯一僅存的神社從台灣的土地上消失，也不能改變日本曾經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事實。要知道，我們可以不必去記恨或心存報復，但我們不能讓過去的一段慘痛的歷史被遺忘或被歪曲，甚或被一筆

台南孔廟。



台南孔廟下馬碑——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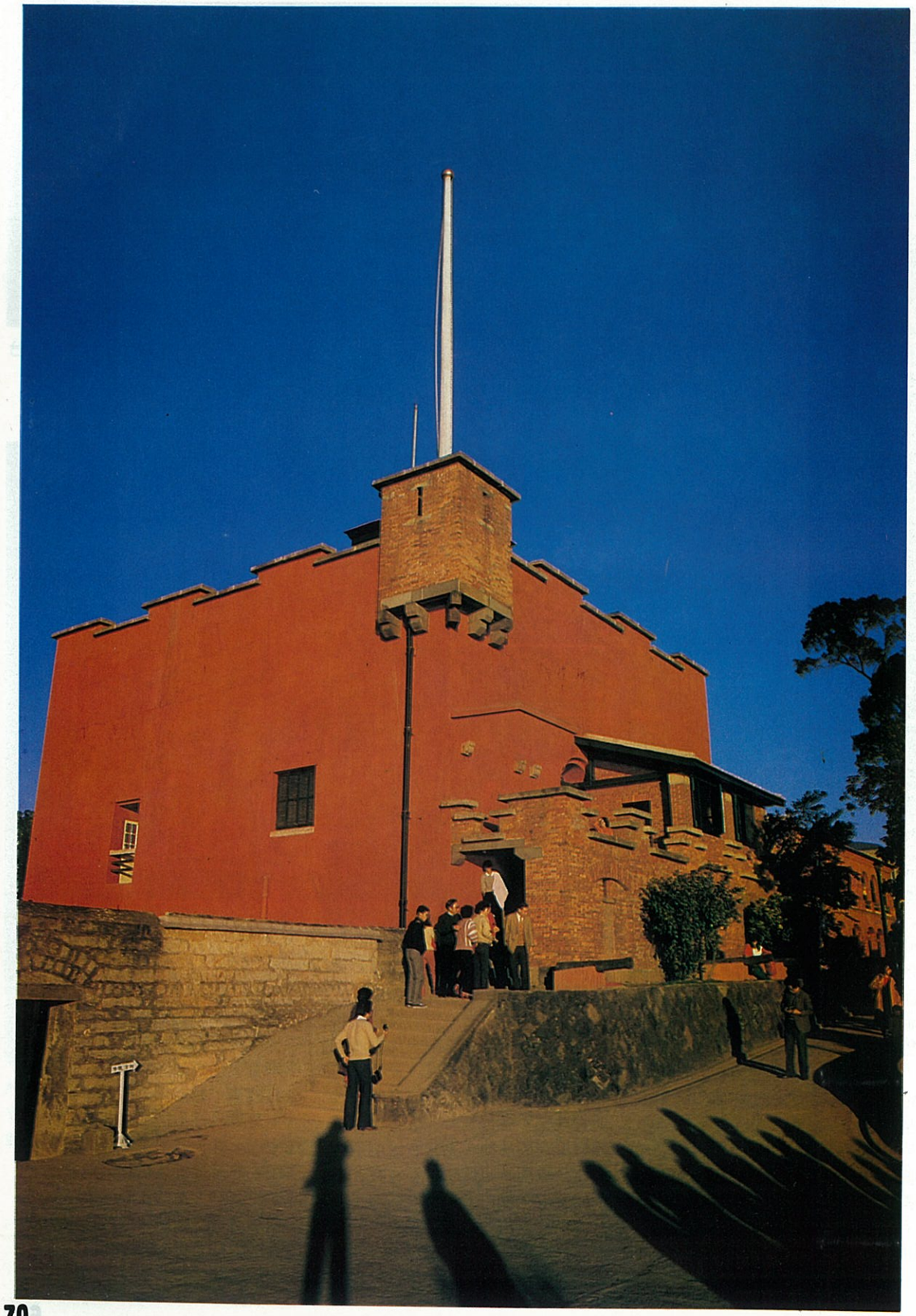
台南孔廟的屋頂。

勾消（日人近年企圖修改教科書上的侵華罪外，是又一次對歷史的抹殺與歪曲）。從這個觀點看，桃園神社的存在，最足以作爲一頁歷史傷痕的見證；稍有血性的中國人，當他踏入桃園神社，當他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具體物證時，都將會永遠記取這段歷史教訓的吧。總之，歷史的歸於歷史，我們無法改變它，也不必改變它，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看待它。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古蹟曾是異族統治時期留傳下來的，像西班牙，就有許多摩爾人的回教建築。此外，文化交流也可能產生「混血」的古蹟，中國北方的寺廟常染有喇嘛藝術的風格；福建金門的居民也常帶回南洋西方殖民地的建築樣式。像這些，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生活背景的寫眞。

因此，如果一個地方的發展和它的文化成長是豐富而多變的，它留存下來的古蹟也應當是多采多姿的。各種形式的並存，也適足構成一個地方或一個文化的特色。只要這個區域的人民擁有足够的創造活力，足够的認知能力，足够的發展計劃，它們都是取之不盡的源頭活水。過去的許多年裡，台灣的城市由於沒有透過合理而週密的都市計劃，似乎已有逐漸淪爲缺乏個性的水泥軀殼之慮。例如組成「台北」的成分中，不能沒有傳統的艋舺及大稻埕，當然也不能遺漏現代的西門町或東區的頂好商業區，最平衡的狀態應該是讓各種不同氣氛的區域並存並榮，各得其所。近年台灣鄉鎮級城市的外觀，尤其有着劇烈的變化，這同時也反映了鄉村社會結構的瓦解，人口大量流向都市，傳統的環境價值觀面臨嚴重的考驗。而所謂古蹟保護的困難，不也就是這一社會轉型期的鉅大挑戰與難題嗎？

● 瓜分祖傳古宅，令人怵然心驚。

現階段由內政部所公佈的古蹟名單來看，絕大部分的古蹟，都屬於公有建築，如砲台、城門、寺廟等。但是與人民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住宅」，却只有寥寥幾棟而已。因爲住宅的產權仍然是私人所有的，除非得到有力量的族長的支持，古宅很難被定爲古蹟。這種情況，我們曾經請教過日本的文化財保護專家，他們說，在日本要是一棟民宅



保護古蹟就如同接受呵護的小孩一樣，還有一條長長的遠路要走！（上圖）

紅毛城整修完竣後，對外開放，第一天就創下了三萬人參觀的記錄。（左圖）

被評定爲文化財，不僅是屋主個人的榮幸，也被認爲是光宗耀祖的事哩，在台灣的情況則複雜多了，我們經常可以看見子孫爭產，瓜分祖傳古宅的事。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例子，是八年前麻豆林宅的拆毀。這座台南縣最精美的古宅，由於長房將屬於自己的左半邊整個拆除，提供給房地產公司建造一排公寓分售而面目全非。回顧這一令人心痛的事件，我們願意提出一個淺顯的觀念：當一棟私人的古宅被認定具有很高的價值值得保存時，它在法律上的產權雖仍屬於家族所有，但在整體的民族文化觀點上看，它應該是屬於全民的。能够守護先人遺留下來的藝術成果，傳諸久遠，原是一種重視歷史與傳統的責任。清末台北老師府擧人陳維英曾有一付對聯：「數十年克儉克勤祖宗創業，第一等不仁不義兄弟爭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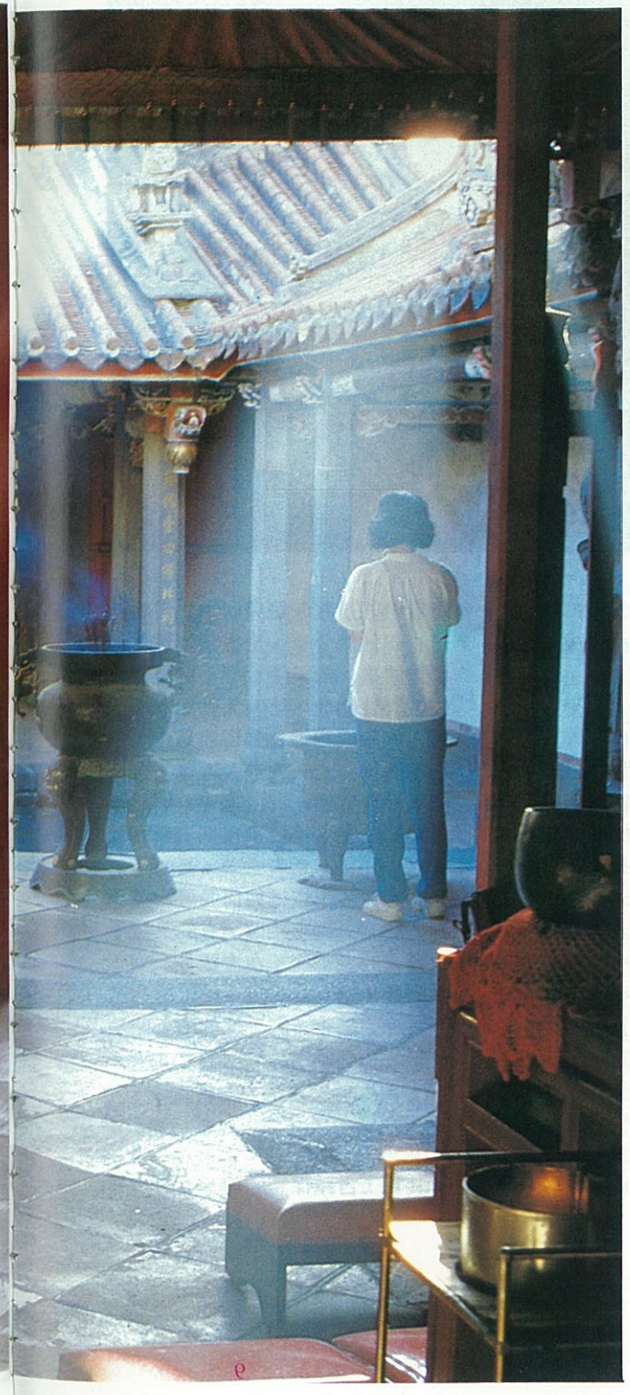
這楹聯現在還掛在大龍峒陳宅的柱子上，讀了眞令人深省。

●關在鐵欄裏面的古蹟和神像

當然，私有古蹟在精神上固可視爲全民共有，但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需要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的施行細則來解決，諸如地稅、房屋稅、修繕維護經費及補償費等。通常古蹟可以局部開放供人參觀，門票收入充當管理修護費用，同時並享有免稅或空權利益轉移的補償。總而言之，要訂一套兩全其美的法令來執行才可落實。而它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以最合理的方式來保存古蹟。

我們曾經也有過很感動的經驗，去參觀一處私人古宅時，主人很熱誠地接待，並以他的宅居感到自豪，言談之間充滿了信心。然而這幾年古物行情高漲，骨董商和宵小卻紛紛看上了這些不設防的古宅，不時的光顧，使得不少宅主都感到爲難，感到心寒。有的雅賊不但偷古宅，還偷寺廟裡的神像。台南學甲的慈濟宮以擁有葉王「交趾燒」聞名全台，但也招來小偷垂青。現在廟方以鐵柵欄將所有稍具藝術價值的部分都保護起來，有些廟宇還將神像「關」在鐵柵內，以防不翼而飛。

每個歷史階段皆有古蹟留存下來，串連成完整的歷史。



霧峯宮保第主人林文察的彫像，已失竊多年了。

如果細細數算，台灣的古蹟遭到人爲的破壞與錯誤的整修，眞是不計其數。不尊重古蹟的原貌，以自己的喜好來設計古蹟，這種方式在民國四十及五十年代最普遍。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整個被剷平，重新蓋一座美侖美煥的殿宇，台北的幾座城門樓也被改建或所謂水泥宮殿式。這種改頭換面的修護，是一種對歷史的不忠，它所造成的偏誤，短期內或許看不出來，將來必會遭到嚴厲的批判。至於一般民間的寺廟，只要香火較盛，香油錢及捐款累積到一定程度，信徒就會要求重修；但重修時若不按原樣，不能「整修如舊」，那麼古蹟也要遭殃了。

●這一代中國人的審美觀念到哪兒去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不正確對待古蹟的態度，還有一些人爲的疏忽。每年慶典期間，街上的公共建築都被掛上了三夾板彩繪，花花綠綠的來烘托熱鬧的氣氛。但是城門樓上也被蓋上彩板，有如化裝舞會，古蹟

1978年拍攝的馬公天后宮，古意盎然。

的尊嚴都沒有了。平常你還可以在北門的牆上看到催人繳稅或是勸人不再製造髒亂的標語。這些事情行之有年，但從來沒有人覺得不當。我們不禁要問，這一代中國人的審美觀點與環境意識到那兒去了？

文化的內容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對歷史與古蹟認知的覺醒，要透過教育。在日本，小學生遠足的目的地常是寺廟，經由老師及專門人員的講解，加上學生身臨其境的感受，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往往會埋下一顆種子，使人有一種「古往今來」渾然一體的歷史情操，這種力量可以培養孩子的鄉土認同感，進而激發他的民族意識。所以古蹟的修護，一方面要使歷史性的建築延年益壽，繼續貢獻其見證能力；一方面也要開放供民衆參觀，當然，外行看熱鬧是在所難免的，如何將門道也讓他們分享，是古蹟管理單位要作的事。去年淡水紅毛城整修完竣後對外開放，第一天就創下了三萬人的參觀紀錄，到目前爲止，平均每天仍有上千人進入遊覽。擁擠的人潮讓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國人終於可以把參觀古蹟當成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憂的是部分的參觀者不懂得如何愛護古蹟，有的爬到大砲上拍照，有的又犯了中國人的老毛病，在古蹟身上刻下「到此一遊」的污痕。就這樣古蹟再度受到傷害，紅毛城的應否開放一時竟也成爲爭論的話題。

● 斑駁蒼老與煥然一新之間的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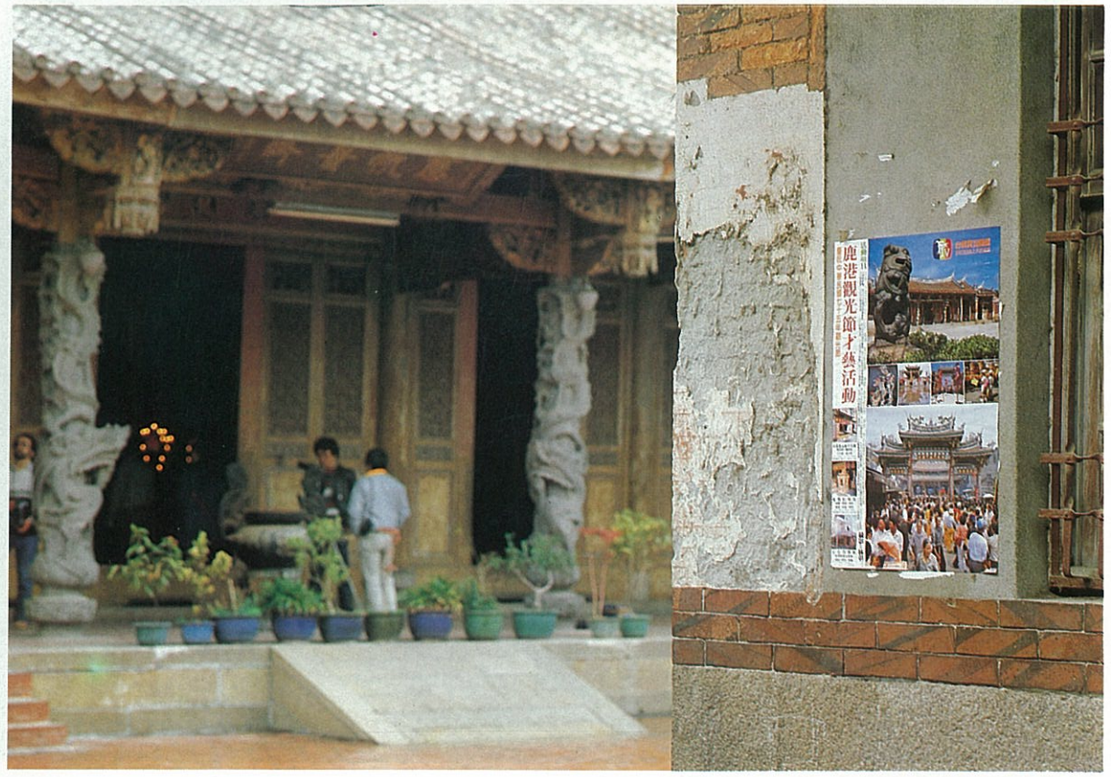
其實，古蹟保護的理論，與生態

爲防漏水重修之後的天后宮。
（攝於1985年）

環境的保護同出一源，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人類在地球上並非絕對的主宰，前人遺留給我們的，我們不能生殺予奪，而應合理地運用，並且一代一代的傳遞下去。紅毛城以及本省其他的重要古蹟，必要時可採取局部開放的方式，供人作重點式的參觀；同時加強書刊媒體的介紹，使國人能獲得知性的認識與感性的啓發。

自從澎湖馬公「天后宮」於去年夏天修復開放之後，又發生了另一項值得探討深思的爭論。在這項古蹟維護的工事中，天后宮的木彫及彩繪都保存了它原來斑斑駁駁的樣子，未再重繪，有人因此認爲這種修復簡直等於沒有修復，而表示懷疑。至於外牆，爲了有效的防水滲透，全部重新塗刷一次，又有人批評修得太新，缺乏古蹟應有的蒼老感。總之，在保存「斑剝蒼老」與粉刷「煥然一新」之間，究竟應如何調整？這是一般人常會產生的困惑。

古蹟的價值是多元的，它既是一種歷史事實的紀錄，也是一種生活情況的反映，有時更是一件藝術的作品。在這麼多的價值體系中，我們總得定出一些準則來作爲修護的依據。馬公天后宮的彩繪，是本世紀初年由粵東名匠與台南名匠合作下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水準。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再複製它了，所以那怕形貌剝落得再嚴重，除了想盡辦法使它不再惡化之外，是不能隨便補畫或添加的，這就如同整修古畫一樣。但如果是一堵斑剝並生滿青苔的牆面，既已無法提供足够



商業化的取向，往往導致對珍貴文化的破壞。

的支撐作用，復又造成安全上的顧慮；而且青苔本身，在專家眼中還被視爲一種生物性的破壞，這時，我們的決定也許是傾向於放棄蒼老的外貌，而予以復原的修護。這裡面，似乎有一個準則來幫助我們決定：只要是藝術性或特殊性較高的，取高標準的原貌保存；而藝術性低的或可以複製的，取復原式的修護方式。能够從這個觀點來理解，自然可以明白，爲什麼有的古蹟要保持古樸蒼老，而有些又要以較新的面貌重新呈現了。

●對歷史的尊重與對文化傳承的責任

近年本省已經修復的古蹟，除了淡水紅毛城，澎湖天后宮，鹿港文開書院、和美道東書院等以外，中外馳名的板橋林家花園也準備於年底落成。在這些修復工程中，令我們感到擔憂的是，傳統老工匠逐漸凋零，技藝無人承傳。一般而言，木彫的水準較無問題，但泥匠及彩繪匠就出現嚴重的青黃不接了。有些古蹟雖經嚴謹的考證研究，但最後交由承包商施工時，缺乏良匠配合，也是功虧一簣。匠師這門行業不能繼續生存，也反映著現代社會裡，大量工業製品泛濫，手工藝没落的危機。

古蹟的保存問題，粗淺看起來，只不過是一棟古老建築的存廢問題，但深一層來看，它關係的層面太深太廣了。對歷史的尊重與對文化承傳的責任，甚至對當代生活環境品質的控制與提昇，都與古蹟息息相關。世界上所謂科技進步的國家，如英、美、德、日等都在古蹟保護上大用心力。而一般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強勢文化的侵凌下，在國際干預的荼毒中，在貧困、災變、及至人禍的交相傾軋裏，生活都已經够艱難的了，還有多少心情顧及文化與歷史問題呢？古蹟對他們而言，非但不是榮耀，還可能是一種負擔吧。這是怎樣無奈的悲痛啊！回顧本省保護古蹟運動的過種，不也正是我們自西化的迷霧、自工業的災劫、自成長的盲信中，一點點甦醒過來、抗爭過來的艱難歷程嗎？

從林安泰事件迄今，八年的日子過去了，我們的社會有過覺悟，有着進步，也可依然不時陷在粗率的、混亂的泥淖中，難以自拔。最近准許杜邦在鹿港古鎮附近設廠的事件，更充分暴露了我們缺少一個整體古蹟規劃與長遠文化發展的危機，我們忽然驚識了少數決策者的文文匱乏，也愉然反省到古蹟維護的區域責任。我們不能放鬆，在每一個時刻中都得拿出決心，爲先人、爲子孫、也爲我們自己，把極救古蹟、尊重古蹟的信念，落實到生活裏，踐履在行動中。

也許這才是文明眞正的標誌吧。

古蹟不只是歷代
相傳的詩與歌，也是面對未來的
根與葉，更是人間生活的情與境

阮義忠速寫簿

最後一場馬戲

曾幾何時，馬戲團隨著時代的驟變而沒落了；
在寥落的掌聲中開演的最後一場馬戲，
背景是台灣風景線上越來越模糊的鄉野……
阮義忠以赤子的心，以驚奇的眼，
以低沉的調子和綿綿的舊情，
爲我們譜出了這一曲失墜的夢……

《第1．2景》
現實邊緣

五年前，不經意的拍了「千秋馬戲團」公演的實況後，一直期待著下一回的演出，準備好好爲這個碩果僅存的馬戲團，做一次詳盡的專題報導。沒想到，之後再也不曾見到它的踪影；而我所留下來的幾捲黑白底片，也許就成了本地最後一場馬戲的見證了。

自從電視在台灣出現以後，近二十多年來，馬戲團就一直掙扎在現實的邊緣上，越來越艱困地苟活著。當年紅極一時的「東方馬戲團」、「世界馬戲團」，從每個月都在全省各地巡廻公演的盛況，逐漸萎縮，變作一年一度的演出，最後，終於在台灣鄉野的風景線上消失了。

而最後的這家「千秋馬戲團」，在我的鏡頭裏出現的時候，已經處於半解散狀態，平時團員各自營生，只在演出時才湊和到一起。如今他們都散落到何方了呢？在我們這個熱鬧而又健忘的社會裏，「馬戲團」也已草草地淪落成歷史的名詞了。有些年輕人，甚至從來都沒看見過這種活動呢。

攝影／撰文■阮義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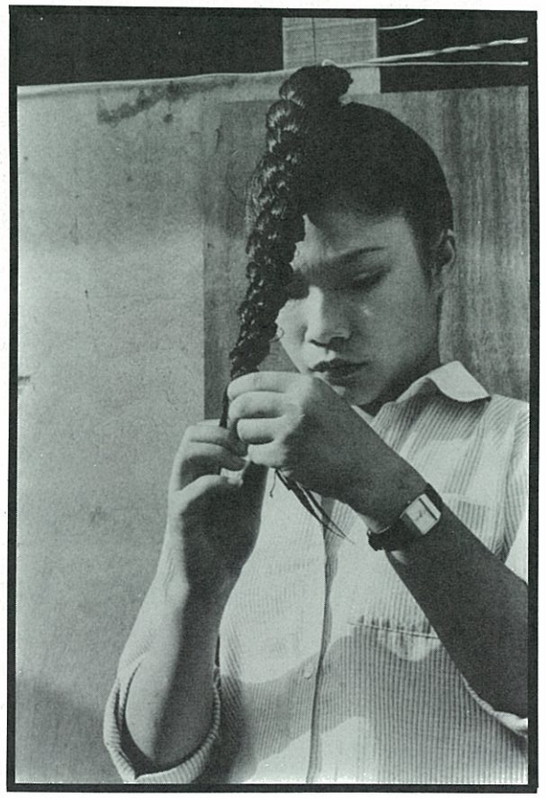
《第3·4·5·6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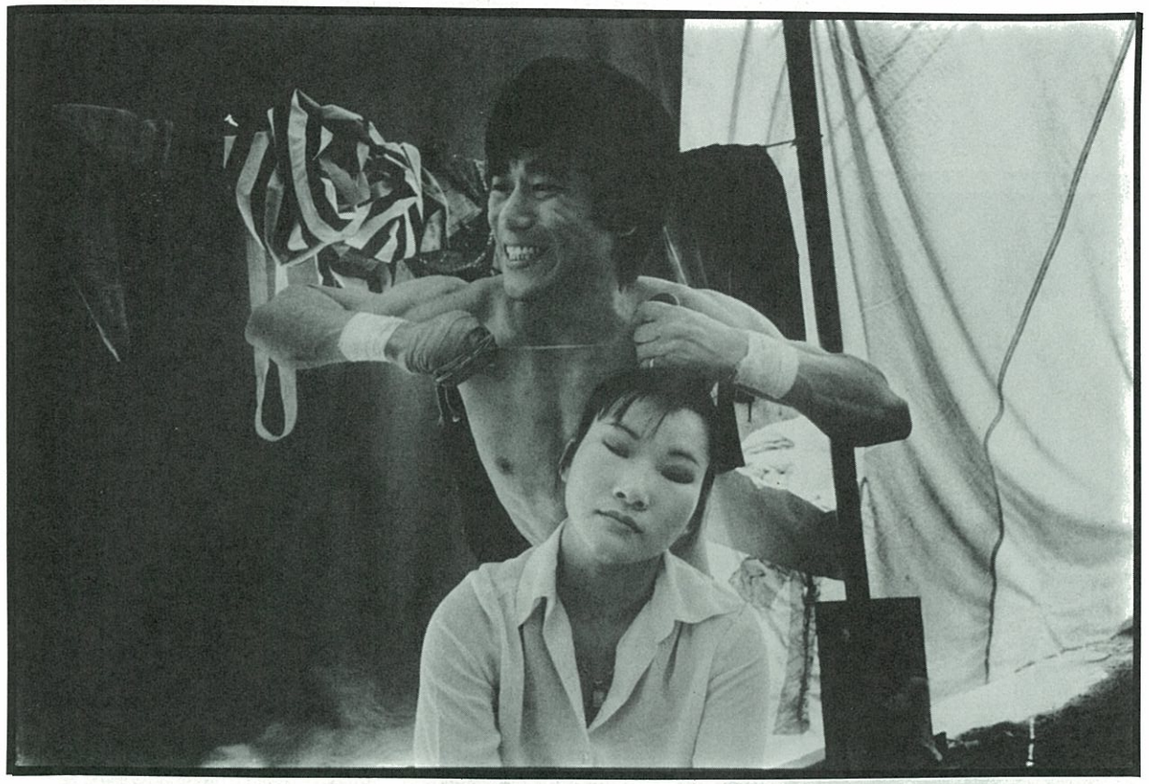
千鈞一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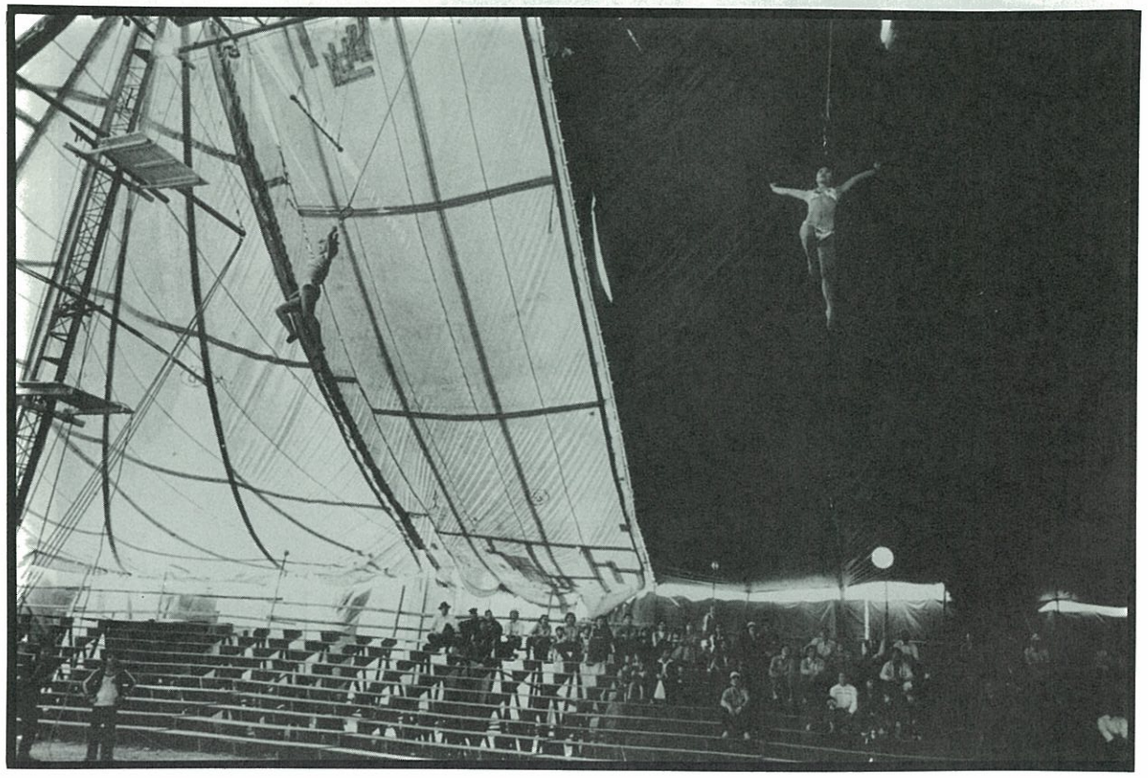
開演前的一段時間，是最匆忙的了。每位團員都在準備著即將展開的工作。這時，有兩位特技演員走出來，用水管把頭髮澆濕了，原以爲她們在爲化粧梳理費神，沒想到，她們所做的竟是有關生命安危的大事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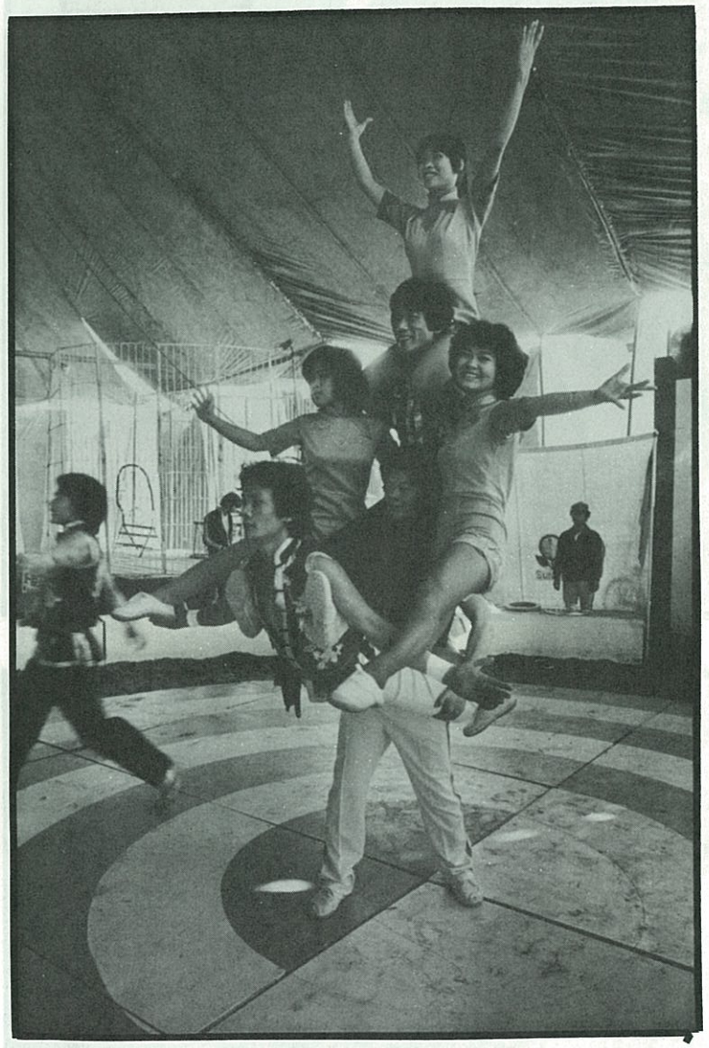
看她們一絲不苟的把濕了的頭髮紮成緊密的辮子，等它乾透了之後，再用繩索用力的纏綁。一直到演出吊髮飛人的特技時，才深刻地理解到她們如此愼重的原因。

原來她們的性命全都繫於這千鈞一髮之間！只有在那樣細心的處理之後，她們的秀髮才會更形堅韌，也才眞能經得起一個人體的五、六十公斤的拉力。馬戲團演員的生涯，實在容不得一毫半縷的差錯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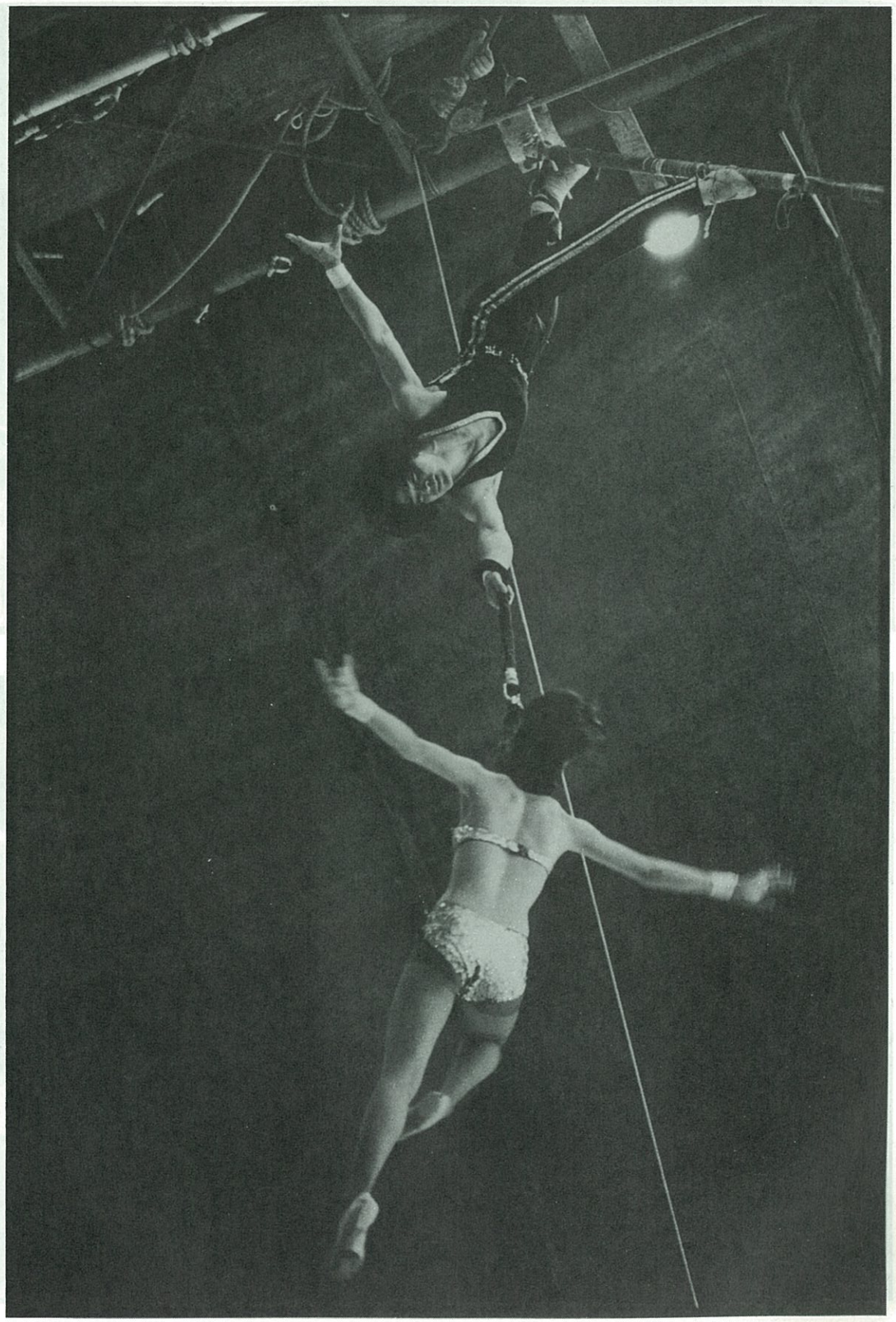
《第7・8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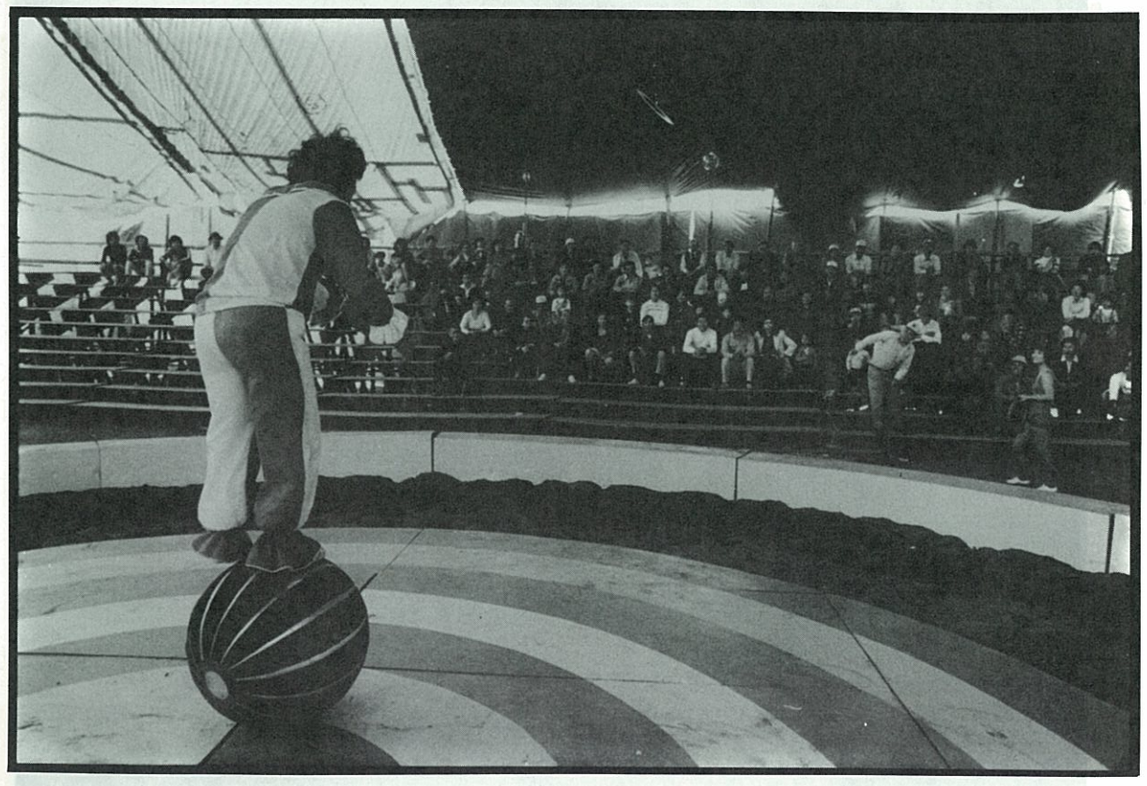
冷暖人間

首先出場的，通常是簡單的特技表演，如翻跟斗、疊羅漢等等。一來可以活活筋骨，好應付難度越來越高的演出；二來也可熱熱場子，好凝聚觀衆的興味，漸漸拉進那愈益驚奇的世界。

然而，上千的觀衆席位還坐不滿十分之一，碩大的帳篷只能籠罩著一片虛無；在疏疏落落的人頭當中，再熱絡的情緒都會冷却掉的吧。

是的，一切都冷却掉了。千秋馬戲團的團員只剩下十來位；動物也只是天可憐見的一匹馬外加一隻老虎而已。他們在最淒涼的處境裏，僅僅依靠著彼此的體溫來互相取暖。來交換著最後的信心與尊嚴。





《第9・10・11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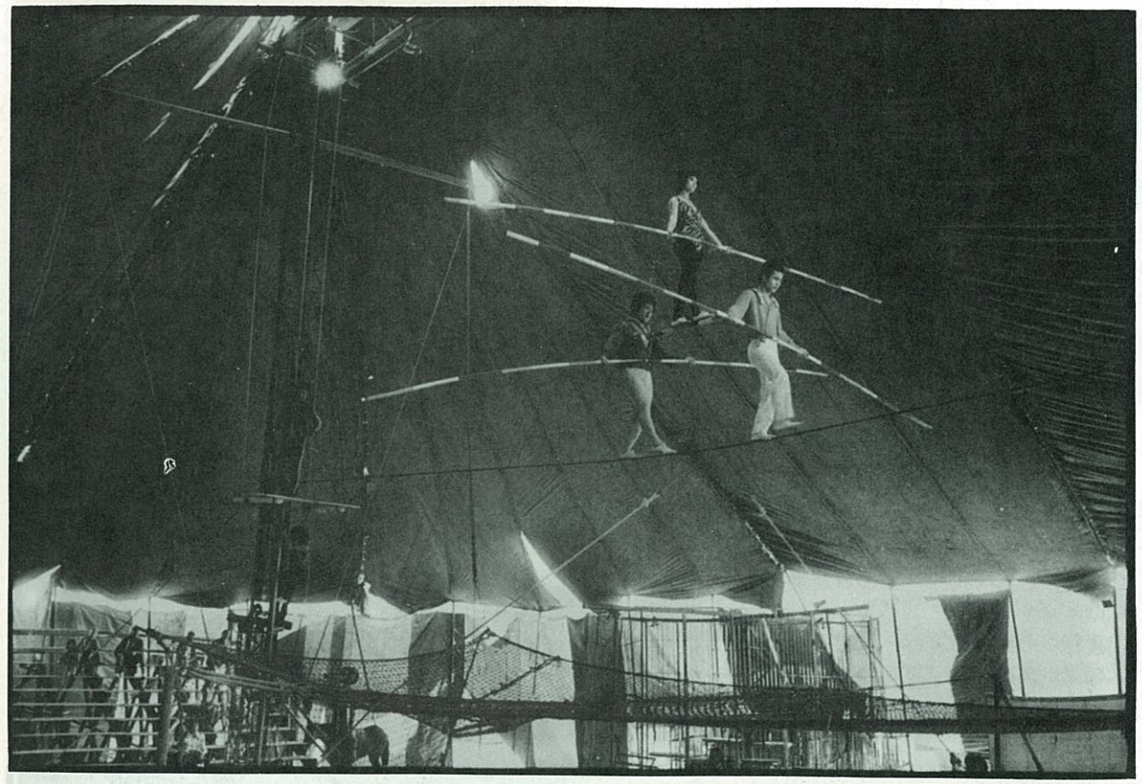
悲辛歲月

小丑是馬戲團的甘草人物。他總是把憂愁的臉孔奇怪地粉飾起來，把靈活的身手笨拙表演出來，把自己弄得愚蠢無助，好讓觀衆覺得聰明得意。

與小丑全然相反的角色，是魔術師。他眞是靈巧神氣得不可思議；在他手下，奇蹟彷彿都是家常便飯。魔術師在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然而在平凡的現實裏，他卻爲什麼無法把自己崎嶇零落的人生旅程，變成輝煌康莊的大道呢？

這幾位馬戲團的演員，在悲辛而又寫實的歲月中，一直無限賣力地替別人製造著歡樂和夢想。他們不疲倦嗎？

他們當然疲倦。但他們這份忠於職業道德的精神、他們這股實踐角色倫理的情操，無一不使我在沉重無奈的心緒裏，油然動容，倍增欽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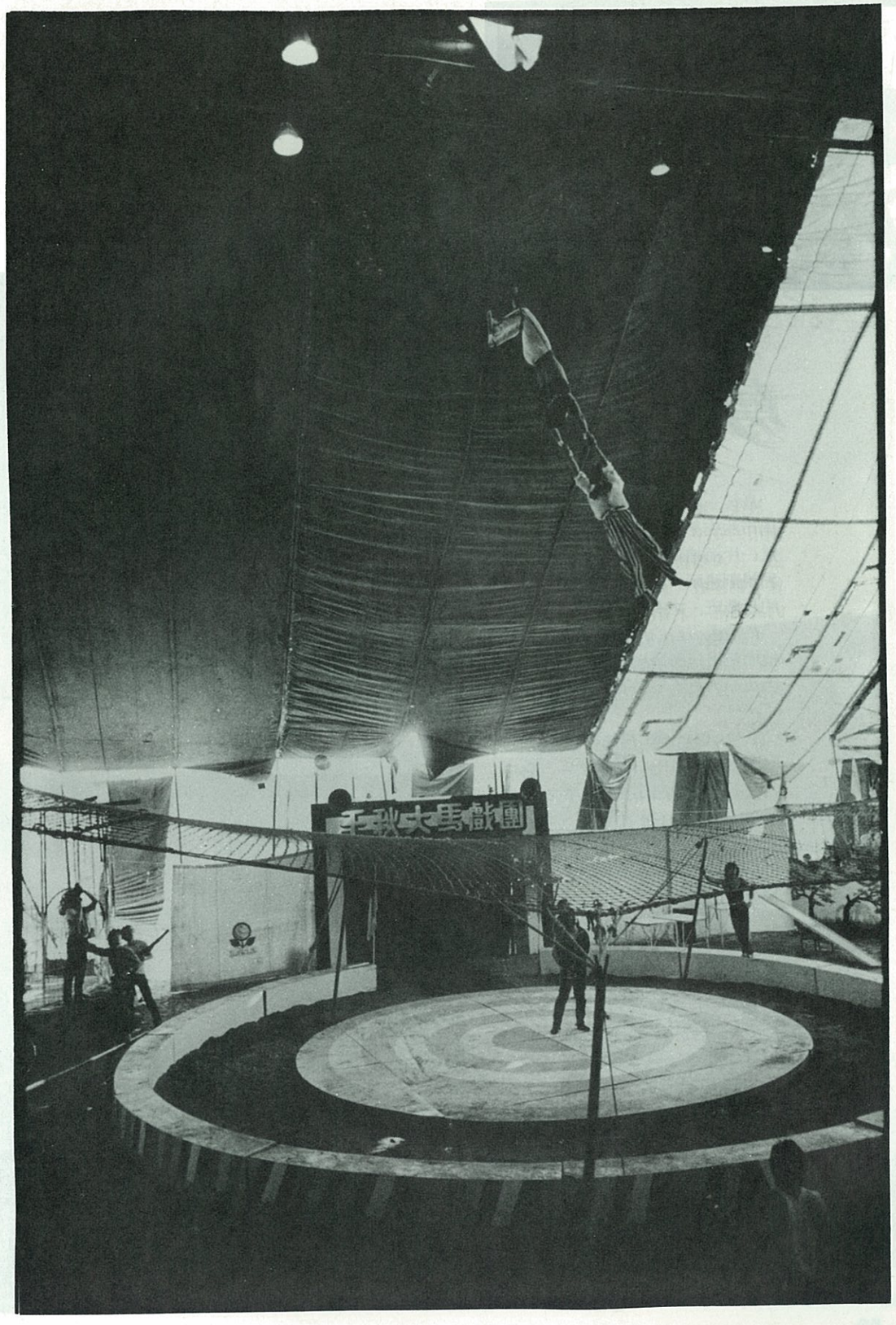


《第12・13・14景》

生命賭注

有些人要用勞力、汗水來撐持日子，
有些人要用知識、創意來換取工作，
有些人要用肉體、尊嚴來養家餬口，
有些人要拋棄理想妥協現實。

然而，走索者、馴獸師、空中飛人……這些馬戲團裏的尋常角色，都是拿生命當作賭注的人。在每次忘我的表演中，贏得的可能是下一天的生活，輸掉的只能是唯一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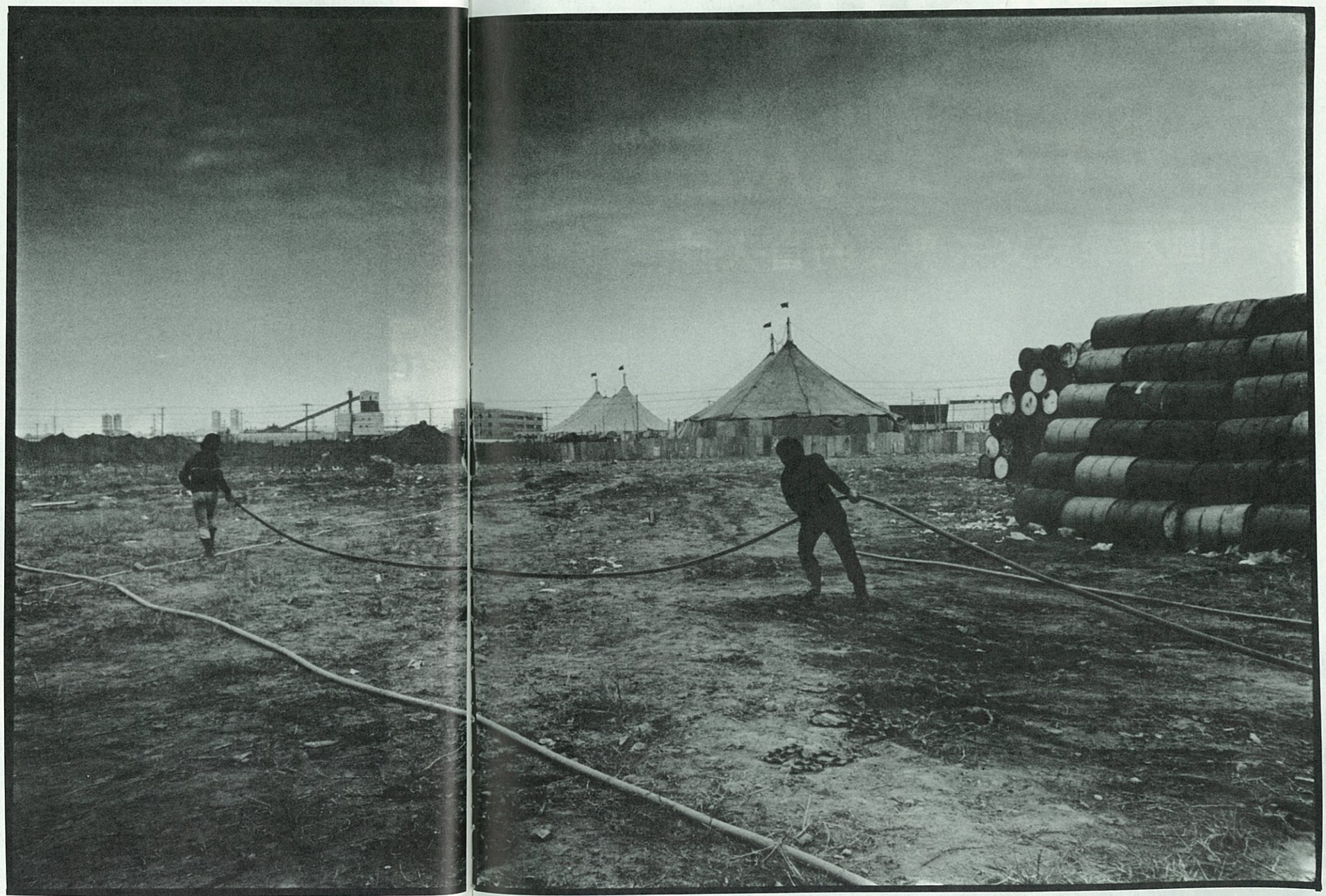
《第15・16景》

夢想世界

最後一場馬戲的公演，地點在台南市的安平工業區。那時候，由於這一片海埔新生地剛剛填平，還不曾規劃建廠。因此需要一大片空地的馬戲班，才有演出的機會。

馬戲團沒落的原因之一，也由於他們在迅速膨脹擁擠的都市中，一天比一天更不容易找到演出的場地了。

最後一場馬戲的觀衆，儘是些台南縣偏僻角落中的村里鄉人，城市人在五光十色的生活中，早已目迷心盲，是一點也激不起觀賞馬戲的興緻了。馬戲團已失去了它的生存空間；現代人也失落了他的夢想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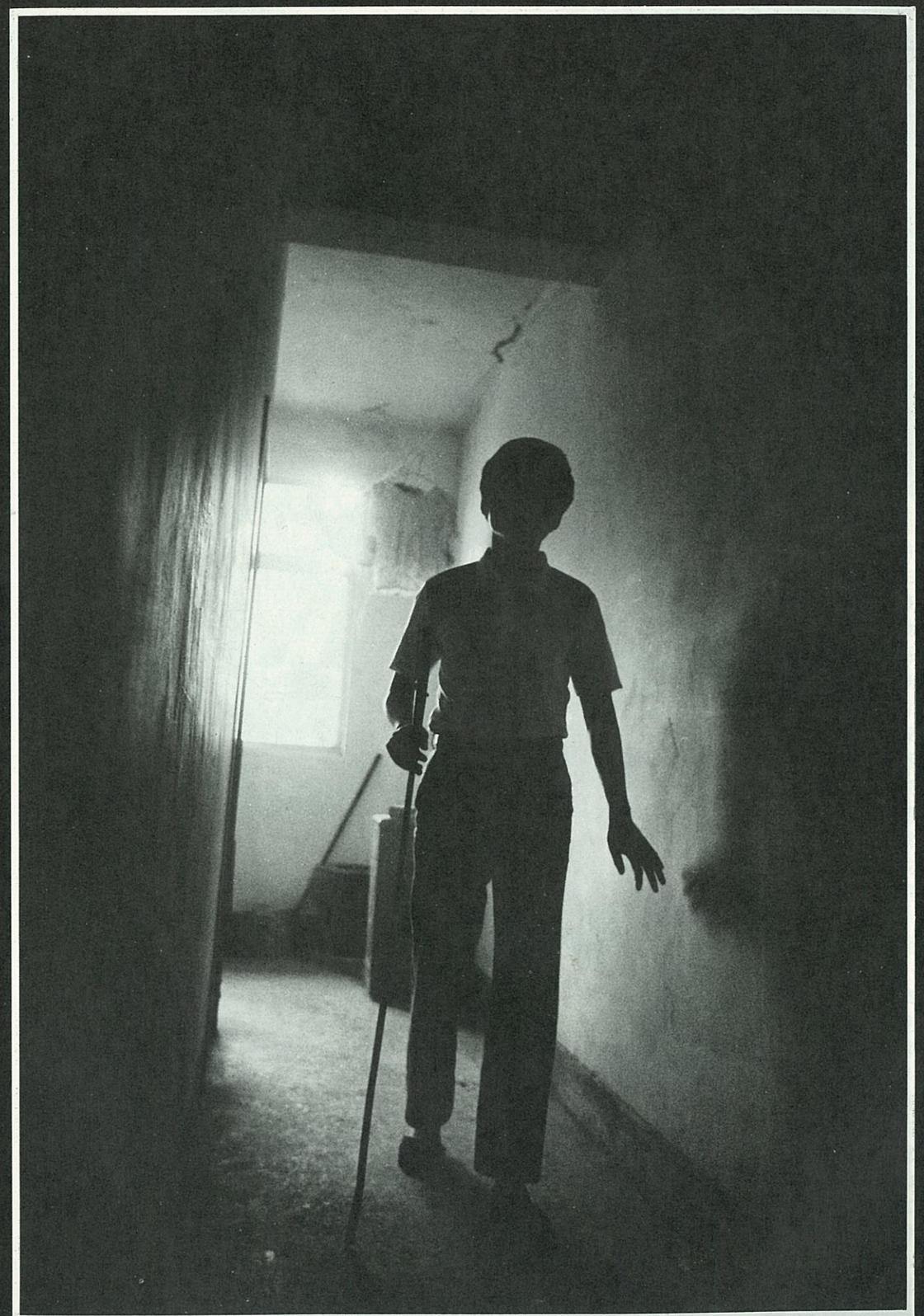


在黑暗中爲別人點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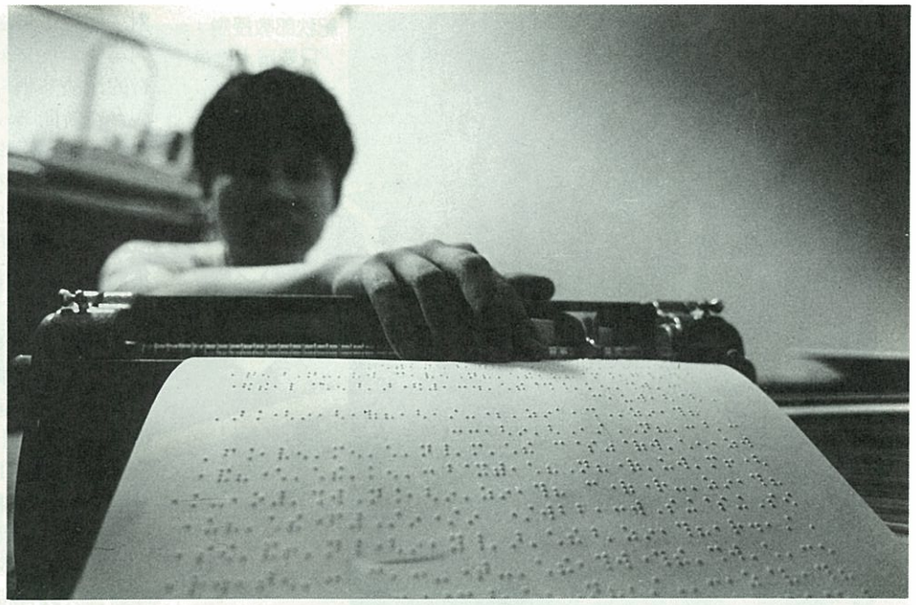
第一個大學英文系畢業的盲人陳國詩

問：「燈光亮不亮，對你有關係嗎？」
答：「我開著燈，讓朋友知道我在，
　　我正醒著——」
……
耗費了五年的漫漫時光
他獨立點譯完成一部「英英英漢大字典」，
厚達一萬一千多張點字紙，整整佔據了一面書牆；
這位成績出衆的盲生，不僅擁有了許多個第一，
更以他非凡的毅力和關愛，
爲人性的奮發撐起一盞明燈，
即使在現實中四處碰壁，
依舊堅持著，不被黑暗所浸沒……

撰文■鄭寶娟　攝影■胡福財



盲人的世界是暗黑無光的，靠着向善向陽的心靈，陳國詩踏出自己堅實的脚步。



校對和點譯是一樣重要的工作，陳國詩從不假手於他人。

六年的光陰，陳國詩點譯完成「點字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幕後動員的報讀工作者，前前後後超過五百人。

獨力完成「點字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

第一次看到陳國詩，是在淡江大學英文系爲他辦的記者會上。那場記者會召開的目的，是要把陳國詩這位全國第一個畢業於大學英文系的盲生，以及他獨力點譯完成的「點字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介紹給社會大衆。

那是一張無法在第一眼就贏取好感與友誼的臉，具有一種與他的年齡不相稱的嚴肅與凝重。他的言詞冷靜、犀利、一絲不苟，令人感覺所有的同情與關懷都嫌多餘。在那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身上，流露出太多冷凝的智慧；太少奔放的熱情，似乎永遠不需要把頭靠在任何一個肩膀上面。

會後，他在我的要求之下，示範了點字的方法。對於我這個早他幾年離開學校的英文系學姊並沒有表現出特殊的情誼。但是在近一個小時的相處之中，我却很難抗拒他在言談舉止之間，自然流露出來的從容大度、自信與自持，他使我聯想到「面具」那支片子裡的洛基．丹尼斯——那個勇敢、健全得令人心碎的害重病的男孩，在他短暫的生命中，總是扮演把肩膀給別人靠的角色。

多年的記者生涯，教會我如何節制自己的情感。但是那晚下班後，我直接到火車站去，坐晚班火車到淡水去看陳國詩，那股新生的對人的熱情使我感到隱隱的憂慮：一個日報的記者每天有每天的課題，我眞能爲單一的事件或個人拋擲過多的時間與心力嗎？，

看不見，也不知道如何去遺憾

在淡江大學側門一棟四層樓的學生公寓裡，我成了他的不速之客。在他賃居的兩坪不到的小房間裡，我窺見了他生活的主要風貌。一張鐵架床、一張書桌、一張椅子、一架點字機、幾冊點字書，一些零星什物，和四面光禿禿的牆，如此窄小的活動空間；如此貧薄的物質條件，怎麼能造就出那樣堅強豐厚的心靈？

我與他談他的童年、他的故鄉、他求學的過程，談在「看不見」的情況下，如何判斷美醜、好惡與是非；也談身爲一個盲者，在這個知識爆炸的時代，如何呼應外界急速的變化。

陳國詩生長在彰化的鄉間，不過一歲即因一場重病燒壞視神經。他說，「我的視覺經驗幾乎是一片空白。我聽過有關樹的綠、雲的白、天的藍；考上英文系後，經常在文學作品中看到描述一切外界事物的句子，我的理解很抽象，可能跟一般人完全不同，也永遠無法判斷其中的差異。」遺不遺憾？「不知道如何去遺憾，可能因爲從來就沒有擁有過，所以並沒有太多的失落感。」他說着，並且解釋：「如果有遺憾，也是跟其他明眼人相處時，透過與他們的比較，而學來的感覺。有時候，我想這是我被命定的角色，沒有改變的可能。唯一的選擇是扮演得更好。」

這麼一個盲孩子，一路與其他正常的孩子在同樣的學校唸書，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優秀、健康、積極得令父母與老師驚異，「看不見」不再是他的特徵。他小學的老師在淡江大學英文系辦的記者會中，曾對一個記者表示，陳國詩自小就是特異的孩子，代表學校出去參加全國小學的盲生作文比賽，拿了冠軍回來，大家還不能肯定他眞正的能力，又讓他參加一般學生的作文競賽，他照常脫穎而出，叫人不得不另眼相待。

「從小，周圍的人就習慣把我當做特例處理，好像盲人就不應該是

紀秋郎教授說：「只要盲人裡有一個『陳國詩』，我們就有義務去創造一個可以發展、顯現他潛力的環境。」

優秀的似的，其實我可能跟任何人都一樣，只是看不見罷了。」

「我開着燈，讓朋友知道我在，我正醒着——」

自小就以各種傑出的表現備受矚目的陳國詩，遠在電視機還不很普遍的時候，就上電視節目接受訪問，「已經很習慣面對記者的各種問題了」，但是與新聞界的接觸越深入，他就越感到心灰意懶，這位凡事有獨到見解的盲青年表示：「國內的新聞界習慣於誇大、渲染，只對人物有興趣，對眞正的問題却很冷感，每一次接受訪問的結果都一樣，我說我想說的，他們寫他們想寫的。而社會大衆對問題的反應也令人沮喪，總是捐款、義賣、舉辦聯歡晚會，熱鬧一場之後，還是把眞正的問題扔到黑暗的角落。」

「我們即使不想維持沉默，聲音也傳不出去。我們只能不斷的發言，不斷的做些事情來引起社會對我們的注意，否則就會眞正成爲被社會所遺棄的一群。」

在他兩坪不到的蝸居裡，除了當一個全職的聽衆外，我無詞以對。我猜在他心中，我只是一個具有高度工作熱誠的新聞工作者而已吧。告辭的時候，他站在房門口與我道別，隨手關掉房內的燈，我問他：「燈光亮不亮，對你有關係嗎？」

「我開著燈，讓朋友知道我在、我正醒着。我感覺不到光，開不開燈對我毫無意義。」

我想到他牆上那本日期撕得十分準確的日曆，問：「你爲什麼掛日曆？」

「我每天撕掉一頁，有時候朋友來看我，可以提醒他們日期。」

愈來愈多的限制，阻絕了盲人受教育的機會

隔天我翻幾份報紙，發現新聞界對一個以五年多時間獨力點譯出國內第一本英文辭典的盲生，反應出奇的冷淡。稍早一天，只有兩家電視台在新聞時段中做了浮光掠影的介紹，鏡頭平均分散在與會名人的臉上。後來我側面瞭解了，陳國詩的消息在新聞版面上向隅的原因，原來是當天發生了坪林看守所囚犯集體逃獄的事件，大幅吞噬了社會新聞的版面。

於是陳國詩又回到他淡水山上的蝸居，「點字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又歸回國立中央圖書館特種圖書的書架上，盲人的生存、教育權利與尊嚴問題，跟着又一次被推到社會大衆關注的死角。

隔兩天，我利用一個星期天，再度搭車去看陳國詩，我們談到輿論界對盲人教育權利有意或無意的輕忽。

這個話題激起他深沉的感慨。他提到，身爲中華民國的國民，盲人與一般人一樣，有受教育的義務，也有受教育的權利，然而越來越多的限制，却逐漸明顯地阻絕了盲人受教育的機會，譬如全國大學院系愈來愈少的盲生招收名額，就是一個警號。他說：「除了缺少視覺以外，我們與大多數人並沒有很大的區別，我們也有追求高深知識和實踐自我的精神需求，但是這個社會似乎寧可要我們做一批無害的依附者，而不想讓我們成爲在生活上、思想上獨立的個體。」

「我有時不免會沉痛地想到，政府似乎並不願意培育太多資優的殘障者。」他的聲音沉沉地逼來。他解釋，因爲這麼一來，對社會也許會造成一種「負擔」吧！如果殘障者智能低、抱負小，可能很容易就被一份按摩或算命的工作給安頓了。但是，一旦他們受了教育，變得不那麼安份了，開始想要做很多事，也學會了如何去爭取，政府該如何安頓他們？陳國詩本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對於我們的社會而言，彷彿多了一個陳國詩就多了一份麻煩。今天一個英文系畢業的盲生想做點字工作，想去教書；明天一個中文系畢業的盲生想唸研究所，想繼續深造，我們又該怎樣回應呢？

在陳國詩兩坪不到的蝸居裡，只有極簡陋的生活必需品，床架上自己完成的「字典」——一萬一千多張點字紙，分裝一百冊的鉅著，是他最大的財富。

一群盲生的投書

今年六月二日「自立晚報」的第四版上，有一則「北明學校一群應屆畢業生」的投書，客觀地反應了這種阻絕殘障者教育機會的「危機」。那則讀者投書指出，「招收我們的大學很少，我們不敢抱怨。但今年就在考試前夕，突然通告說彰化教育學院所招收的兩位盲生名額減少爲一名，這決定很突然，也不知爲什麼？」

那則投書進一步陳訴着：「這樣對我們，到底是爲什麼？當然，他們也有說詞，什麼師資不足、動員人力過多、畢業後就業問題等等，乍看之下，言之成理，但仔細推敲，純屬欺人。」

教育學院本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師資、設備不足，又豈能作爲推諉的理由？何況，盲生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固然需要同學的幫忙，可這全是自願的，是同儕相親互助，不僅可以培養同窗的深厚情誼，也是落實人間愛與教育理想的寶貴資源，教育學院尤其應該珍視它，開發

性情開朗的陳國詩，閒時也喜逛逛淡江大學後山，或找朋友聊天。

它；鼓勵呵護尚且不足，哪能當作搪塞的理由？至於就業問題，哪個大學保證過畢業生的出路？

目前國內接受盲生的學校，僅有彰化教育學院的輔導系，文化大學的音樂系西樂組與法律系，以及淡江大學的歷史系等幾個科系。而這些科系也招招停停，沒有一定的方針。在這種風氣下，目前甚至連淡江大學的中文系與英文系，也不收盲生了。

只要盲人裡有一個陳國詩，我們就有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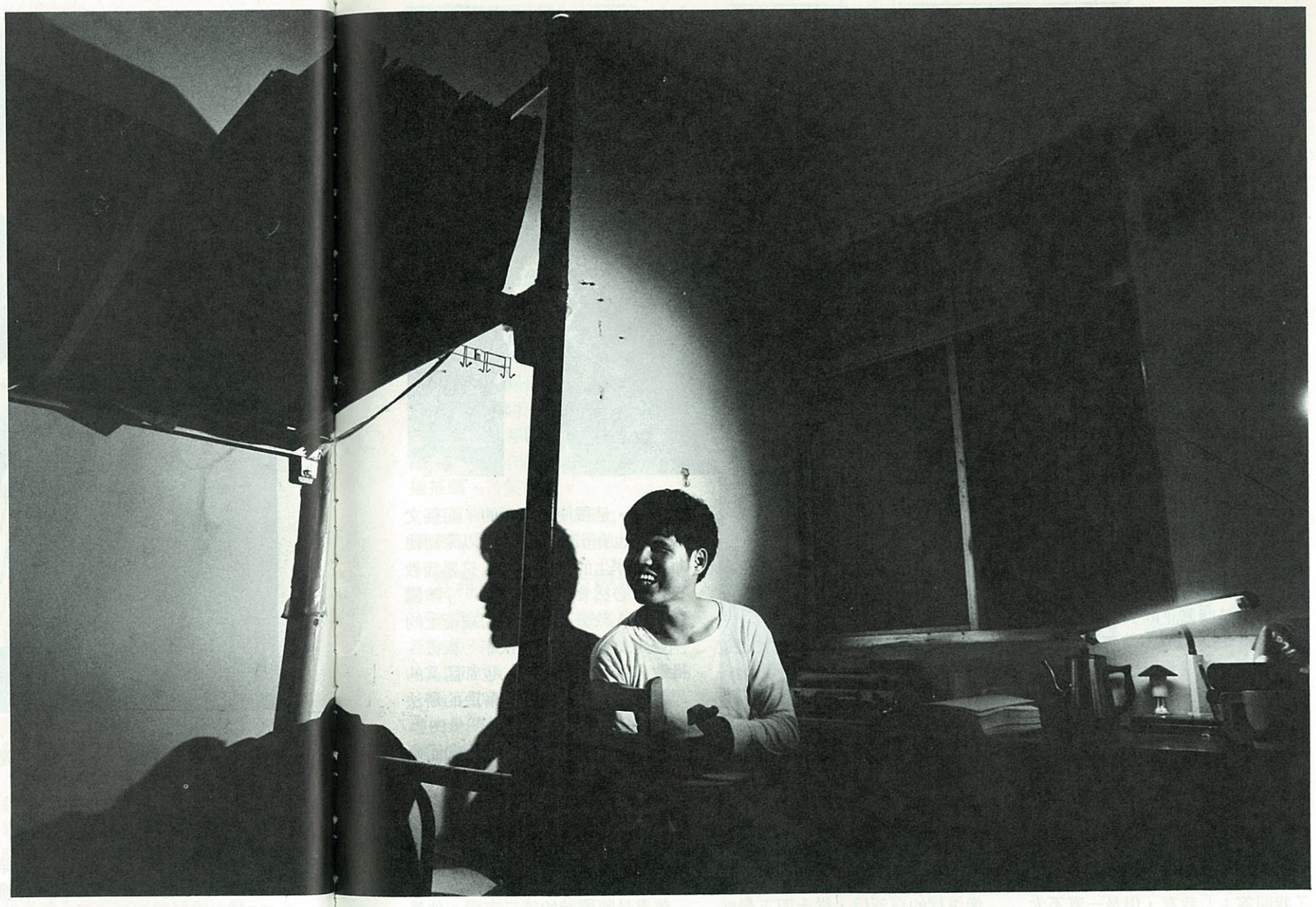
稍早，我曾經訪問過淡江大學英文系系主任紀秋郎，他指出，國內的公立大學不收盲生，而政府對招收盲生的私立大學也未給予分毫的經費輔助或獎勵，把所有教學上的、經費上的困難都扔給校方，這種不聞不問的作法，等於消極地把盲胞摒棄於高等學府之外。「私立學校的經費有限，無法爲少數幾個盲生擴充教學設備與人力，更遑論針對盲生而做的公共設施了。」紀秋郎表示，盲人教育不能仰賴少數人短暫的熱情，需要官方的人力、財力做整體性的規劃，才能有具體的成績。他說：「只要盲人裡有一個陳國詩，我們就有義務去創造一個可以發展、顯現他的潛力的環境。」

盲人裡恰好有一個陳國詩。他生下來五個月就因發燒燒壞了視覺神經，但是他運用他的堅忍、信心、求知慾，使自己比許多正常的人還看得清楚世界、看得清楚知識的力量，他也許不會寫交響詩，更不會製造飛機，但是在他成長的過程裡，却不斷地帶給他周圍的人，某些更重要更基本的東西，那就是：對生命的信心。

他使這個求學過程的小站，變成了一個大家庭

紀秋郎教授以陳國詩點譯「牛津高級英英英漢雙解辭典」爲例，說他如何使淡江英文系由一個求學過程的小站，變成一個大家庭。「經常爲他擔任報讀工作的同學，就有幾十個人；先後爲他報讀過的同學，更超過五百人。」紀秋郎說。是的，陳國詩雖然佔用了系上同學很多時間，但是也帶給他們一個最好的典範，他們往往因爲陳國詩強烈的求知慾和超群的學養，而爲自己的疏懶感到羞愧。「陳國詩是我用來訓勉同學用功讀書時，最有力的例證。」紀教授深深以陳國詩爲榮。

這位全國唯一的英文系畢業的盲生，在教材與參考書都很困乏的條件中，在一本點字英文字典都沒有的情況下，奇蹟地完成了大學四年的教育，而且以他那足可讓同儕折服的優異成績，創造了奇蹟中的奇蹟。大一，他在一次英文能力測驗中得到同年級第一名；大一下學期，他僅以零點零四分之差屈居班上的第二名；大二，他獲選全校優秀青年之一，而且是其中年級最低的；大三，他分別在上、下學期得到班上的第三名與第一名；大四，他的成績也都在八十分以上。



三個盲人，再加上另一個近視眼的朋友，一齊打牌到天亮。

五年的工作成果，整整佔掉了一面書牆

大二下學期，他有感於國內盲生英文工具書的缺乏，決心將梁實秋先生校訂的字典點譯出來。這種夸父追日式的意念，曾被不少同學認爲是不可能也不可理喻的，他却以堅定的意志與近乎瘋狂的工作態度，使他們震懾住了，心服口服了。那本字典結結實實用掉他五年半的時間，一共有一萬一千多張點字紙，分裝成一百冊；送到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存放，就已整整佔掉了一面書牆；這項工作的浩繁，可以想像。「我們習慣把海倫．凱勒的故事當成神話，忽略了那樣的典範也可能就出現在我們生活的空間裡。」紀秋郎教授爲陳國詩的表現，作了這個生動的結論。

但是陳國詩並沒有花太多時間沈醉在既有的成績裡，他又開始另外一項工作了。這次他的企圖更大，他正着手編寫一本教明眼人如何正確使用英文字彙的書：「英文用字縱橫解析」（暫名）。他已學會如何把每一分心力與每一段時間都用在刀口上，他說：「看不見不會成爲我停下脚步的理由。」不，他甚至不肯放緩脚步。

陳國詩完成點字字典，就像替別的盲生在黑暗的學涯裏燃亮了一盞燈。

你有那種想把頭靠在某個人肩膀上的時刻嗎？

我陪着他在校園裡散步，那是他六年多來一塊最熟悉的活動空間。他的手杖「的的的」一路敲響水泥地，不時有一兩個步履輕快的大學生趨前跟他打招呼；他們總是愉快地叫聲：「學長好，」跟着報出自己的姓名與系級給他。他與這些同學交換着簡短的談話，一張臉一路

學校附近的居民，對陳國詩都很有好感，沒有人把他視爲殘障者，因爲他殘而不障，還樂於助人。

笑嘻嘻的，多了一層稚拙與開朗。我開始慢慢覺得，他也有屬於年輕人的朝氣與活潑。

想到英文系一個外籍教授說的：「陳國詩是個眞正的大人物。」我玩笑他一句：「你都畢業那麼久了，在學校的風頭還是這麼健，告訴我你是怎麼辦到的？」

他知道我是在讚美他，笑得更開心了。

我們沈默了半晌，我跟他提出那個我一直想問而沒問的問題：「你會有那種想把頭靠在某個人的肩膀上的時刻嗎？」

他嚴肅地思考了好一會兒，才給了我回答：「我有，但是一直不太能確定最恰當的人、最恰當的時刻是什麼。我大概是無法把握 When and How的技巧吧。」

但是他却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前程。他又跟我談到他如何爭取工作的經過。

「我敲門，但從沒有人給我應門。」

「我雖沒有實際教書的經驗，但從我大學時的表現，從我指導同學課程的經驗中，也足以讓別人信任。不過我能給予學生的，課業上的幫助也許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對他們人生經驗的啓發與奮鬪意志的鼓舞。無疑的，一般學校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位能力卓越的英文老師，但要找一位有能力、熱愛教育而又有特殊人生經驗的教師，却並不簡單。」

這是陳國詩的信念。他也曾把這個信念寫入一封求職信中，寄給一位中學校長。在信中他侃侃而談：他的教育理想、他的人生抱負，以及如何解決執教時身爲盲師可能碰到的困難。近三千字的信函，不論言情或敍志，無不從容大度，不卑不亢，通篇洋溢着一股向陽向上的氣質。做爲一封自荐信，令人讀之動容。

像這樣的自荐信，從大四下學期開始，陳國詩就不斷向國內各級中學的校長寄發。前前後後，他已寄出了近八十封求職信！但是它們都有往無返，接信的人甚至不曾給予他拒絕的解釋。

其實早在二、三十年前，美國就有盲老師在一般學校教書的例證可循了。過去也有一位淡江歷史系畢業的盲生，到台南縣南化國中代課歷史與公民，很受到學生、家長，乃至學校其他老師的好評；校方還曾舉辦過教學觀摩會，向社會展現這位盲老師的成績。陳國詩說：「盲人如果能教歷史與公民，教英文就更容易了。英文由字母構成的語言特性，是很便於溝通的；而英文的教學也有很多變化，可以深刻地維繫住學生的學習興趣。只要我教得好，必然會讓學生信服。」陳國詩對盲人教書必須克服的技術上的困難，比如維持教室秩序、板書、批改考卷與作業等等，也都認眞的思量過；想出了可能的解決的辦法。……他一直在努力着。

但是他不曾獲得任何正面的回應，從來沒有。「我敲門，但從沒有人給我應門。」

爲「英文點字書」上書教育部次長

教書是陳國詩的第二志願。他眞正想做的，也最有把握的是點字的工作：「我心中有一個理想，竊望能經由您的指引與協助而促其實現，」他在寫給教育部次長阮大年的信中這麼開頭，接着便說明了國內點字圖書的概況。

國內還沒有點製英文圖書的專人與專屬機構，就讀於啓明學校及各縣市國中、高中的盲生，一般所用的英文課本，幾乎都是台南師專「視障師資訓練班」所承製的。由於人力的缺乏、專業性不够，常有開學幾個月而課本還未送達的情形；加上人力不足，錯誤率也偏高。像這樣，連根本的供應都有問題，更遑論其他有關的英文讀物了。「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盲人讀物資料中心」雖然是國內最具規模的點字出版單位，但也以點譯中文書爲主，英文點字書雖可向國外購買，所能得到的也只是已經印製完成的點製書，無法得到原稿，難以複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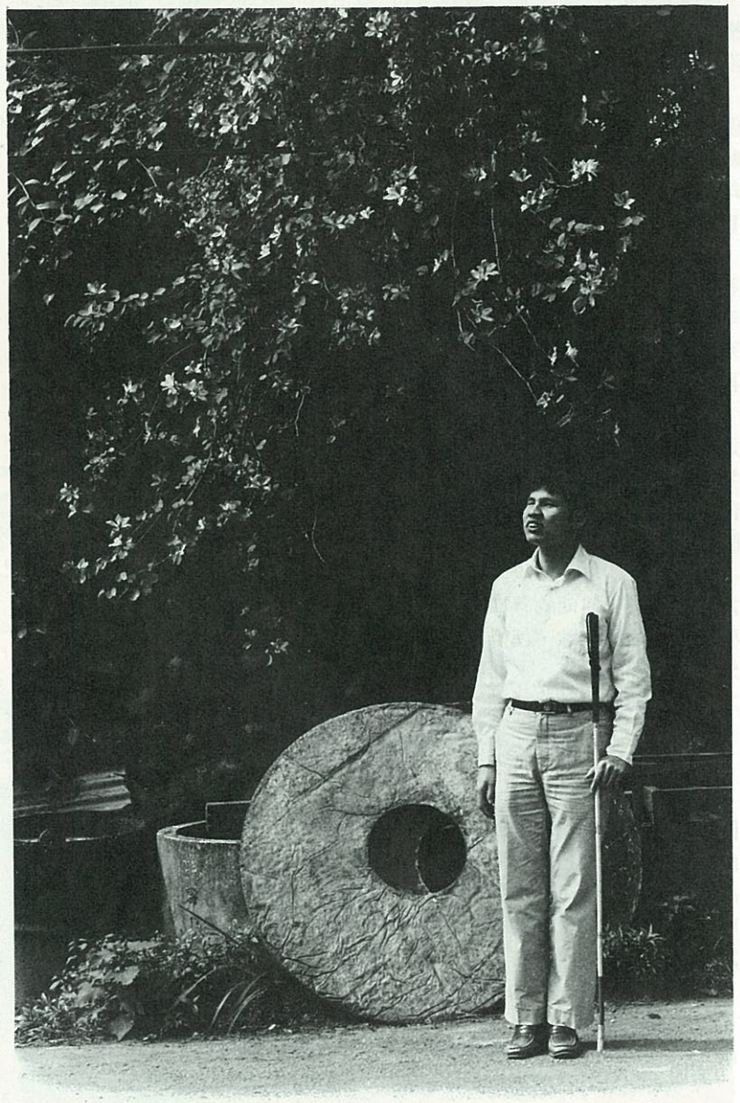
陳國詩以國內唯一從英文系畢業的盲生身份「上書」教育部次長，希望教育部能提供機會，讓他負責國內英文圖書的點譯工作，將所學奉獻於盲胞。「但是我的建議被當作陳情了。」陳國詩說，阮次長以爲他只是想求取一份工作，把他的信轉給中央圖書館，希望該館考慮爲他提供一個工作機會。「中央圖書館給我的答覆是：目前人事已經飽和，將來有機會可以錄用。」他搖搖頭，苦笑着說。

在這條艱辛備嚐的路上，甚至連母校英文系也曾拒絕過他。

究竟是什麼地方顚倒了？

陳國詩臨畢業前，曾考慮留在淡江大學英文系擔任助教，當時的一次系務會議上，曾有人表示，接納一個盲助教，有着事實上的困難。理由是助教的角色在於協助教授處理一些教學及行政上的工作。如果本身有殘障，是不是也會倒過來造成教授及學生雙方的不便呢？

現任系主任紀秋郎教授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慨然表示：「如果有任何一位系主任拒絕接受盲助教，大



陳國詩說：「我敲門，但從沒有人給我應門。」這是他在這個競爭世界裏最深刻的感受。

陳國詩拜訪盲人朋友阿水。他對新鮮的空氣、陽光、食物與友誼，都有很健朗的胃口，而且笑聲不絕，妙語如珠。

概是在抗議政府對盲人高等教育的漠視吧。」

他說：「陳國詩的例子對我們這個自稱現代、文明的社會是一種諷刺，他那麼努力、那麼優秀，但是却找不到一份工作，只因爲他是個盲人。」沒有晉身教育行業的機會，等於間接扼殺了盲人求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有多少盲胞願意在辛苦地擠進大學窄門，又經過四年寒窗苦讀的日子之後，才去面對一再被社會拒絕的窘境？

在我們相處的時刻裡，不完全是這類理性的、冰冷的訴說與爭辯。我們去學校的後山散步，曬初夏薄薄的陽光，到山下吵雜的菜市場採購菜蔬魚肉，吃了一頓豐盛的火鍋。他對新鮮的空氣、陽光、食物與友誼，都有很健朗的胃口，而且笑聲不斷，妙語如珠，使得我週日額外增加的採訪工作，反而成爲了一次愉快的訪友與踏青活動。

一次短暫的戀史

在入夜後顯得更安靜、美麗的校園裡，他告訴我他僅有的一次短暫的戀史。那個女孩是夜間部低他一級的英文系學妹，她參加學校的啓明社，在那兒遇見了他。兩人在幾次接觸之後，開始了密集的交往。「我猜想她大概很喜歡我。她只花一個禮拜就學會英文點字，又花了兩個禮拜學會中文點字，這種學習速度令人吃驚。啓明社訓練一般學員，單只點字課程一項，通常就要用上六到十個禮拜。她用了那麼多心力在學點字上，大概是希望能多幫我一些忙吧。」他臉上有着回憶的餘溫：「她白天要打工，晚上要上課，而且記憶並不是很好，用那種速度學會中英文點字，可見決心下得多大。」

「她是個美麗的女孩嗎？」

「別人曾經告訴我，她看起來很甜、很可愛。我很喜歡聽她的聲音，這一點對我可能比她長得怎麼樣來得重要。就一個盲人而言，交個漂亮的女朋友也許可以滿足在人前的虛榮，但是並沒有太大的實質上的意義。」

「曾經投入得很深嗎？」

「沒有，至少不是所謂的激情。」

後來呢？「後來我們冷靜的分手了。在世俗的價值標準下，要喜歡一個盲青年，並且去堅持那份情感，本來就需要一些額外的氣力。她好像有些搖擺。而我對她的某些性格，也無法完全認同。」

於是他就那般無怨無憾地終止了那樁短命的戀情，一點兒也不「傷他悶透」。那是他大三下學期發生的事情。

生平第一次正式站在講台上授課

再一次見面，是在台北「開平工商」。在一位淡江中文系學姊的引薦下，陳國詩獲得一次試教機會。見了面後，他告訴我，爲了去上那兩堂英文課，他興奮得一個晚上睡不好，他說：「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正式站在課堂上講課。」

他預先把課文內容及補充教材點譯出來，上課前十分鐘，又以自己攜來的點字機把全班同學的座次、姓名分別點譯下來。上課時，一手摸點譯教材，一邊滔滔而述；他明晰地拼出每個生字，代替板書。除開他中氣十足的聲音以外，只聽見講台下學生記筆記沙沙沙的聲響。幾位列席旁聽的老師與學生一樣屏息凝神。

當他明確地指出座次及姓名，要一個學生回答他的問題時，台下爆出一陣陣驚嘆之聲。他們發現，即使在一位盲老師之前，仍然是無法隱身遁形的，他似乎知道誰坐在哪個角落做些什麼。「他有個雷達掃瞄網的喔。看看，他眞有明星老師的架勢。」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女老師歪着身子跟我悄聲交換意見。

第二堂課，他提前結束講課，先給學生十分鐘的温習時間，然後展開一次分排對抗、各排搶答的隨堂測驗。比賽一經宣佈，課堂內先是一陣嘩然，隨後立即進入一種備戰的沉寂。比賽正式開始時，戰火一觸即燃，搶答聲、驚嘆聲、叫陣聲，在小小的教室內一波又一波爆起。他身兼教練、裁判、啦啦隊長和現場轉播的播報員，從容控制大局。只見他一面用簡短的評述加熾戰況，一面又提出問題並公開標準答案；一步步地，他把競答遊戲推向高潮。到了最後，連列席旁聽的老師都按捺不住，被捲入那場學習的角力賽中，不斷地打手勢爲敗部傳遞秘密戰略，以扳回局面。

他以一句：「人只要有機會同車同船，都是前生修來的緣。」做爲惜別詞，學生的臉上都有着戀戀難捨之情。他只花兩個小時，就贏得五十個年輕人的心，這樣的教學魅力，連任課的老師也吃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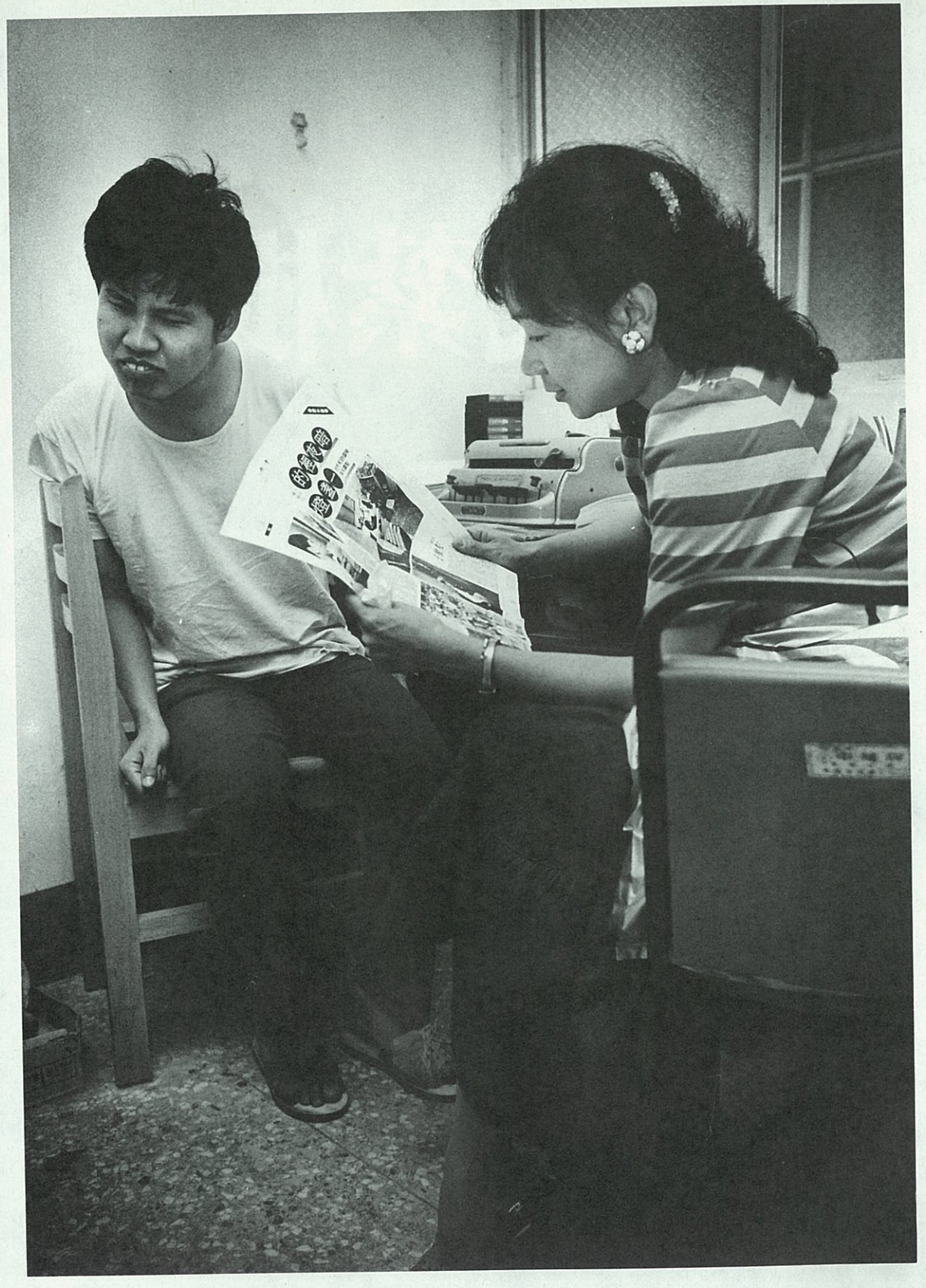
在車潮洶湧的台北街頭……

離開「開平工商」，我領他穿過復興南路，到對街去搭車。他一手握住我的胳臂，一手拿着拐杖，在車潮人潮洶湧的台北街頭，跟着我一起閃躲一輛輛呼嘯而過的車子。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想到，假如「開平工商」果眞接納了他，那麼他就得離開他所熟悉的淡水山上，讓自己置身於市虎橫行、人人競爭的大台北。他如何適應得了？我問他：「你怕不怕台北的車子？」

「學姊，妳怕嗎？」他反問我。

我怕，他也怕。這就是答案了。任誰往台北街頭一站，一樣都會有渺小、無助的感覺。我年輕健康、耳聰目明，一樣怕橫闖直衝的車潮與人潮，一樣得不斷地學習如何去與這個步調太快，變數大過定數的都會和平共存。

現在，陳國詩還留在淡水山上。在等待「開平工商」和其他曾經投石問路的學校給他答覆之前，他照常過着「報讀」、「報讀」之外還是「報讀」的日子，「不斷地擴充戰備」。牆上的日曆一天撕去一頁，朋友來的時候，陳國詩依舊爲他們開門點燈；朋友去了，他是否依然把自己丟在黑暗中呢？ ●



國立藝專教授汪其楣探訪陳國詩，並爲他報讀「點譯字典的消息」。陳國詩聆聽的神情，專注而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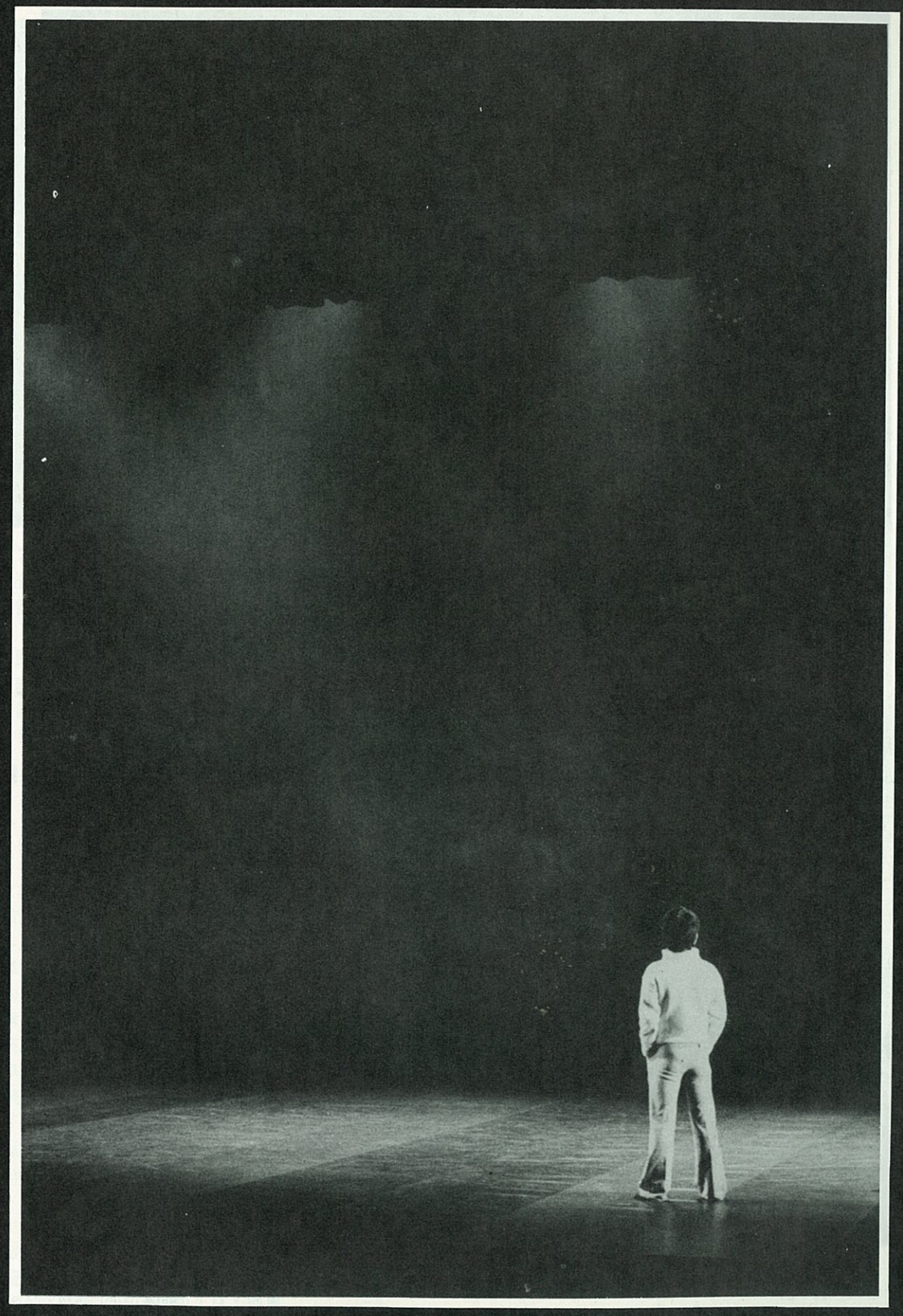
林懷民紮根

就由於這份對「人」的關切，
使舞蹈成爲林懷民的文化媒介。
使他不斷在創作中
尋找過往及現代的脈絡；
使他上山下鄉，飄洋過海，
爲這一代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舞出尊嚴，
舞出泥土的紮實與精神的薪傳……
從雲門舞集到藝術學院舞蹈系
林懷民一步步踏下的
豈僅是13年的艱辛、崎嶇，與光燦的聲譽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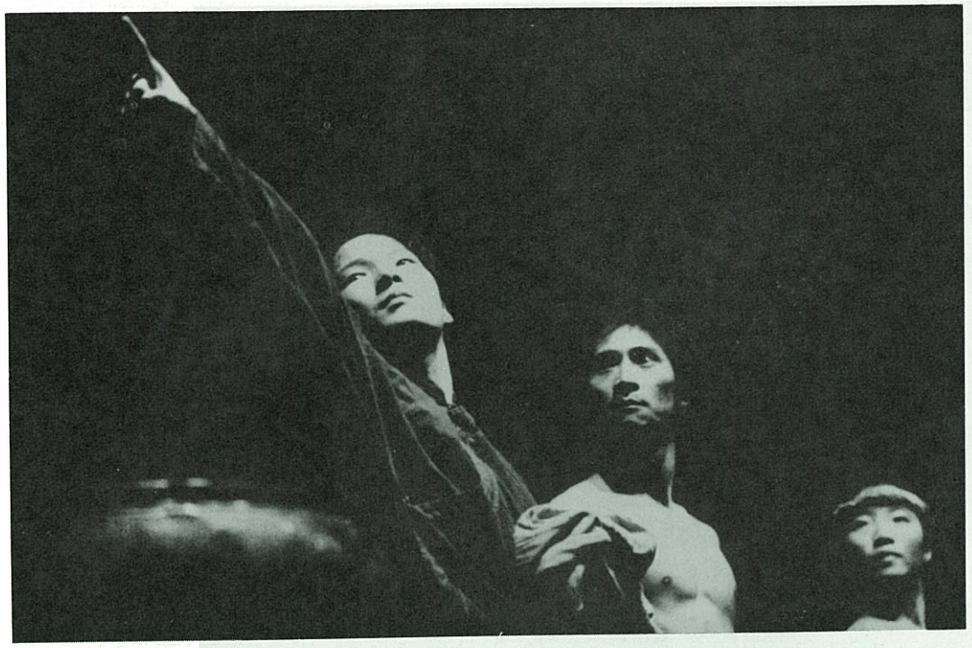
攝影■郭力昕　撰文■焦雄屏

林懷民在雲門的「薪傳」舞劇排練工作結束後，獨自在舞台上思索。

人間〈75年8月〉



「薪傳」中的「渡海」。



「薪傳」劇照。

7月18日，林懷民到新象藝術中心演講，題目是「舞蹈的沈思」。他告訴我，他的重點不是舞蹈的歷史，也不是舞蹈的觀念技術，而是舞蹈背後的「那個人」。演講結束的時候，他引述現代舞先驅白蘭欽的話爲結語：「我對動作沒有興趣，我關心的是動作背後的東西。」

■這一代中國人最重要的文化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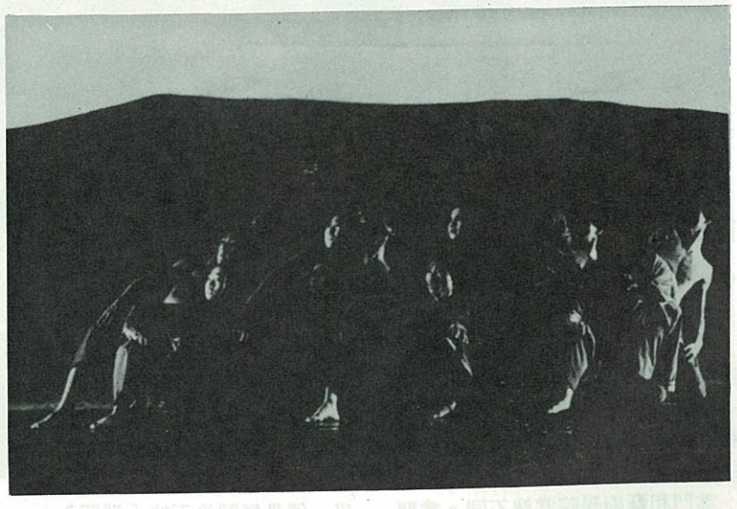
這個對「人」的關切，使舞蹈成了林懷民的文化媒介。他一手建立了雲門舞集，也開始了藝術學院舞蹈系，爲中國舞蹈寫下新定義。13年過去了，幾代舞者不斷地上山下鄉，用舞蹈傳達這一代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的省思，讓舞蹈文化在台灣獨樹一幟：既是國父紀念館的精英寵兒，也是雜貨店老闆娘、計程車司機朗朗上口不覺孤高的名詞。幾次歐美日本的巡廻表演，更建立了中國舞蹈的巨大國際聲譽，大家這才知道中國舞不只是天女散花、絲路敦煌而已。

洋洋灑灑的紀錄，寫下的是駭人的精力及成績。然而林懷民從不在成績單上駐足休息，他永遠轟隆轟隆地往前走。這二個月他的目標是海外的中國人。6月和7月，他風塵僕僕地帶著雲門和藝術學院的兩代舞者，在香港及菲律賓演出「薪傳」，看得香港人潸潸落淚，稱他們是這一代中國人最重要的文化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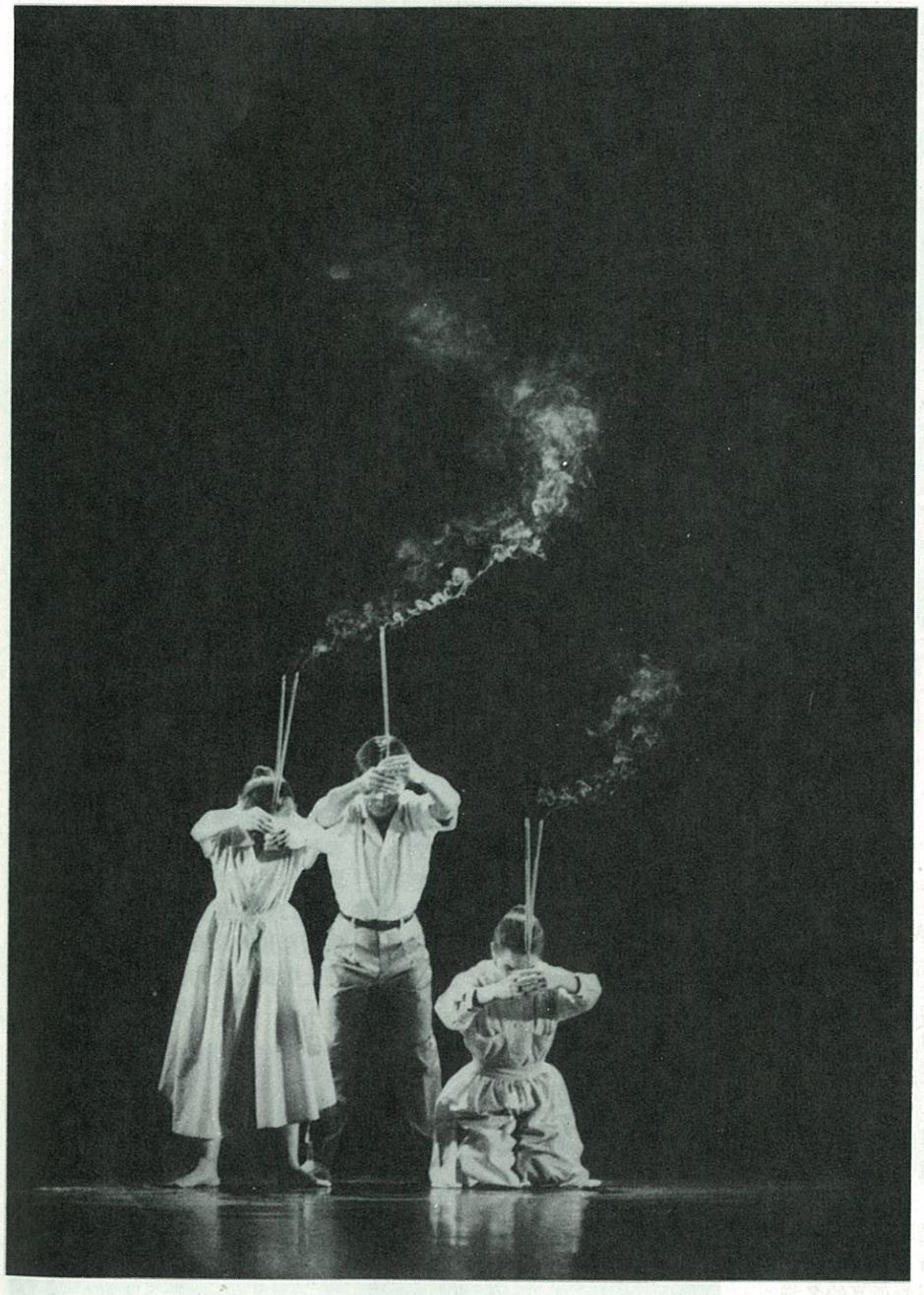
我常想，台灣每個文化藝術崗位上有個林懷民就好了。因爲有對「人」的關切，所以作品從不只是華美的形式主義和艱深的符號；有對台灣中國人的關切，所以不斷在創作中尋找過往及現代環境的脈絡關係；也因爲有關切，所以不只希望有雲門，還希望有舞蹈系，有更多的舞蹈、文化、歷史薪傳。

■自25坪大的屋中打拼出來的

從雲門到藝術學院的「薪傳」，我們看到了早先「中國人編舞，中國人作曲，中國人跳舞給中國人看」這口號的眞正可能性。年輕的學院青年也許沒有雲門舞者那種「從泥土中長出來的懂事和拼命」（林懷民語），但是從學來的動作中，



「薪傳」中的「渡海」。



「薪傳」劇照。

他們也跳出了年輕一代的「薪傳」。林懷民看看他們，有了新的領悟。學院青年也許較關心自己身體的美麗，也許不像雲門那樣肯摔可跌，但是他們是新時代滋養出來的。林懷民說：「『薪傳』應該也可以是這樣的。」一代到底有一代的不同。

雲門和藝術學院當然不同。雲門舞者是13年前在信義路25坪大的屋中打拼出來的。他們充滿了披荊精神，要對生活犧牲，爲經濟困窘，對觀念奮鬪。漫長而崎嶇的路走下來，他們體內的力量與「薪傳」舞碼內在的動力翕而爲一，他們能體會曾曾祖母那一代是如何艱辛可泣地開發出一片新天地。所以一舞起來，便是舞蹈後面的「那個人」，老老實實地付出體力，一揪土、一播種，盡是耐力及滄桑。

舞後的力與苦，一直是雲門的支柱精神。新進的舞者雖然年紀不大，却由資深舞者那裡學來不怕摔、不怕痛的強烈衝擊力。年輕的崔雯玲說：「我從沒想過如何去表現先民的精神，我只是忠實地將那些動作做出來。我覺得那些動作就是雲門的精神，也是『薪傳』的精神。」

■自然洋溢着的歡愉與青春

藝術學院的學生就不一樣了。他們是聯考的小孩，電視的一代。生於安定，長於台灣中小企業一下冒起的經濟繁榮。「他們一輩子面對的第一個挑戰，可能就是來藝術學院學舞。」林懷民說。做爲系主任，他仍堅持雲門草創時代的斯巴達教育，奮力與聯考兒童的「60分主義」、「保命主義」對抗。學生白天有繁重的課業，晚上有時還被他操練到凌晨左右。三年下來，有的撐不下去了，淘汰了，剩下的是林懷民口中「這一代青年中最好的一群。」然而即使如此，他們的世界仍是安定純眞沒有挫折的，他們仍是聽話的小孩。

的確，這樣的學生可能跳不出雲門「薪傳」那種厚重的土地感，因爲他們缺乏群體的感覺，動作又都是學來的。不過，他們也有新一代的情感，尤其「薪傳」中的節慶與豐收等段落，他們自然洋溢著青年的歡愉及青春。這群舞者與雲門舞者是差了一代，兩代的差異正代表了台灣經濟、社會、文化的轉變。林懷民看清了這一代的情形，他說，或許我應該照他們的個性編舞。「薪傳」到底是爲雲門舞者編的，舞蹈後面的人不一樣了，編舞的人就應該提供不同的作品。林懷民編舞，和白蘭欽一樣關心動作背後的東西。

■等待完成的舞蹈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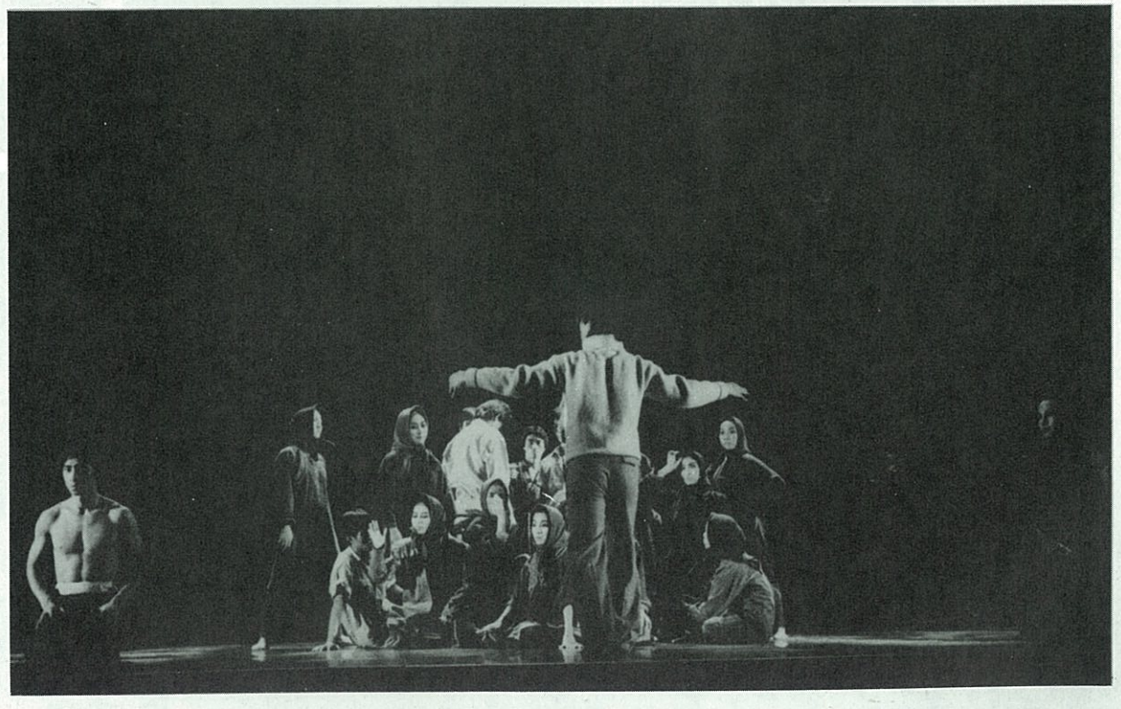
這個關心，我想可肯定爲林懷民對台灣文化最大的貢獻。他的關切一直與社會的變化維持密切的互動關係，作品中從尋根、民族感情、到神話新譯，到街頭現實，在在充滿反省及澎湃的熱情。這種反省及熱情不但輻射感染了其它藝術範疇，也影響了一世代的青年。隨著其藝術生涯的推展，台灣的文化感性也隨波演進。

香港評論人因而說，林懷民的作品是中國近代文化最驕人成就的一部分。

然而，我們衷心希望這個成就不是止於林懷民。多少年來，林懷民將編舞、行政、教學扛於一肩。他曾充滿期望地說：「當雲門不需要我的時候，才是最好的時候。」13年來，我們却仍看到他與雲門的深厚關係，即使另一個舞團（台北現代舞團）成立，也是他埋頭推動的。雲門培養了衆多優秀的舞者，却沒有另一個林懷民或不同的林懷民產生，連另一個可以等量齊觀的舞團都沒有。或許因爲預睹這個困境，他才努力耕耘學院教育，希望爲新一代的生理／心理做完善的準備，等到他們爲自己前程抉擇時，能有充分的勇氣及毅力，「也許，他們會有自己的舞團。」

等到那時，林懷民的成就才不會成爲絕響，他的舞蹈薪傳才算眞正完成。我們也才可以肯定，由舞蹈出發的這一條路，眞正爲台灣文化紮下了深厚的根。

林懷民指導雲門舞者排演「渡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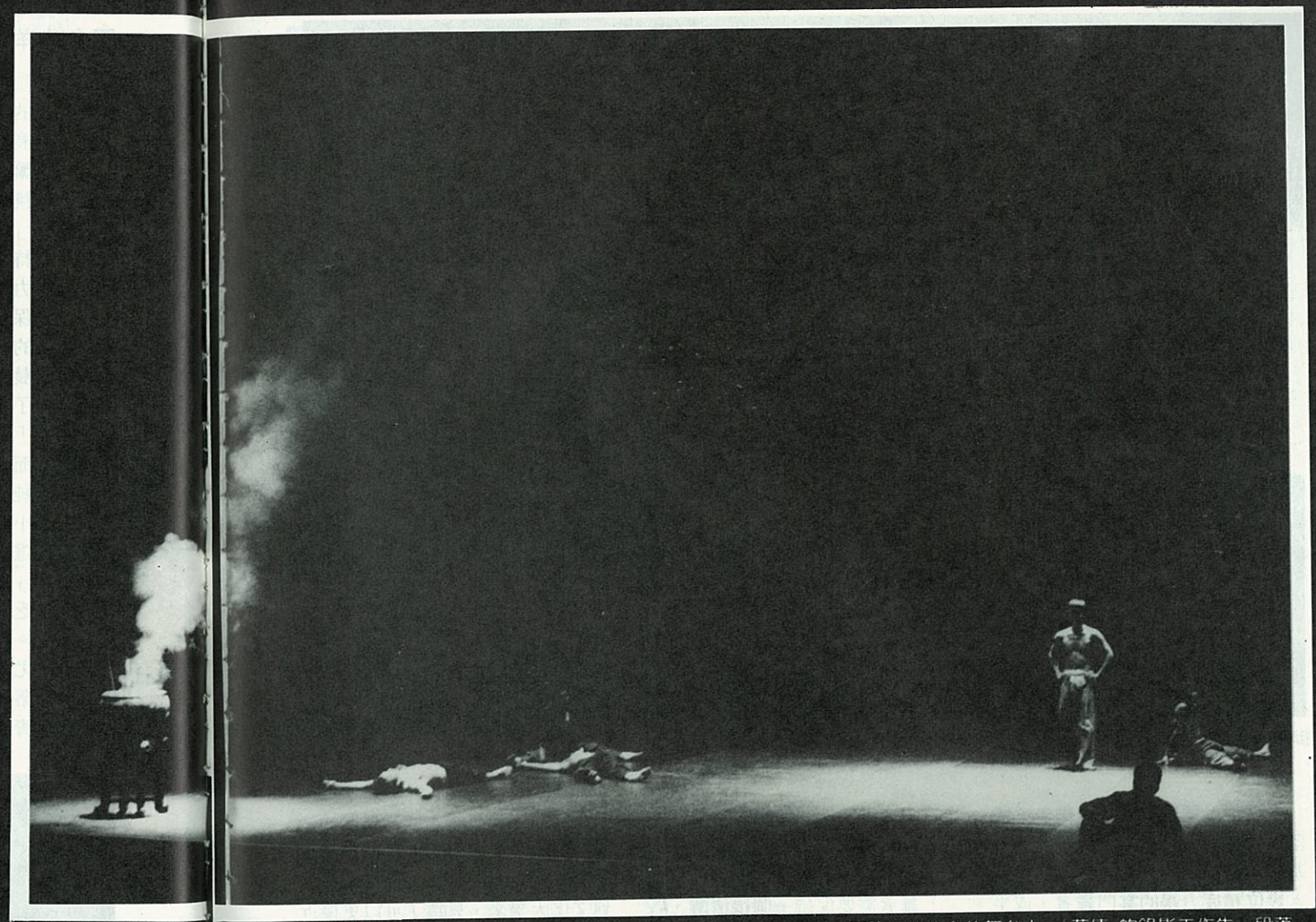


草書雲門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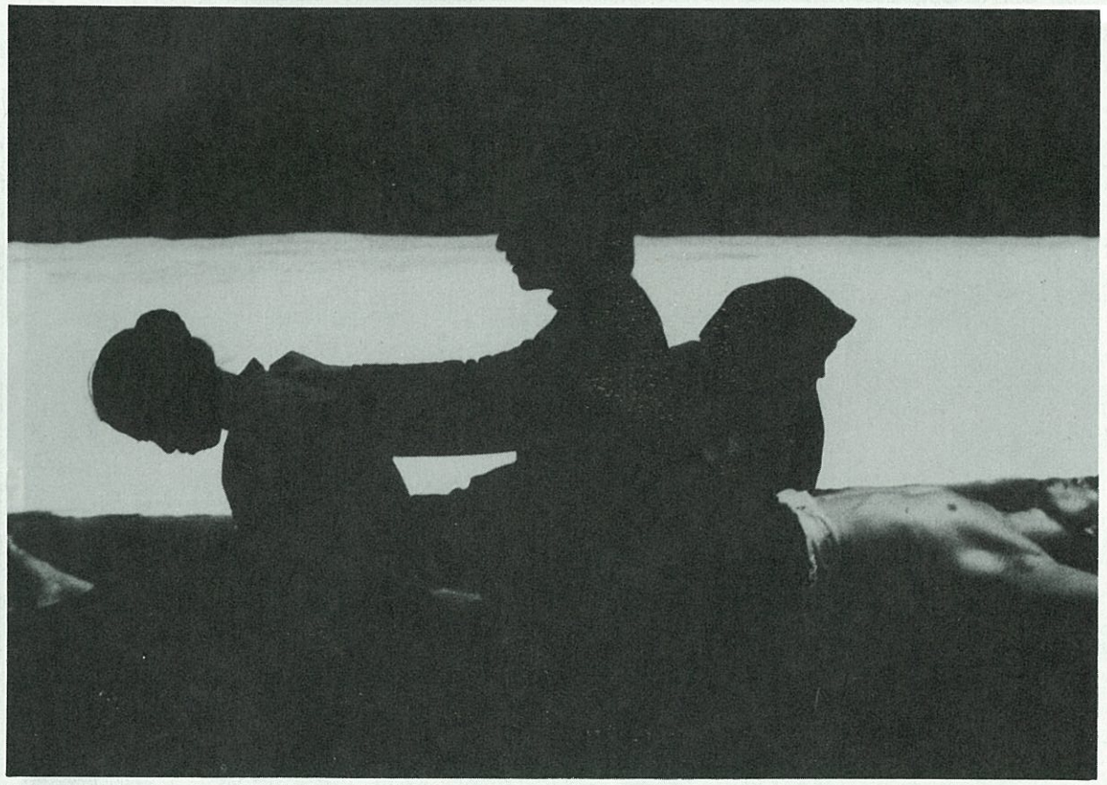
在文化尊嚴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

雲門和台灣的經濟發展很相像
剛開始，它是個家庭手工業；
慢慢的它變成中小企業；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台灣水準」這回事了，
要的只能是「國際水平」……
面對這些山高水濶的挑戰，
雲門怎麼回應？怎樣堅持與突破？
本文把我們帶到舞台的背后，
在燈光黯淡，人跡悄然，靜靜傾聽
雲門舞者和它的創始人
冷靜的自剖、熾燃的期待、激動的感懷，
以及那麼莊嚴的追尋和反省……

攝影／撰文■郭力昕



基隆文化中心的舞台上，「新傳」的錄影工作告一段落
幾位舞者在台上休息



排練工作結束之後，舞者相互替對方按揉酸痛的肌肉。

「薪傳」舞劇的錄製工作告一段落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基隆文化中心的舞台上，燈光微暗。幾位精疲力竭的雲門舞者，或坐或臥，相互輪流的替對方按摩，試圖將肩膀及手腿已成僵硬的肌肉活絡開來。「薪傳」是他們跳得最熟，也是次數最多的一支大型舞作，爲了這兩天的錄影效果，它的每一段舞，至少都要跳上好幾次，甚至還有重覆十來遍的。而每重跳一次，他們所投入的，同樣是毫不保留的體力與情感。

利用他們上課與排練時偶而的空檔，我曾分別和幾位舞團的成員做過一些訪談。整理出來，就是以下的這篇報告：

林秀偉

目前爲雲門舞團的排練指導，於六十四年加入雲門。秀偉是位積極地視舞蹈如生命的人，對自己的要求十分嚴格。從她平穩，簡潔的談話中，可以看到她對舞蹈事業的堅持與自信。

「舞者需要保持一個很清醒、新鮮而敏銳的頭腦。所謂清醒、新鮮，是說不能因每天要做重覆的事情或動作，而把它視爲像上班、打字一樣的例行工作。同時，由於藝術表現永遠含有『人』的感情在裡面，因此，只把記憶裡的動作熟練地跳出來，是不够的。舞者每天都應該像一張空白的紙或是一個新生的嬰兒一般，以新鮮的心情去感覺舞者與舞者之間的互動反應，和舞蹈動作中的生命。每天有著不同的體會，做出的動作，就會自然而不流於機械化。這是比較困難的自我要求，但它或許正是單純爲了愛舞蹈而每天來跳舞，與決定要做職業舞者之間，一個基本的不同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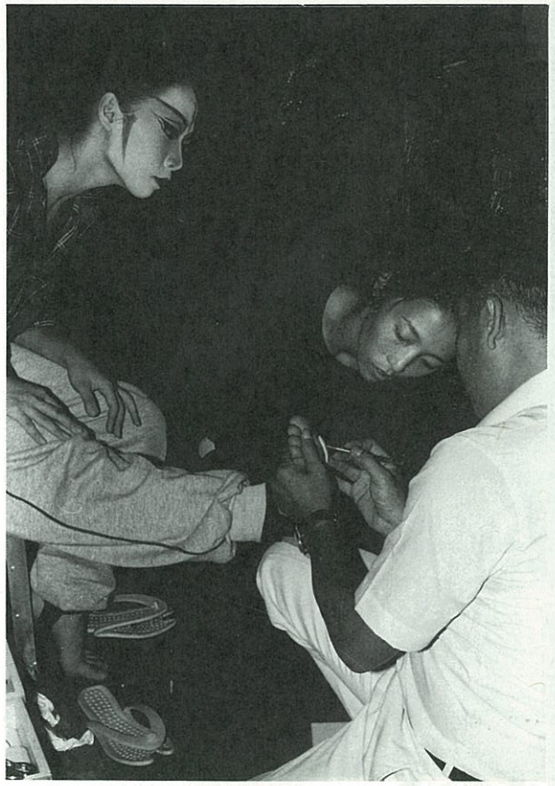
余金文

熱愛舞蹈的金文，數年前看到雲門的幾場演出之後，成爲舞團的一份子，就是他當時最大的憧憬了。爲此，他特別從東海大學畜牧系轉到文化大學來，只爲了可以更接近台北的舞蹈環境。七十二年，金文加入了雲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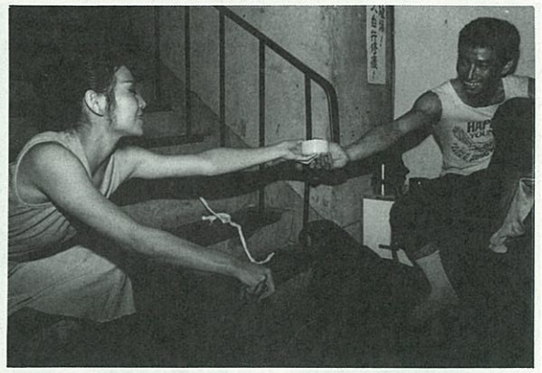
「進來雲門之後，開始了解到做爲職業舞者需要付出什麼代價。跳舞不再是一個虛浮模糊的概念或幻想，而是需要流汗流血，全力以赴的眞實生活。這種認識與實踐的過程，對我的意義很大。

由於工作通常會很吃重，我以前常常發牢騷。舞者似乎特別容易抱怨，聽外國老師說，國外的舞者也是一樣。不過近來漸漸有一個體認，其實態度可以很清楚的：如果抱怨，就離開這裡，或者乾脆不要再跳舞，假若決定要繼續跳舞，就不要有抱怨的習慣，因爲那徒然浪費時間。」

何惠楨



雲門隨隊醫師指著林小鳳的脚傷說，若她再不休養，肌肉的裂傷將無法復原。醫師問她：「妳難道不會痛嗎？」小鳳說：「當然痛啊。我就是一直忍著而已。我們都很會忍痛的。」何惠楨在一旁看著。



台北市社教館的後台，練完舞之後，鄧玉麟自蕭賀文手中接過一杯開水。

在「薪傳」舞劇的「拓荒」這一段之中，有一節舞蹈描寫衆人列隊爲成婚的夫婦祝福。這一場場景裡，舞台上的惠楨總是飾演一個高興地兀自踏步，忘了跟上隊伍的小女孩。這段舞蹈中的小插曲，十分輕鬆有趣。在生活的舞台上，由於女兒的誕生，她也曾在雲門落了兩年隊伍。然而，對這位創始團員來說，雲門這個大家庭的成員之間兄弟姐妹一般的感情，多年來一直未變，是她最欣慰的事情。

「在雲門十三年，我覺得很滿足。這個團裡，我是個大起大落的人，而起落之間，常是受到我當時心緒狀況所左右。情形好的時候，什麼困難的工作我都可以咬著牙把它做好。若心情不對，即使一個最簡單的動作，我也做不俐落。在這十幾年之中，我曾經離開舞台兩年，並且在那段時間，質問自己：究竟我是否應該跳舞？或是就此打住，專心地回到家庭工作上？當然，我是又歸隊了，這大概是舞蹈迷人的地方吧。但直到現在，我仍不時反問自己這個問題。」

林小鳳

健康開朗的性情，是她給別人的第一印象。七十二年進入雲門的小鳳，尚未滿二十歲，卻已在這兩三年中，肩負了許多成年人都不見得能承受的壓力與責任，並且在其中大步的學習與成長。她善體別人處境，對於她所尊敬的林老師，有如下的印象。

「林懷民老師？他嘛，是一個很敏銳而主觀的人。有個藝術家的性格，時常會很情緒化：上一分鐘還跟你有說有笑，摟摟抱抱，下一分鐘就可能把你又罵得狗血淋頭，讓你跑出去哭。雖然他罵了你，可他自己也很難過。

他對於一些需要用心思考的東西，非常有辦法。而對於那些很規矩的事情，譬如行政工作，就會把自己弄得很痛苦。這是個適合創作的人，但現在的情況，偏偏他又不得不做這些事，我想起這情形，覺得蠻難過的。」

吳素君

雲門舞者李靜君說：「素君一上舞台，就覺得她特別的美。」十三年前與丈夫葉台竹一起跟舞台結了緣的素君，和雲門與林懷民的情誼，不是三言兩語能道盡的。對於舞蹈與雲門，她是永不死心的。但是歲月壓迫過來，面臨着舞團結構上逐漸的變化，在進退取捨之間，她不時會透露出兩難的矛盾心情。

「我們這些老的團員常常說：若是今天叫我們來考雲門舞團，我們一定考不上。一切都在競爭與進步之中。對於新進的舞者，我不贊成任何人該有『多年媳婦熬成婆』的

施季良在南京東路雲門工作室外的防火梯上進午餐。

想法。既然他們已有更好的條件、環境與機會，可以也許一年就學會了我們需要十年才摸索出來的東西，又何必一定要他們嚐過我們當年的經歷呢？

新進舞者的優點是領悟力強，學得很快，但同時也可能會出現一個危險。從前我們學舞，是與林老師的編舞過程一起成長的，因此，動作與它所要傳達的情感，都深植在我們的身體裡面，我怕新舞者學得雖快，身體的記憶可能不太够，這樣不容易投射出更深的情感內涵。他們都很聰明，我希望這『聰明』是帶給他們更快的進步，不要反而成爲一個阻礙進步的東西。

話說回來，我們老舞者也有危險。可能自己總會認爲，我們已經是苦熬過來的人了。我自己一直避免有這種想法。有新進來的人，就覺得應該要把機會讓給他們，他們也應該要比我們更好。」

李靜君

在雲門的工作室中，舞者跟著老師Ross的節拍做基本動作。大家都都認眞地抬腿、跳躍，汗流浹背，而靜君總是將腿抬得特別高，額頭與鼻尖冒出的汗珠，也特別的多。

「每次跳完像『春之祭禮』或『薪傳』這樣的舞，累倒在幕落之後的舞台上，我都有一種非常滿足而想哭的感覺。就憑這個，一切跳舞、練舞的辛苦都值得了。

舞者是一項寂寞、艱苦的事業，平常單調的上課與練舞工作，常使我必須運用許多想像力，才能說服自己去繼續面對它，並從其中得到快樂與收穫。這令我不得不敬佩雲門裡資深舞者的毅力與耐力。我眞不知道，如果當時換了我的話，是否也能够十多年如一日的撐到今天。我只能說，七十二年決定加入雲門，現在看來是件非常值得的事情，而我會努力的做下去。」

林懷民

在台北社教館內的舞台上，排練中的舞者爲一個走位的問題嘰嘰嘖嘖的討論。漆黑、空蕩的二樓觀衆坐位區中，傳來一個聲音：「你們安靜下來，現在都聽我的。」那是林懷民。

排練完畢之後，舞者在台上坐成一圈，聽Ross逐項討論彩排時的問題。此時，給每一位舞者親手披上外套或大毛巾的，也常常是他，林懷民。

在雲門的辦公室裡，林懷民坐在打字機前，像「放飛鏢」一樣地將每一個英文字母結結實實地釘在白紙上。這是一份赴美演出時要用的英文節目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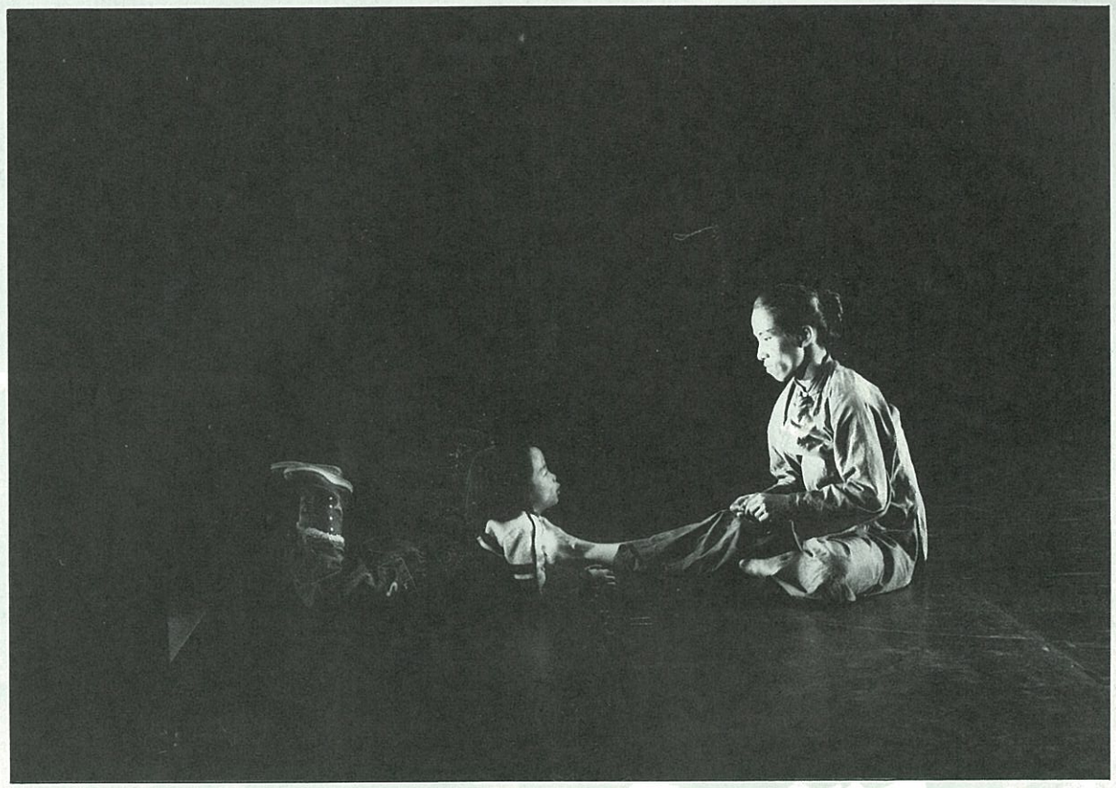
晚上的節目開始前三分鐘，他在場外路邊攤匆匆吞完一碗餛飩湯，揹著那只大皮包袋子，走到後台，搶起麥克風，以沈靜的音調宣佈：「現在節目開始。」然後聲音突然上揚：「讓我們先齊聲高唱：中華民國國歌。」

表演結束之後，台前的觀衆在鼓掌，台上的舞者在謝幕，台後休息室裡的林懷民，正以流暢的英文與中文（就像他的小說「蟬」裡的人物一樣），雙聲帶地向來訪的幾位友人「細說雲門」。

「雲門和台灣的經濟發展很相像：剛開始它是個家庭手工業，慢慢的它變成中小企業。現在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已經沒有所謂『台灣水準』這回事了，要的只能是『國際水平』。無論是工業界的商品貨物，或者文化界的表演藝術，今天若沒有國際市場，在台灣也很難存活。目前在國內能够賣座的表演團體，絕大部份是國外各類型表演藝術中的佼佼者。我們無法不面對這些挑戰，而只顧自我陶醉於本土取得的那些成果，因爲生存是個非常現實的東西。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在國內爲自己的同胞多做一些事，因爲在自己的土地上，台上台下的情感可以直接交流，要比和那些紐約藝術經紀人折衝交涉有意思得多。可是爲了生計，我們必須出征。

台灣是一個沒有世界觀的社會，一切文化藝術活動的眞正品質，常常沒有定位。傳播媒體裡缺乏判斷能力與評論標準，而我也不能將這個現象全部歸咎於記者。他們的上司並未要求這方面的突破，他們也就不覺得有自我教育的必要。一般觀衆因此也被媒體教育得只會浮浮泛泛的看。或許觀衆會很喜歡某一個作品，要問他到底好在那裡，他也說不出來。

雲門的確已經受到媒體與大衆經常的鼓勵和讚賞了。但是，這個社會有興趣去推崇的人，一貫的仍是會脫衣服的影歌星，而不是眞正將生命奉獻給嚴肅藝術工作的人。所以我們的舞者，不免會常在做個『藝術工作者』或是『中產階級』之間猶疑不定。我必須要引述一句話：『一個藝術工作者，永遠不能變成一個中產階級，或持有中產階級的心態。』然而，他們無法確定，『舞者』這個身份的意義與價值，究竟在社會上如何被定位？傳播媒體給予的好評、觀衆看完表演後給予的掌聲，都不足以平衡他們所付出的，我們必須要從觀念、態度以至於實際行動上，認識並肯定這些年輕人不辭勞苦、默默奉獻的事業。」



排練結束後，林秀偉和在舞台旁等她的小兒子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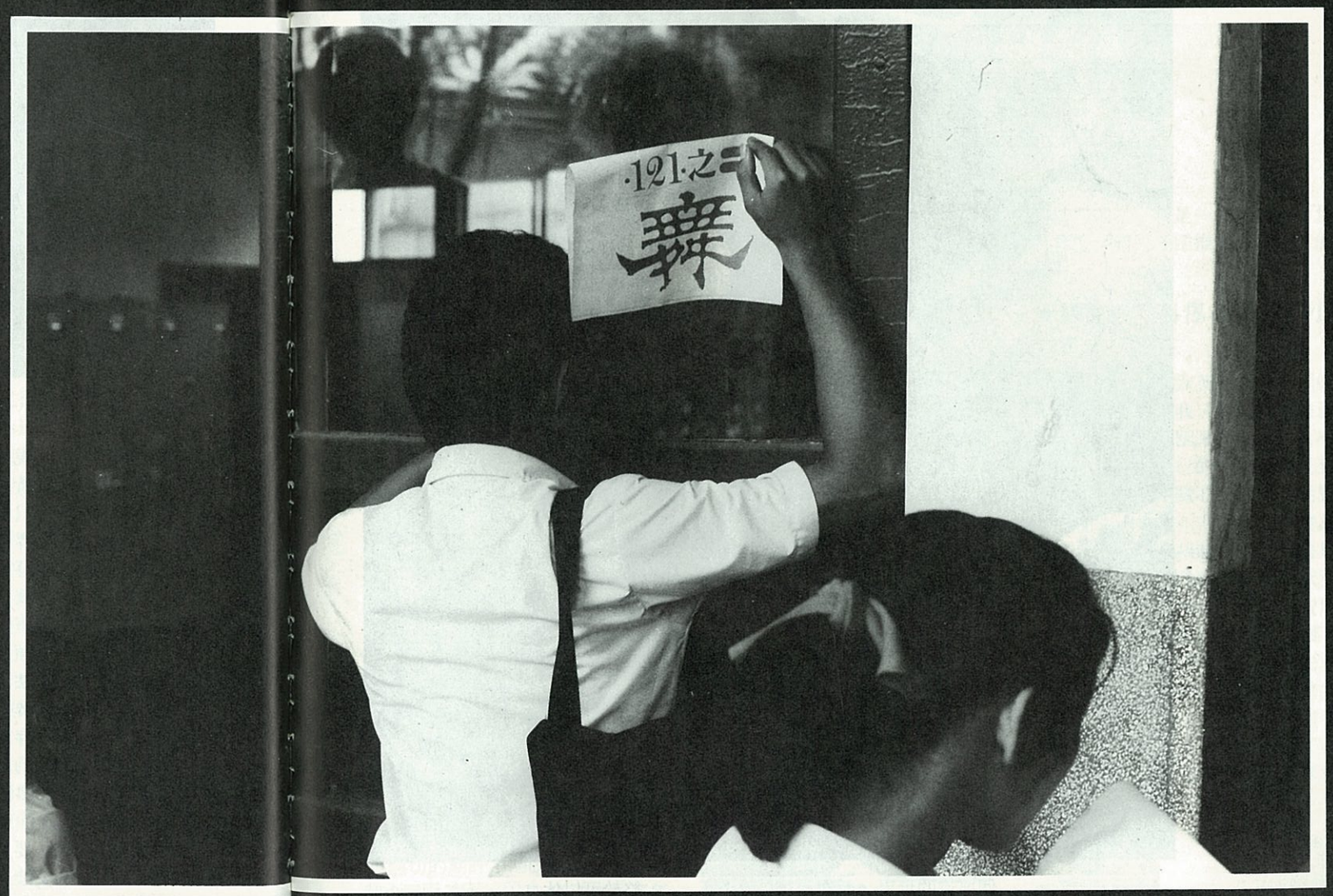
*　*　*

「爲了走更長的路」，雲門在今年初沉寂了幾個月。休養生息之後的再出發，六月的香港行獲得前所未有的好評。今年秋季，他們將再次遠征紐約。我們祝福雲門此行的演出成功，再一次地替我們「在文化尊嚴上廢除不平等條約」（詹宏志語），把一個比較美麗的台灣的中國人形象，生動地散播出去。

薪火正傳遞到他們手上

藝術學院舞蹈系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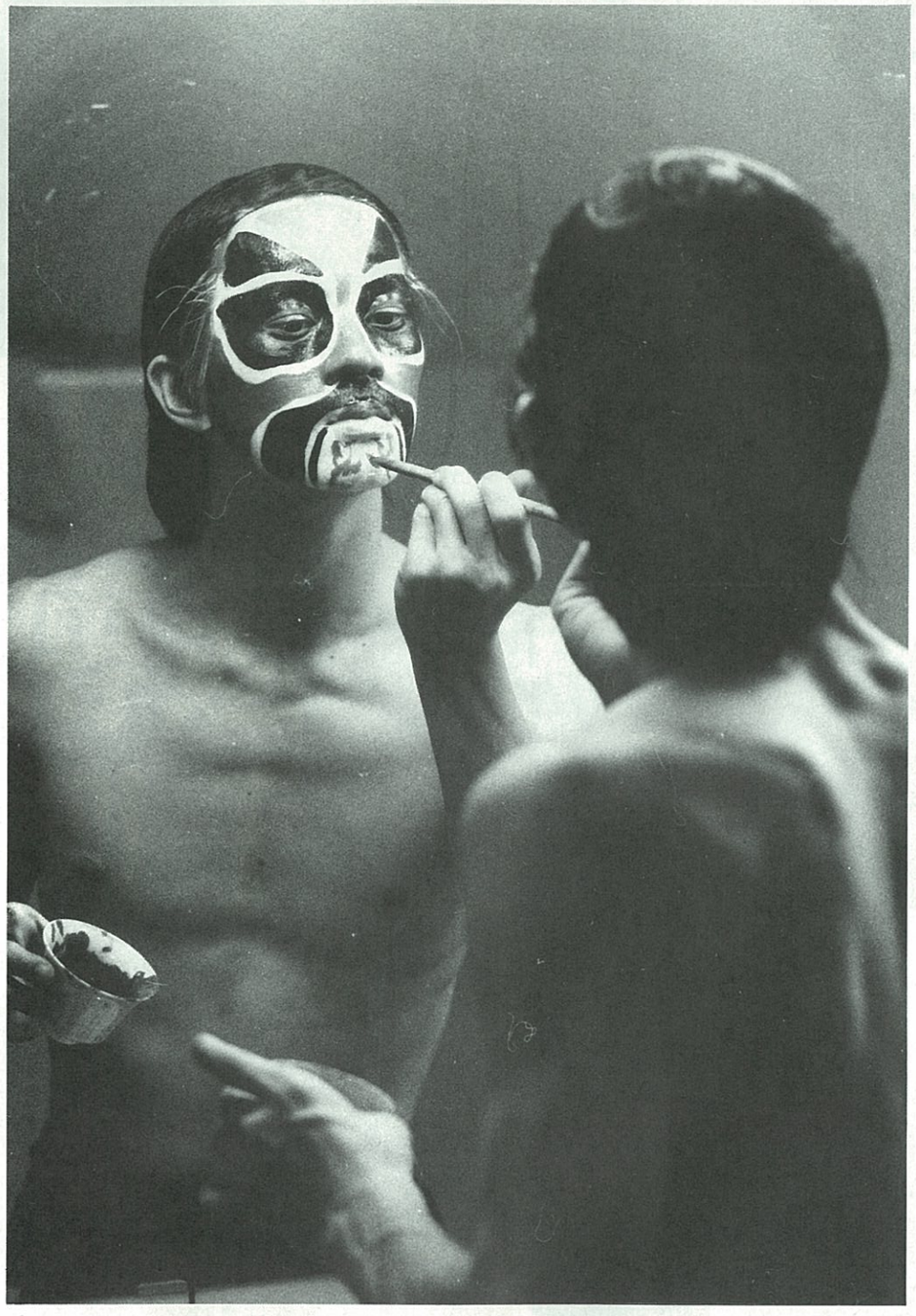
7月下旬，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在香港演出
贏得了滿堂的華彩與持久的感動，
掌聲一直不停……
他們終於辦到了，他們戰勝了自己；
可這成功的背后，是多少痛苦的煎熬，
多少險阻的考驗，多少疲憊與掙扎呢？



「1、2、1舞展」雖是個實驗性的演出，却仍吸引了許多外系的同學，這項演出的地點是系上的舞蹈教室。

攝影／撰文■楊文全

吳義芳正在化粧鏡前畫臉譜，「嗯！老師教我們畫臉譜時，這一撇應該是這樣！」他說。



●孔廟前的意外發現

夏日午後的蘆洲，顯得格外悶熱。在藝術學院的禮堂裏，一群舞者手緊握著手，隨著一聲一聲的「嘿！」，一次又一次緩而有力地向前撲倒。門外透進來的光線，勾勒著他們的身影，他們的眼神凝注於一個遙遠的世界，而在最後一長聲「嘿——」之後，所有的舞者都猛然地撲臥在地板上。此刻一切都靜默了，但是倒在地板上的舞者，汗水却沒有停，他們的脈搏依舊有力地跳動著。這支舞是林懷民老師所編作的「薪傳」，也是藝術學院7月下旬在香港演出的舞碼。

終於可以休息了，下午兩個小時連續地排練可把大家給累慘了。這時候有些人躺在地板上舒展著肢體，放鬆繃緊了兩個小時的肌肉；有些人在找針線縫補方才排練時不小心被拉破的服裝；而有些人却還在研究這支舞中的一些細節，沒有人閒著。在我的記憶中，他們似乎一直是如此的。

吳義芳在「1、2、1舞展」彩排中，贏得同學的讚嘆。

認識他們已經兩年了。兩年前的4月，他們第一次南下巡廻演出，在台南那一站，成大歷史系的林瑞明老師和若干建築系的同學，帶他們去參觀幾個較特殊的古蹟。在參觀的時候，只見他們一個個以好奇的眼光探索著先民的遺跡，手上的筆不停地記著。在孔廟前的碑石旁，有人在筆記本上記下林懷民老師一個意外的發現：「鄭成功於1661年登陸台灣、法王路易14亦於同年在法國創辦世界上第一所芭蕾舞學校。」當時幾位成大的同學，都很驚訝於他們那麼認眞積極的態度，以及那麼強烈的使命感。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舞蹈系一年級的學生罷了。

●台灣舞蹈界的一大盛事

藝術學院成立於三年前，是台灣舞蹈教育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創辦人林懷民先生是第一屆系主任，大家對這位傳奇性的人物都抱以熱切的期許，期盼能在他的手下開創出一番新局面。僅僅過了三年，今年7月，藝術學院舞蹈系終於受到香港藝術學院的邀請，赴港參加國際舞蹈藝術節的觀摩演出；同時受邀請的還有另外幾個國際知名的舞蹈團體：日本首席芭蕾舞團「狂言」、美國茱麗亞學院、英國拉邦中心舞蹈系、韓國漢陽大學舞蹈系及香港演藝學院；而這些團體也接受了林懷民先生的邀請，在7月28日到8月1日的「台北國際舞蹈學院」舞蹈節中演出。這是多年來台灣舞蹈界的一大盛事：藝術學院舞蹈系學生的表現，已開始躍上國際舞台了。

回溯幾年前，招考第一屆學生的時候，不知有多少習舞的青年在競爭那30個錄取名額；被錄取的人雖然幸運，卻未必都能在這三年之中通過種種的考驗。有的人放棄了，走了；有的人仍停留在中級班；而能在這三年中順利地昇上高級班的竟不到十人。這麼嚴格的考驗，這麼高的淘汰率是令人驚訝的，而林懷民從不諱言他訓練的嚴格，因爲他要每個從藝術學院舞蹈系畢業的學生都能成爲挑大樑的人才。畢竟肯爲台灣舞蹈界奉獻自己的人太少了，而這批學生在畢業後如能投身台灣舞蹈界，將是一股豐沛的力量，會把台灣的舞蹈推向一個全新的境界。

●躲在教室外傷心落淚的小女孩

來自花蓮的劉淑英，是第一屆的學生。她曾告訴我，當她知道自己幸運的考上了舞蹈系時，眞是百感交集：既興奮自己的能力終於受到肯定，卻又開始擔心往後的生活費從何而來。她說：「我正式習舞是在花蓮女中二年級時，自己偷偷地找老師學的。當時家裏的經濟狀況並不可能讓我去學舞，所有的費用只能從平常一點點的零用錢累積下來。有一次沒錢交學費，不敢去上課，只是一個人躲在教室外黑暗的角落傷心地落淚，後來老師知道了，願意免費讓我上課，才解決了我的學費問題。」中學畢業後，她曾

羅斯老師正仔細地看著舞者們的排練，臉上凝注的神情透露著一份關懷。

「1、2、1舞展」彩排時的現場。

考上藝專，一個人在台北唸書，除了學費由姊姊幫忙負擔外，生活費就得靠自己打工教舞來維持了。她瘦瘦小小的個子，眼眸中卻透著一股堅毅執著的精神。

來到藝術學院舞蹈系，常常，早上6點半她就得和同學們一起趕到學校上清晨的太極課，而緊接著滿滿的八堂課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林懷民爲大家安排的課程是很繁複的，不僅是芭蕾舞、現代舞，連中國平劇中的武功、身段都佔著相當的份量；至於學科更是林先生要求的重點，他爲同學們安排了十分廣泛的學習課程，除了舞蹈史外，還得上解剖學、詩選、電影、心理學……等許多科目。劉淑英告訴我，她早已警覺到自己的起步太晚，能跳舞的時間並不可能很長，因此在這個時候她必須全力充實自己，因爲思想的累積才是眞實的，也才能延續她舞蹈的生命。對這個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她緊緊地握著，絲毫不肯放鬆。

●「1・2・1舞展」

舞蹈系每年都會有一些不同形式的對外演出，展示他們學習的成果，但那幾乎都是由老師帶領的。今年1月21日，三年級的同學開始策劃眞正屬於自己的舞展。整個舞展的目標，並不期盼能發展到一個規模龐大的形式，只希望能提供同學一個沒有壓力的環境，讓同學嚐試著運用自己所喜歡的任何方式，去編寫自己的舞，試著將個人內心眞實的感受表達出來。這個舞展的主要推動人是楊宗陶，在舞展的首次發表中，他曾以一個很簡單的作品做爲第一支舞碼發表。那支舞單純極了。只是從舞台的這一端開始，以一些簡單的動作的連接，沿一直線不斷發展到舞台的另一端，時間也很短暫。但這支舞卻告訴了大家，這個舞展的清新與自由。楊宗陶要推動同學都來參與，共同經歷這個實驗的過程。

同學中的吳美恩，因爲受傷，已經一年沒有跳舞了。在這一年中，她幾乎沒有辦法與同學一起上課，她的心境可想而知。但是，她終於決定把自己放開，去拓展廣濶的視野，再給自己一些考驗。她開始去修習學校另外三個系（音樂、戲劇、美術）的課程，試著去接受其他領域的觀念。慢慢地，她找回了自己的信念。在今年的「1・2・1舞展」中，她發表了一支舞作。

她的題目是「ㄉㄧ・異・纏」。她用了四位外系的同學當她的舞者，其中二位完全沒有表演的經驗，她給他們安排了很簡單的肢體動作及變化，或是撕紙衣，或是拉頭髮。而她所想表達的是：這一年之中她的感受。她問自己爲什麼會遭遇到如此的傷痛？爲什麼她該已離開學校卻還不離開？爲什麼現在的許多大學生就像一隻蠶（纏）一樣，拼命的吃著桑葉，而無視於他人的存在？看了她的作品很驚訝，甚至懷疑那是不是舞蹈？但是她告訴我：「什麼樣的形式才是舞蹈？我的這支舞同樣是肢體語言的表達，它一樣會傳達一些感覺給你。我要同學們了解，這個舞展是沒有任何壓力的，不要爲自己套上一些枷鎖，你可以編得比我好，但是你爲什麼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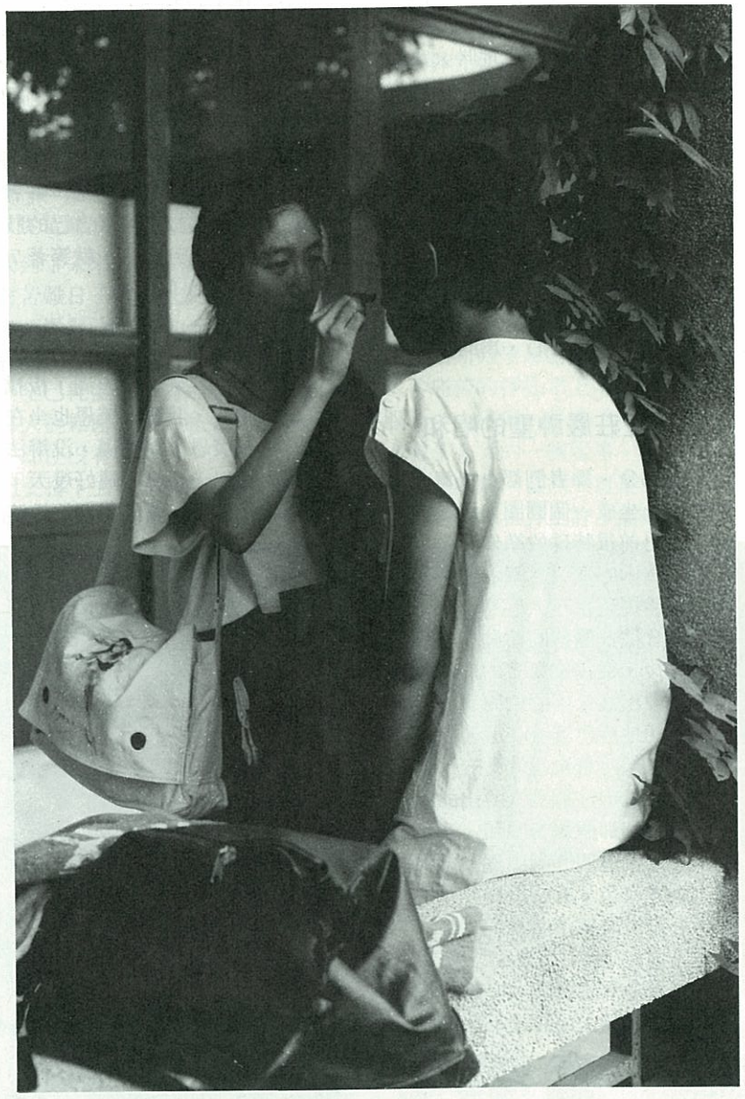
林老師與現代舞老師Ross，以及葉艾艾助教就坐在觀衆的中間，看著同學們一個個上來跳自己編的舞，看他們那些性格強烈且風格迥異的作品，有的或許只有一分多鐘，或許不成熟、不完整，但卻都是每位編舞者自我的創造與表達。每一位舞者鞠躬下台的時候，都會得到熱烈的掌聲。老師們的臉上泛著歡喜的微笑，眼光中透露著鼓勵的光芒。

●「這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訴家裏」

那是6月一個周末的上午，班展剛結束沒多久，我專程去找吳義芳聊聊。學校已經停課了，宿舍的牆壁上，貼著兩張卓別林的海報；簡單的傢俱、清爽的擺設，書架上還放著女友送給他的一首新詩。

話題很自然地由他這次所發表的舞作開始。在那支舞中，他以自己的肢體詮釋對音樂強烈的感受，那漂亮優美的舞姿得到了大部份觀衆的羨慕。演出時，只見他的肢體隨著音樂律動，時而在場上大步飛奔跳躍，時而在原地頓足旋舞，所有動作的完美結合讓他贏得了許多掌聲。回憶他學舞的過程，言談中不禁有小小的得意及興奮。他說：「我在左營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才開始接觸舞蹈。由於我會翻筋斗，就被學校舞蹈隊的同學拉去跳舞。這件事我一直不敢告訴家裏，因爲家裏的人都期待著我考上一所好大學。但是我管不了那麼多，後來越跳越有興趣，就在外面參加了舞蹈社的訓練。每次練舞練得很晚，回到家就得騙家裏的人，說是在圖書館K書準備聯考……」

回憶總是愉快的，從前許多的委屈、挫折，也早已隨著考上藝術學院、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演出漸漸地淡化了，而學舞的身份也受到了周圍所有的人的肯定。後來我問他，爲什麼不從傳統中尋找素材來編舞呢？他沈思了一會兒，說：「在台灣這樣一個西化的環境中，我們要從哪裏掌握傳統的精神呢？」眞正讓他有深刻感受的，卻是小時候的農村生活，那股大地的芬芳、那股自然的氣息，他忘不了。「廟會節慶的迎神賽會是我最喜歡的了。無論是八家將、乩童，或是野台戲的後台，甚至廟宇裏供奉的神明，我都很好奇。我好喜歡神殿裏的那個氣氛，神祕、陰森，嗆鼻的濃烟、牛角的號音、蛇鞭的笞打聲、天井中透下來的陽光……。那是個奇特的世界，但是我卻有一股親切的感覺。你所說的傳統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定義，而我只知道這些。」他邊說邊指出，很想以舞蹈來表達這個情感，但是那並不容易，畢竟他才開始嚐試編舞啊。



在「1、2、1舞展」中，受傷一年的吳美恩，沒有辦法跳自己編的舞。而現在她正聚精會神地爲她從美術系找來的舞者上粧。

●舞蹈系的「薪傳」首演

6月26日，是藝術學院舞蹈系「薪傳」的首演日。三年的鍛鍊，學生終於要公開面對「薪傳」的演出了。兩個小時的長度，對這群二十來歲的青年學生來說，的確是一個挑戰。林懷民先生編作的「薪傳」，自從雲門舞集首次發表以來，已經十年了。全省無數次的巡廻，不論都市的劇院或鄉村的野台，它贏得了無數的掌聲。而現在，「薪傳」要由更年輕一代的學生來負起這個擔子了。

下午的彩排，雲門舞集的團員都到了，他們要先做一次示範，讓同學更仔細地去領受其中的情感。所有坐在觀衆席上的同學，都嚴肅地面對這一次的排練。燈光熄了一會兒，慢慢地響起了南管嗚咽的樂音，他們開始了，一個個從四面八方走向舞台上的香爐，穩健的步伐，凝注的眼神，他們是那麼地虔誠。慢慢地，音樂轉向哀凄的哭號聲，台上的十位舞者圍成了一個圓圈，突然在一瞬間，所有舞者同時向後躺下，「碰！」的一聲，他們以背部猛然著地。在地板上，舞者的呼吸配合著肢體的掙扎，深刻地表達出先民們胼手胝足，開疆拓野，與大地搏鬪的精神，讓我們體會到拓荒時代的先人，曾遭受過怎樣的苦難，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才奠下生活的基礎。看著前輩的排演，同學心中充滿了敬佩。

雲門舞集是一個榜樣，又何嘗不是一個可能必須要競爭的對手呢？在觀衆席中，我與何曉玫談著「薪傳」的許多往事，談著傳統舞蹈。

曉玫曾是蘭陽舞蹈團的成員，對民族舞蹈有深刻的認識，民族舞的彩帶、蓮廂、刀槍棍劍，對她而言都很容易。但是她却告訴我：「民族舞蹈在台灣的發展，至今已徒具形式了。藝術學院的三年，我研習西洋的舞蹈技巧和中國平劇的武功、身段，我跳林主任的舞，想藉由這些學習來幫助自己重新去認識民族舞。或許，三年的時間還不够，但我相信，有一天我會再去面對民族舞的。」

何曉玫這次在「薪傳」中跳新娘的角色，有新婚的愉悅也有喪夫的悲痛，兩個極端相反的心情，她却需要在極短的時間中一下子轉變過來，這很不容易。她告訴我，剛開始的那段期間，在排練這一段的時候常會哭不出來，而有些時候却是哭得幾乎沒法再跳下去。有一次林老師很嚴厲地告訴她，不要掉眼淚，只要把動作做出來就好了，她才慢慢的體會到表演與眞實的感覺是有些不同的。

● 最後的準備

下午5點半，在化粧室裏，年輕的舞者一個個正聚精會神地粧扮著。這一撇眉毛不好，擦掉再來；一次又一次，直到自己滿意爲止。粧台前堆滿了各色顏料，王維明正在用粉條幫杜孟昆的背部上一層粧。維明忽然在孟昆的背上畫了一棟簡單的房子，畫完後得意地叫大家來看，還說：「昨天送了你一幅畢卡索，今天送你一棟房子。」本來沈靜的化粧室突然歡笑了起來。

距離演出時間只剩下一個多鐘頭了。台前的觀衆還沒有進場，擔任舞台工作的學弟學妹們，正在做最後的準備工作。今晚就是首演了，半年的排練，每個人都兢兢業業；多少汗水，多少苦心，爲的就是今天的演出。

● 舞台上莊嚴神聖的唱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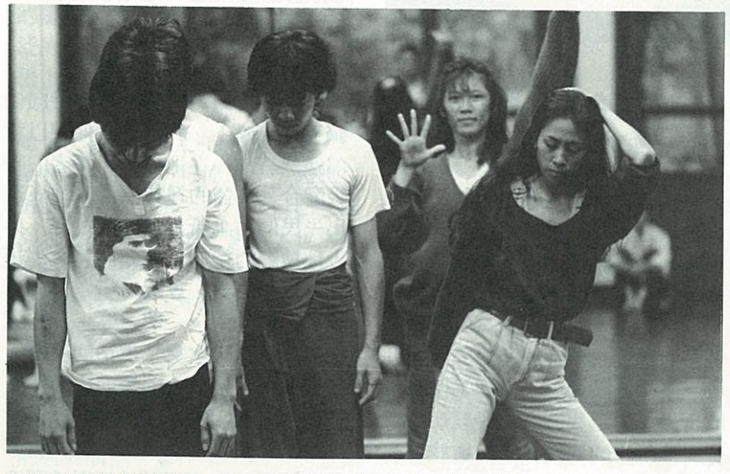
6點45分，舞者們都上了舞台，在地板上坐成一個圓圈，這是「薪傳」演出前很特殊的準備工作，他們稱之爲「唱歌」。舞者盤腿而坐，人人手握著手，去感覺大家的呼吸，體會彼此脈搏的律動。沈靜了一會兒後，從每位舞者的口中，很自由地發出高低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互相地感應著、交融著。剛開始或許只低吟着自己的聲音，但慢慢地會開始去注意別人發出的聲音，然後去和那個聲音唱和，產生共鳴。於是從這個圓圈中逐漸傳出整體一致的音色，有時高揚，有時低抑，那是所有舞者共有的默契。7點正，觀衆進場了，對舞台上這奇怪的景象及那奇特的共鳴聲，都好奇地駐足傾聽。或許是那莊嚴、神聖的氣氛，感染了觀衆，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安靜地坐下，生怕打擾了台上的舞者。過了一會兒，也不知舞者們是如何取得一個默契，那共鳴的音律慢慢地消逝了，然後這個圓舒解開來，舞者們安靜地躺在地板上伸展自己的肢體後，靜靜地回到後台，就等著7點半的正式演出了。

● 在滿天爆裂的彩帶中

7點25分，觀衆早已坐滿了板橋市立文化中心，我和吳美恩也坐在觀衆席中。美恩因爲受傷，沒辦法參加這次演出，但是一連好幾天，她都在觀衆席中，看同學們的排演。7點30分，幕帷揭開了，新一代的「薪傳」開始慢慢地呈現在我們眼前：進香——唐山——渡海至台——拓荒——野地的婚禮——死亡與新生——插秧，直到最後的「節慶」。兩個小時裏舞不停的進行着，從苦難的掙扎、奮鬪中，慢慢地找到了未來的新希望，那是中國人對苦難日子的一些樂觀的希望。在滿天爆裂的彩帶中，淑英、曉玫正和同學一起賣力地舞著。這場演出，早已耗盡了她們的體力，但是沒有人能鬆懈下來。這支舞尚未結束，即使沒有體力了，仍然要靠意志力支撐下去。突然在彩帶中衝出一隻獅頭，那是義芳。獅頭後拉著一條長長的紅布直掛到舞台的上方。義芳舞弄著獅頭，翻滾在彩帶飛舞的空間。台上台下高漲的情緒在掌聲中持續下去，最後，義芳舞著獅頭爬上了兩位舞者的肩上，他將獅頭高高的舉了起來。就在此時，觀衆都站起來了，我和美恩用力的鼓着掌……我們都知道他們做到了，他們已戰勝了自己。

這群藝術學院舞蹈系的學生，許多在剛開始學舞的時候，都是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才上來的，不知克服了多少阻礙、經過了多少考驗，才有了今天的一個起步、一點發展、一些收成。當然，這是不够的，他們還要和世界上許多優秀的舞蹈學院的青年舞者相比較、相觀摩；他們還應向上開花、向下紮根；他們的試煉還有很多。中國現代舞蹈的薪火，卻已漸漸傳遞到了他們手上，他們能讓這把薪火燃燒得更輝煌、更壯麗、更久遠綿延嗎？

看過他們學習與成長的過程，我要說：「他們能，他們一定能够的！」♧



舞者們隨著音樂起跳，彼此配合著去發展一支舞的誕生。

湯力中張開粗壯的臂膀，跳著羅斯老師所編的舞。

日本天皇的親衛隊

戰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生態

曾經，日本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宣誓：
要永世守住中立，放棄戰爭，
並且將這誓約寫進憲法……
然而，在現實的奇異背景和兩大陣營的霸權棋盤上，
日本的「皇國」思想和「天皇」崇拜的活動，
正放膽的張揚起來；
日本軍國主義更陰沉地走出它戰敗的墳場，
由「警察預備隊」而「自衛隊」，
而公然與財經、政治相勾結；年度預算高達八千億台幣的軍事費用，
不止暗示，而是明說著什麼？……

攝影／報告■福島菊次郎
改寫■荊果

1981年日本天皇生辰，參加祝賀的日本民衆多達 6 萬人，
是歷年天皇生日參加祝賀人數最高的一次。
天皇的語言，也從平民的語氣，改爲君王的口氣，
以戰後幾成死語的「朕」自稱。
「侯」、「爵」、「謁」、「遵」這些封建性字眼，
也在天皇的言談中登場了。
看來，「不敬罪」的恢復，就在眼前了。

接受日本國民仰望的日本裕仁天皇夫婦。

日本著名的「社會派」報導攝影家福島菊次郎，出生於大正十年（西元一九二二年），日本山口縣。他所關心的題材包含了：核害、政治、軍事、公害、社會福利、學生運動等等。他的作品散見日本各綜合雜誌，每年發表約一百五十至三百頁作品，舉行過十五次個展。在他的攝影履歷中，曾到過中央亞細亞、阿拉伯、蘇聯……等地區，作過許多精闢的實地採訪。福島已出版的攝影集很多，其中知名的有：「頹廢的人」、「來自催淚彈的山谷報告」、「逼近的危機」、「告發日本自衛隊和軍火工業」、「戰場報告」、「原子爆炸與人間記錄」、「公害的日本列島」、「戰後的小伙子們（卷一）——反叛的現場檢證」、「戰後的小伙子們（卷二）—解放與顛狂」等。從這些既冷凝又激動的作品中，從這些既深沉又廣闊的影象裡，可以看出他關心事物的層面與深度，以及他對問題逼視的能力與表現的手法。他的批判的視角，他的人間的屬性，他的面對強權而無畏的風格，在在都爲報導攝影，形塑了可貴的品性。

福島隸屬於日本新聞俱樂部會員，得過日本「攝影批評家獎」、「特別獎」。本文所選用的圖片，摘自東京三一書房出版的「日本天皇的親衛隊」，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出版（日本終戰紀念日）。「人間」雜誌在八月號的「世界報導攝影名作選讀」中，特別地選擇了福島的這部作品，不僅僅因爲八月十五

修改日本憲法以增建日本軍隊；據自民黨「改憲調查會」，日本國民希望把天皇的地位從《統合國民之象徵》升格爲日本國家的《代表》。這一切都顯示日本想重温帝國的舊夢，和恢復《萬世一系之君主國家》的野心。國民對皇宮新年朝拜的人數，逐年在增加著。

日是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紀念日，更因爲中國曾經是日本軍國主義下最大最深也最久的受害者。

以下，就是他在「天皇的親衛隊」一書中，所寫下的有關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沉痛反省的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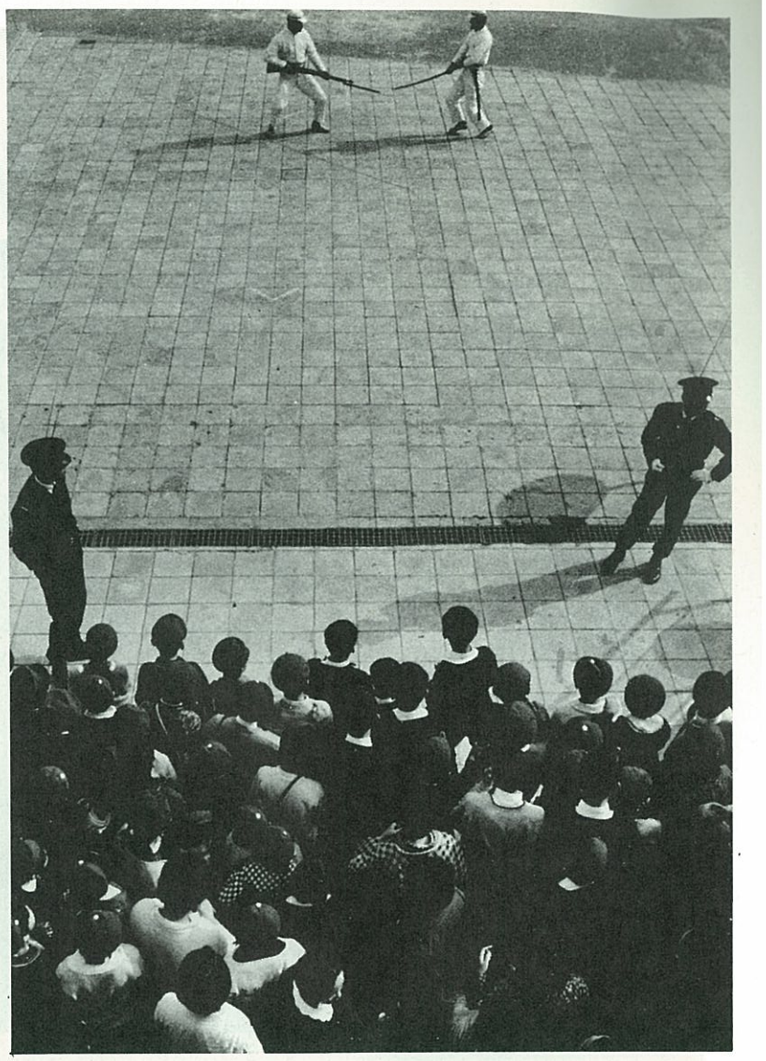
■再現的幽靈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二次大戰中日本的法西斯戰爭結構中的軍人、財閥基本上崩潰。但是隨著戰後美、蘇二大陣營對立的世界局勢的發展，美國的麥克阿瑟主持下的盟軍東京總部，迅速改變了粉碎戰前日本財經勢力的政策，重新推進復興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和親美的日本「民主化」改革，鎮壓戰後日本的工運和自戰前以來艱苦、勇敢地批判日本「戰爭・帝國主義」政策的「革新」系政黨和知識份子，同時並扶持日本的保守政黨，使今日自民黨成爲在「對美追隨」的基本政策上，長期執政的政黨。

戰後四十年來，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國全球戰略的斗蓬下，暗中迅速地滋長。到了一九八三年，日本政府公開修改歷史教科書中有關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對中國和亞洲侵略事實的陳述，戰後日本軍國主義亡靈的再現，才引起全世界、尤其是亞洲的嚴重的關切。

二次戰後，歐洲前軸心國，對戰犯進行了十分徹底的斷罪，而且至今對於戰爭犯罪的個人和歷史問題，窮追不捨。但是，在日本，却把頭號戰犯東條英機入祀國廟級的靖國神社，每年並由右翼國會議員、甚至首相去參拜，充份表現出日本統治階層對戰爭的肯定態度和逐步建設日本新軍國主義精神條件的政策性動機。

事實上，儘管在所謂日本「戰後民主主義時代」，日本從來的「戰爭・帝國主義」體質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在戰時身爲日本帝國海陸空軍統帥，下令發動戰爭的日本天皇，在戰後却完全未受戰爭責任的追究，反而在新憲法中第一條以「統合國民之象徵」而繼續坐在天皇的座上。在自民黨長期政權的策動下下，有計劃地展開反動的「皇國」思想和天皇崇拜。日本右翼民間勢力，大肆進行天皇在位周年紀念。今年，「日本天皇在位六十年紀念」活動，已經進入暖身運動的階段了。



日本右翼中學的武道訓練。

■日本戰後右翼群像

戰後日本的右翼，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活的化石」。戰後，日本右翼勢力在保守的自民黨體制下，極力擴張其勢力。「統一原理」等戰後右翼團體的崛起即是其一。著名的作家三島由紀夫以他狂熱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在反對日本「對美從屬」、聲言「日本皇道在戰後民主主義下的重大危機」，煽動日本自衛隊發動軍國主義政變，企圖再建軍國日本的雄風，終於切腹自殺，却因而促成他身後由250名右翼文化人組成的「憂國忌」，每年在三島的忌日唱日本國歌，搞劍道格鬥式。日本右翼政治的重鎮兒玉譽士夫涉及洛克希德貪瀆事件，充份說明了日本右翼如何在戰前寄生於天皇和軍隊之下，作爲侵略亞洲的先鋒，戰後又暗中活躍於日本保守系政治舞台，貪贓枉法以累積個人的財富的事實。日本右翼團體，公開舉行演講、示威、主張改變日本非戰憲法，加強皇國教育、增強

右翼文星，以「天皇」爲最高美學的三島由紀夫的「憂國忌」，每年招引著許多追慕其

在炫耀日本武力的閱兵席上，
前田中角榮首相的威風。

日本「自衛隊」的槍刀對決訓練，
公開給小學生和市民參觀，
間接培養對武道和軍人的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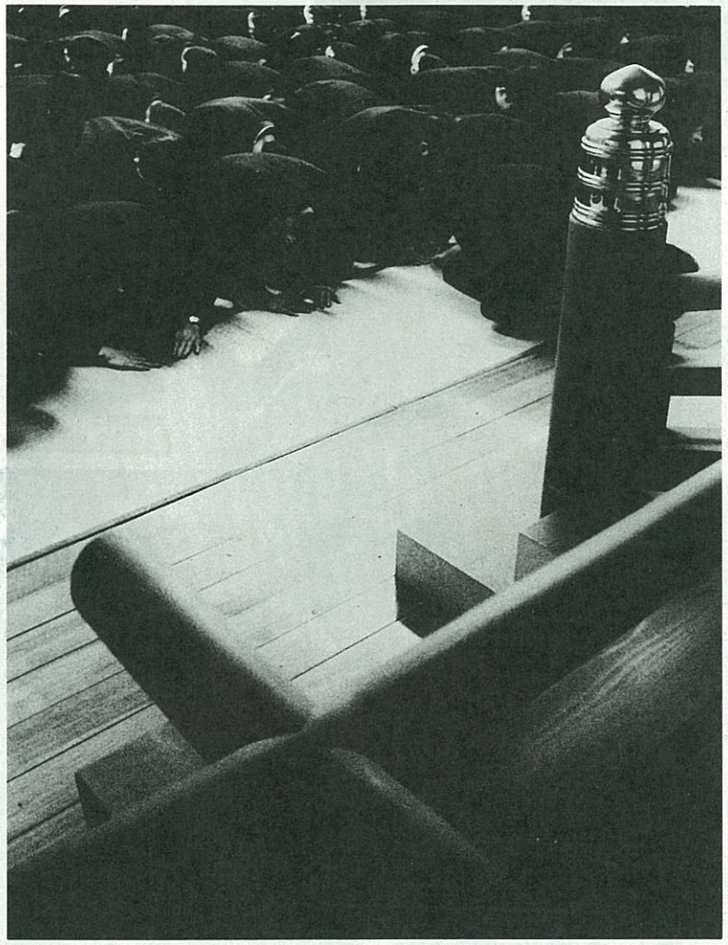
軍備，收回北方領土、對抗日本學生與職工運動，號召日本青年「愛國從軍」……

■向再武裝挺進的日本

隨二次大戰日本敗戰而崩潰的天皇的三軍，到了一九五〇年韓戰的勃發，終於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的強力支持下，以日本「警察預備隊」之名初步建軍。一九五四年，警預隊又改名日本「自衛隊」而擴大。這是基本上配合美國全球戰略，不惜違背戰後日本和平憲法而創設的軍隊，使自民黨再建日本爲軍事國家的政策，有了堅強的後盾。

今天，日本三軍總兵力在30萬左右。年度軍事總預算在 6 千億台幣上下，加算軍人恩俸在內，總數在八千億台幣之譜，佔日本平均國民生產額的1.5到2%。日本的戰略構圖，要之以蘇聯爲假想敵。悍然隨從美國，涉身美蘇兩霸權全球爭霸

日本有若干私立的右翼學校，以著重武道、書法教育爲其特徵。在皇國教育中度過青春期的學生的日常生活裡，幾乎感覺不到「戰後」的況味，幌惚間，這是一所戰前的中學！



以「古事紀」、「日本書紀」
爲中心的徹底的皇道教育，
側重「道證教育」，
而皇大神宮參拜禮，
是這些右翼私校的重要日課。
由於這些學校注重「忠誠教育」，
其畢業生大受日本企業界的歡迎。

戰的日本自民黨戰爭政策，不但爲日本國民招致嚴重的戰爭陰影，也爲亞洲人民所疑懼。

戰後快速成長的日本資本主義，爲了創造更肥沃的利潤，十幾年來，正透過日本政治・軍事結合體，推進日本軍需工業的發展。日本財經首腦，正有效地展開日本的武器增產計劃，一面主張擴充「自衛隊」、實施徵兵制，突破國家軍事預算，逐步爲新軍國日本的再建設而努力。

美蘇兩國戰爭工業的膨脹，使它們在全球各地煽風點火，製造戰爭。日本的武器輸出，已是一項公開的秘密。富士工業輸出手榴彈零件，崛田鋼鐵輸出砲身和砲彈。日本大資本向韓國輸出，在韓國公然進行武器生產的罪行。

曾經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宣誓：日本要求永世守住中立、放棄戰爭，並將這誓約寫進憲法。今天，日本政府公然違背這個誓約，從事武器的生產和輸出，是一項嚴重的國家犯罪。

日本新軍國主義的亡靈，在日本戰前的戰爭勢力與美國全球戰略的指導下，穩定地走出敗戰的墳場，對日本和亞洲人民投下巨大的戰爭陰影。揭發和批評日本新的戰爭擴張主義，不只是愛好自由的日本人民的責任，也應該聯合廣大的、在二次戰中受害於日本侵略戰爭的亞洲人民，共同追究和制止日本新軍國主義的復甦。♧

自然音

化無言的自然，爲有聲的音樂 山葉音響——

山葉音響全省門市
免息分期特惠活動

台灣總代理
KHS 功學社 音響部
地址：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6樓(02)7091266(代表)
(仁愛路交叉口福華飯店旁・停車方便)
復興音響中心：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2號5樓(02)7091266
台中音響中心：台中市三民路三段45號(04)2222869
台南音響中心：台南市民權路二段109號(06)2281053
高雄音響中心：高雄市五福二路145號(07)2015133